

楔子

一对母女牵着手，说说笑笑地走进屋内。

那名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对母亲笑眯了眼，道：“妈，你看爸爸会不会很开心我们要替他庆祝生日？”

妇人慈爱地对女儿笑。“当然会喽！”似不放心又叮咛道：“要记得对爸爸说“生日快乐”喔！他一定会很高兴的，知道吗？”

“嗯！蛋糕快来了吧？”她与妈妈为了替伟大的父亲庆祝生日，而特地提早回家呢，爸爸一定会很高兴的！女孩笑得更开心了。

她们走至卧室的房门前，那妇人的手已经搭上了门把，这时，房内却传来了谈话声，令她们愣了下，僵在原地。

女孩不解地蹙起了秀眉。为什么房内会有交谈声？

当女孩正要问出口时，那妇人扬起了手制止女孩出声，她要听听丈夫究竟在与谁说话？

房里的男人赤裸裸的与一名女子躺在床上，气息极不稳定，看来应该是交欢过后。

“很棒的经验，珊倪。我家那贱人比起你，那可差得远唉！”他一手不忘在女人身上恣意抚弄，完全不知道门外的动静。

门外的妇女呆住了！难以置信一向疼爱自己的丈夫竟与别的女人在“他们的”卧房、“他们的”床上做那种事！？

房内躺在男人身旁的女人——王珊倪，年约四十仍风韵犹存，保养得极好的俏脸全是得意的笑，她攀住男人已见松垮的手臂，娇滴滴地问：“喔？既然这样，那么为什？”那声音媚得令人酥软。

接着她又抱怨道：“讨厌！害人家一气之下就下海当了舞小姐，一直到最近才被岸哥看上，成了他包养的女人。”

被岸哥包养一点都不讨厌！他人慷慨又大方，怎么会惹她厌呢？只不过哄哄这男人罢了。王珊倪暗笑。

男人原本已酥麻了身体，一听见“岸哥”两字，立刻僵破了起来，而且还不禁微微颤抖、冒冷汗。王珊倪的这句“岸哥”可把他从欲梦中吓醒了！

天啊！现在躺在他身旁的尤物可是现今黑道势力最庞大的“海帮”大哥——海岸的女人呀！他即便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碰“海爷”的女人呀！他心中惶恐不安了起来，完全失了刚刚的热血奔腾。

“呃……珊倪，海、海爷找不到这儿吧？”

见他支支吾吾的模样，王珊倪沈下了俏脸，不悦道：“你怕了？”老娘都没在怕了，你怕啥？去！真没用。

男人像是被揭穿了，他强忍难堪、挺起胸，逞强嘴硬地说：“笑话！我沈正浩会怕？要被要刚随他！”他涎着脸，谄媚地哄着动了气的美人说：“谁教你这么美，让我这么爱你呢？”

算你识相！王珊倪在心中冷冷地哼道。

门外的妇人早已泪流满面。她心一横打开门，惊醒了已附在王珊倪身上，打算再战一回的沈正浩。他愣着眼看见站在门边的妻子哭着怒视自己，以及在门外一脸茫然的女儿。

“沈正浩，你真带种！你在外面怎么玩女人我管不着，可你居然玩回家了？”她愤恨地看丈夫迅速下床，穿上裤子走向自己。

“我”沈正浩欲解释。

“不要说了！”她快速打断丈夫的辩解。

沈正浩恼羞成怒。这贱女人真不识好歹，竟然让他在珊倪面前丢脸，他尖酸刻薄地说：“哼！对你，我早就腻了，先看你那日渐松弛的身材，再看看人家。”他手一指王珊倪。

妇人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而王珊倪则大方的展示自己美好的身段。

“好，很好！你够狠，我要你后悔一确子！”她的眼闪烁着狂乱及愤恨，一个疯狂的想法闪入她脑海。她诡异地冷笑道：“沈正浩，你会后悔的！”

她旋身冲了出去，与站在房门外的女儿擦撞了下，往大门外奔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丈夫如此嫌弃她，那她还活着做什么？

女孩见母亲脸上坚决的绝望：心中起了不安，她犹豫了一秒便追了上去，随母亲的脚步上这栋公寓的顶楼。

妇人上了顶楼，狂刮的风吹乱了她原本梳起的发。她望向四周林立的屋宇，栖然她笑了，抬步缓缓靠近没有围墙的屋檐。

女孩气喘如牛地追了来，却见母亲不停前进的落寞背影。她上前由后面按住母亲，担忧地问：“妈，你怎么了？爸爸他不是认真的，你别气他，好不好？”

妇人转过身，拥紧了唯一的女儿，伤心热泪潸潸而下，她便咽地说：“妈妈必须要离开你了，答应我，要好好的过日子，知道吗？”

母亲这番话似在诀别，女孩不安地自母亲温暖的怀中抬头，瞳大的眼里盛满了慌乱！她的眼中逐渐泛出泪来，颤着嗓音说：“妈……你别吓我……你说你要看着我结婚的，不能骗我，妈！”总觉得，她快失去挚爱的母亲了。

妇人揉了揉她的发顶，漾起了宠溺的笑。“傻孩子！唉，别忘了，妈爱你！”

妇人开始慢慢退后，绝望的双眼始终看着心爱的女儿。

尖叫声从女孩的口中逸出，她看见母亲已退至屋檐边，然后——向后仰倒！

女孩冲至屋檐边缘，跪倒在地上，对下方不停地尖叫：“不！妈……妈”

她眼睁睁看见母亲无悔的面容，正迅速地离她远去，但那双眼一直看着自己，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按着便是一片血肉模糊，在黑色的道路上凭添一抹猩红，母亲的尸体陈现在她眼前。顿时，她才像被解了定身咒似清醒过来，快速飞奔下楼。

而她没有看见，同一时间，她父亲和王珊倪狼狈地被一群黑衣人架上路旁的一辆黑色房车，极快速地驶离现场。

第一章

一辆深蓝色的厢型车缓缓停在一栋戒备森严的豪宅外，黑色镂空的雕花大门外站了数名身穿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的男人，他们的裤腰上皆挂着对讲机，鼻梁上则架着墨镜，一脸肃杀之气。

他们一见那车是帮里的管家梅姨的车，便随即放行。

只见那紧闭的大门向两旁滑开，出现了一条车道，车道两旁则是栽满了翠绿的韩国草。

车停在主屋后方的厨房后门前，五十多岁的梅姨将今天所采买的生活必需品拿下车，走进厨房。

这时厢型车内有颗头倾悄悄抬起，在玻璃窗后窥视外头，看见几个凶神恶煞似的男人正在附近巡视，女孩赶紧将头压低，紧张得不停吸吐。

她母亲已在两日前下葬。在整个过程都不见父亲出现，她才从旁人那儿得知，父亲被“海爷”的人带走了，而且听说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怎么办呢？她已经失去母亲了，不能连父亲都失去！她必须要想办法救父亲，可是，以她未满十六岁的年纪，能怎样呢？

于是她拿出仅剩的一千多元，去求助告诉她父亲被捉的那个人。但他怕惹事上身，却又可怜她丧母，只偷偷告诉她些微。

那个人说海帮的管家，每天都是这个时候会去固定一家超级市场采买。虽然那人只点到为止，但是对她而言，这条线索就够了！

于是她一直在那家超级市场附近守候着，趁管家与人寒暄时躲入后座。幸好一切顺利，管家也没发现异样，使她成功潜入海帮的大本营。

但愿，她能够救出父亲！她在心中默默祈求。

女孩再次抬头环伺四周，此时，外面都没有人经过。

“呼！”深深吐出一口气，她迅速跳下车。

海帮主屋的大底内，一大群神色肃穆冷然的黑衣男人，分站在大红地毯的两旁。而红地毯上有两名魁梧壮硕的打手，他们架着一个全身软瘫的男人。那男人也不敢挣扎，只是不时冷汗直冒。

海爷一向以行事冷绝闻名，岂有可能任自己玩了他的女人而无所谓？男人陷入极度恐慌的地步。

会不会……下一秒他就被几颗子弹伺候？他好怕呀！

这人正是狼狈地被人架走的沈正浩！

一名年约四十岁的男人气势磅礴地出楼梯顶端步下，身后跟着另一个男人。

而在大厅里的男人们皆开口恭敬地喊：“大哥。”

为首的男人颌首，落座在红地毯前的首座上，比底下的人高了两阶。他犀利地扫视那被打手架住的沈正浩。

“你，凭什么动我的女人？”海岸剑眉一扬，淡声问道。不愁而成的魄人气势，不愧是道上人人尊敬的“海爷”。

而一直站在海岸身后的贺叔眼神一点，打手便将沈正浩踢跪在地上，令沈正浩当场吓得浑身发抖，连头也不敢抬。

“哑巴是吗？”海岸拿起桌上的茶杯，品起了香茗。

沈正浩只是战栗，完全开不了口，也不敢直视海岸那似要猎杀自己的冷冽目光，他觉得自己已接近地狱！

那两名打手接收到海岸的指示，马上动起手来了。一人抬起他的后领，

另一人则以坚硬的拳头猛理他的胸腹，使得他连连痛呼，嘴角溢出血丝。

旁观的男人又涌上数名，痛殴起他来。

海岸冷眼看着，一点也没有要制止的打算。敢沾他海岸的女人，怕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吧！

场中不断传来沈正浩虚弱的求饶声、呻吟声……

“住手！”

那些正专心教训人的男人闻声，全都愣住了，连在揍人的手也僵在半空中。哪来的小女孩？帮里唯一一个小女孩是神医的女儿——汪馥蕾，不可能是她，她不敢闹事的，她的神医妈妈会揍她。

刚才想着，一双细嫩的心手便奋力拉开他们的手。

女孩跪在趴在地上的父亲沈正浩身侧，以双手不断拭去他脸上、身上的血。

幸好来得及！她刚才躲在厨房时，听见有人谈论说海爷要在大厅审个姓沈的男人，她就一路躲躲藏藏来到大厅。一见父亲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她便什么也不顾地冲了出来。

“爸爸，你醒醒，爸！”她哭红了眼，摇晃着已成昏迷状态的沈正浩，着急地唤着，完全没注意到首座上的海岸正以锐利的眼光打量着她。

海岸毫无预警地用力拍桌，将桌面上的杯子震得弹跳起来，他严厉地问：“你是谁？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海帮？”

女孩被海岸的动作及怒吼吓傻了，她眨了眨泪湿的眼，嗫嚅着说：“我叫沈葳……请你放了我爸爸。”

她话才刚说完，便被一个打手粗暴地抬起，像抬小鸡似的。她奋力地挣扎着，双脚胡乱踢动，口里泼辣地不停诅咒：“你这该死的猪头，放开我！”一反先前怯弱温驯的模样，她甚至动口要咬人。

海岸觉得极有趣。有意思！这小女孩，他淡淡下达命令：“放了她。”

打手服从地放下女孩，退至红地毯外。

沈葳走到父亲倒地的身子前，跪了下来，恳求道：“海爷，请你放过我爸爸吧！我只剩这么一个亲人，求求你可怜我。”她无惧地正视海岸那能洞悉人心的眼。

她必须不怕！况且，这人人惧怕的海爷，并不如别人口中的残暴，至少，他没将她扔出海帮大门。

这小女孩有胆量，居然敢直视他犀利的眼而无丝毫畏惧！或许……是个可造之才也说不定。海岸心中盘算着。

“要我放人可以”他看见她的脸庞亮了起来。“条件是——你必须代替你父亲留下。”

沈葳糊涂了，她疑惑地问：“留下？”

“对，成为我儿子的伙伴，他的玩具或是……他的女人。”海岸说出他的盘算。这女孩为了父亲都敢直闯海帮的大本营了，理当会为了父亲留下。

她懂了！沈葳转头注视父亲沾血的狼狈面容，她知道，该是为父亲牺牲掉自己的时候了。她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就这么死去，母亲的死她无力挽救，所以她更应该救父亲！

当下，她心一横，作出了出卖她一生的决定！

“我答应。”沈葳镇定地说出她的决定，也是在决定她的未来。

海岸满意地扯开一抹冷笑。不出他所料，这女孩终究会成为他儿子的

人！他朝

身后的宝叔使了个眼色。

只见宝叔由身旁的橱柜中拿出一个骨董瓷花瓶，往那红地毯上一砸——整个地上至撒满了碎片。

大厅里的黑衣人一看这阵势，当下全明白了。

“那就证明给我看你将来对我儿子会有多忠贞。”见她一脸不解，海岸又说：“你的人、你的命、你的一切，都将属于他，他是你这辈子唯一的男人，他生你存，他死你亡！你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听命于他；就算他要你死，你也不能抗命，而且誓言永远不离开他！”

沈葳心中忐忑不安。海爷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她又该答应这变相的“卖身契”吗？她又转头看向父亲，却意外地看见父亲半睁着眼、流着泪，便咽着对她说：“葳……别……答应！”

她略红了眼，回头凝视着眼前那一大片的花瓶残骸。

海岸缓缓说道：“证明给我看。”

她懂了，他要她跪走到首座前那碎片的尽头。

沈葳咬紧了下唇，右膝先跨出。霎时，一阵刺痛传进她神经末梢，尖锐的碎片扎入她腿内里，她深吸一口气后，忍痛又跨出左膝，强忍那椎心之痛。一次又一次，数不清究竟刺进了多少碎片……她的双腿已然麻木了。

但眼眶中的热泪却骗不了自己，而原本包裹两膝及小腿的白色长裤也早被殷红的血液所染遍，显得格外怵目惊心。

“葳……葳……”沈正浩痛哭出声。他好心疼呀！才十五岁的孩子，却要替他承受这些。

沈葳额头猛冒冷汗，一颗颗摘下了安旁，泪水也不停地沿着苍白的脸庞滑下。她低垂着头，极力忍住痛楚，咬紧的下唇，流下了血。

再一步！她鼓励自己，抬起乏力的左膝一跨——成功了！

海岸满意地给了几个掌声，一旁的黑衣人也以赞赏的眼光看着她。

“阿宝，去请少主出来。”他吩咐宝叔。

宝叔领命而去。

“沈葳……是吗？你将会成为海浪——你要跟一辈子的人——半年后十八岁的生日礼物。”

她呆住了！她才十五岁呀。就要与人做那种事了吗？禁不住这样的冲击，她的身躯晃了一下，急忙伸手抵地，藉以支撑自己。

不一会儿，宝叔跟在少主身后，自二楼阶梯步下，少主坐进海岸身旁的座位。海岸骄傲地看着儿子。

“浪，她是你的了。”

沈葳闻声一震，条地抬起头，看向海爷身旁的大男孩。

海浪俊美阴冷的脸庞，立即深深迷惑了她。他完全没有青涩少年的毛躁模样，在他身上反而看见了一股沈稳内敛的气质，精瘦硕长的身躯是同龄男孩中少见的。

看他穿着一件黑色丝质敞领衬衫、墨绿色的西裤，脚蹬义大利小牛皮鞋，更衬托出他不凡的贵气。

海浪蹙起眉：嘲弄地将那双遗传自父亲的锐利鹰眼定在那跪着的小可怜身上。

沈葳一见他也看着自己，忙收回自己打量的目光，低下头，一张脸羞

得透红，而海浪魅人的身影已一点一滴进驻她羞涩的少女心。

“玩具？”海浪收回利眼，淡问父亲，她那张脸满是泪痕，唇边还沾着血迹，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可怜！

海岸点点头。

沈葳不自禁又抬眼盯着海浪瞧。每看一眼，总觉得心又陷落几分：她……居然很喜欢他！这大胆的想法使她羞赫地垂首。

海浪冷冷地看了小可怜一眼，站起了身。他环视四周众人，眉眼间净是少年得志的倨傲。

“她的命是我的。”这句话是在宣告：只有他海浪可以碰她，也只有他能够要她生或死。

海浪眯起了他犀利的眼，看向正走入厅内的那一对母女。那母亲是海帮的“神医”，那小女孩则是帮内唯一十多岁的女孩。

他淡淡地下令：“我不要她身上有任何伤痕。”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的霸气。他不爱他的玩具有任何瑕疵！

沈葳随即被那对母女架着拖离现场。途中，她不时回首，双眼流连地盯着海浪离去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二楼楼梯的尽头。

“海浪……”

她轻声念出他的名，知道自己是陷下去了。

六个月后

为了海帮少主十八岁的生日，帮内热闹无比，主屋前的韩国草坪上摆了好几桌的欧式自助餐。据说是情商凯悦饭店的当家大厨掌厨，餐点看来十分可口诱人。

许多平日严谨肃穆的黑衣人，全都略微放松平日紧绷的情绪，带着妻小、女伴在场中穿梭，而正在轮值的，只得等待交班后才能赶来热闹一番。

海岸坐在可观望全场的首位上，看着底下的人。他不时与前来道贺的黑道各帮大老闲聊，眼中有着掩不去的笑意。

而在一旁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沈葳手里端着一杯鸡尾酒，她身着如海洋般靛蓝的小礼服，眼中蕴藏着淡淡忧郁。

一个月前才刚满十六岁的她，今晚，就要成为他的女人了……想到这儿，她的小脸微微泛红，能肯定自己是喜爱他的！

但他似乎……很早熟，由于她的房间在海浪房间的左边，而他房间的右边是一间客房，好几次她经过那扇客房门前，门内总是虚掩，还有些……特别的声音传出。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好奇，趋前一看，那画面教她震惊万分！

而后，管家梅姨告诉她，海浪在十三、四岁时就有女人了。毕竟他从四岁就到了美国长住，而那是个性观念开放的国度，教她毋需太惊讶。

但，教她怎能不讶异呢？当时，她的心头也冒起了微微的酸意。原来他的女人不只她一个呀！

沈葳苦涩她笑笑，吸了口鸡尾酒，眼睛扫了扫四周，习惯性地找寻那抹令她眷恋的挺拔身影。在找寻的专注间，由她身后的花丛间伸出了双手，一手捂住她的口，另一手强掳她进隐密的花丛间。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

她双脚一踩地，马上以右手肘向后一使力，击中来人坚实的胸膛，她

听见他闷哼一声，那人吃痛随即松了手。

她一转身要再度攻击，一出拳，身手俐落。

“别……葳，是我！”

她收住快击中他的拳，惊讶地瞠目结舌，不敢相信地叫出声：“尧！？你不是先回美国去了吗？”

屈继尧俊期的脸上漾起了一抹温柔的笑，看着这他视为亲妹妹的女孩，温和地答：“为了浪的生日啊！对了，你的身手进步得真快！”他指指自己发疼的胸口。

沈葳得意地扬起下巴。“当然；宝叔也说我枪法进步神速呢，很有天分喔！”

只有在屈继尧的面前，她才会卸下自己多愁善感的哀愁，以一种倍受宠爱的小妹妹对疼爱自己的哥哥撒娇。

“练武……很累吧？”他心疼地看见她清秀的面容上写满了不快乐。

沈葳淡淡地笑了，轻描淡写地说：“不会呀，可以保护少主才是最重要的，我可是我的生命共同体呢！他若有个万一，我也绝不能苟活。”

谁说不累？她这半年来受的可是魔鬼般的训练呢！而她也咬紧牙关忍下来了，这一切，全是为了他——海浪。

屈继尧沉默，牵起了她已经粗糙的手走出花丛，正好看见海浪坐上海岸身旁。

沈葳的眼光胶着在他身上，便移不开了！

海浪一套正式的湛蓝色西服，将他一七八公分的身材衬得俊挺迷人，而他俊美的脸庞仍是难以亲近的，那样的狂恣傲慢，他傲视着底下的众人。

在海浪身边的海岸站了起来，示意宝叔差人将特制的蛋糕推出。他转头看向儿子，脸上写满了对儿子的骄傲。

“浪，来切蛋糕。”

海浪冷淡的睨视那不知有几层的超大蛋糕，他步下阶梯到蛋糕前，在众人注目下草率地切了一切，接过宝叔遮上的湿巾拭了拭手，又坐回首座。

他与父亲并坐着，他们父子俩身后站着的宝叔尽责地报告今天所收到的贺礼：名车、别墅、钜款及海浪的教父所赠预约三间分公司。

海浪的教父是义大利黑手党的大老，目前已呈半退休状态，是海岸的知交，他的企业体全是黑道漂白而成，在欧美企业界有举足轻重的势力。

海浪只是微微颌首，表示他听见了，但心思全然不在贺礼上头。他盯着屈继尧与人寒暄的背影，思索着在下楼前他们的谈话

在房里的更衣室内换装，海浪不用回头也知道站在他身后的人是谁。

“有事？”海浪在偌大的穿衣镜前整理领带，由镜中看向来者。

屈继尧俊朗的眉眼间堆满了温和无害的笑，但那黑眸中闪耀的精锐光芒可不是真正无害的。他这人平常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但若惹怒了他，他黑心的那一面便会倾巢而出。他是“屈氏集团”现任总裁的独子。

“什么话？没事就不能找你吗？”他步至海浪身后，也盯着镜里看，两人视线在镜中交会。

海浪对他挑了挑眉。

与海浪自小一块儿长大，看他那动作即知他在询问自己有何贵事。

“是来与你说说沈葳的事。”

海浪度起眉。“沈葳？”他不懂尧这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沈葳又

是谁？

屈继尧不敢相信海浪居然问自己沈葳是谁？他不满地站至海浪身前，两人相等的身高使他恰好遮住镜面。

“浪，你居然不知道沈葳是谁？她今天晚上就要跟你了呀！以后更是要跟你一辈子的人，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她是谁呐？”

听见他如此气愤地讨伐自己，海浪微扯嘴角。

“喔？”他淡淡应道。他大概知道谁是沈葳了！

见他这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屈继尧气极道：“沈葳就像是亲妹妹，你别欺侮她，她是个好女孩。答应我，要好好珍惜她！”

海浪对上他的眼，冷冷地看了好一会儿，便转身走至一旁，拿起已熨烫整齐的西装外套，从容地套上。

屈继尧跟到他身后，打算再开口，但海浪又旋身打回穿衣镜前，理理仪容，完全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屈继尧不死心，站在原地，不再咄咄逼人，但仍口气坚定地说：“答应我，不然我不能安心先回美国。”偏偏他签证已经到期，要比海浪早十五天回美国，不能保护着沈葳。

海浪以指顺了顺服贴的半长发，仍不答声。

“那么……”知道海浪不妥协的坚决，屈继尧叹了口气，决定再退一步。

“那么，只要你别负了她！”

海浪依旧不允诺，他走出更衣室，进入十余坪的卧室，坐在那昂贵的黑色牛皮沙发上，将长腿大刺刺地搁上桌，点了根菸。

“至少在你们到美国前的这两周好好待她！”屈继尧坐在他对面，表情恳切。

他与海浪在半年前由美国一所贵族高中毕业，回来待了半年多，等待那边的大学开课。

再四周后便要开学，他们也该回去做准备了，而届时沈葳也会一同过去。

本以为他会与海浪他们一起过去，没想到，他的签证居然快过期了，只好包袱款款先他们一步走。而要海浪在这短短十五天里好好待沈葳，是因为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可以保护沈葳不被海浪欺负。

尧在打什么主意他会不知道？海浪的薄唇扬起一抹嘲讽的笑，看来尧还不够了解他，因为他从不妥协！

海岸转头看向沈思中的儿子，见到他回过了神。

“浪，今晚可要好好待沈葳。”

海浪不悦地蹙眉。今晚怎么回事？他最亲的人全来教他要对那女孩好！她真这么值得他好好对待吗？

看出儿子的不高兴，海岸好言相劝道：“她一辈子都跟定你了，总得对人家好一点。我看得出来，沈葳地挺喜欢你的，光看她为你努力学习就知道了。”

海浪扬眉，不以为然地哼道：“那又如何？”

“唉……”他早该知道浪的硬脾气！海岸摇了摇头。

深夜，沈葳站在那一大片落地透明玻璃窗前，凝视底下的游泳池，被月光照出银光，好似也照出了她心中的忐忑。

海浪……等会儿就会来了，她该以怎样的心情、表情来面对他呢？她……今晚就将属于他了！

这个念头闪过脑海，她心一悸，忙抓紧了睡袍前襟，有些快窒息了的感觉。脸颊热热的，像是害羞，或是……期待？

他从不让女人进入他房间！除了他远在非洲的母亲和天天替他整理房间的梅姨外，至今他大少爷的房间不曾有女伴进入过。

沈葳为这感到有些开心。虽然她也深知自己不见得能进得去，但是，没关系！至少没人能破例。

梅姨才刚离开，或许是她不安与紧张表现得太明显了，梅姨不停安抚她紊乱的心绪，还说了些话逗她，让她不再乱了情绪。

看见玻璃中反映的自己，双颊蛇红，一脸娇羞……那羞涩的人，真是自己吗？她从不知道自己也会有这种表情！

沈葳看得专注，当房门被开启时，她吓了一跳，惊慌地转身看着站在门边那挺拔的身形——他来了！

海浪一手撑着门框，如神秘般立在门边，俊脸依旧冷淡、难以亲近。他硕长的身躯罩着黑色浴袍，略湿的半长发凌乱地披在脑后。

沈葳着迷似地凝视他；海浪则回以那狂恣的不驯眼神。

他走进屋内，坐在属于她的粉色系大床上，他支手向后撑，锐利的眼漫不经心地打量房内摆设，最后将眼光停留在站在窗边的她。

“少……主。”她红着脸，走至海浪身前。见他挑起眉，她心中小鹿乱撞，吞了口水，支支吾吾地说：“你……你要怎么……开始？”才说了几个字，却教她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不敢直视他评鉴似的眼，只能低垂着头，不知所措。

“脱。”海浪淡淡地说。

没料他竟如此直接，她抬起受惊的眼，害怕地瞅着他瞧，更抓紧了睡袍前襟。

他冷然一笑。“做什么？你以为我要强暴你吗？”像她那种货色，他在街上勾勾指头就有一打了。

“不……不是。”看得出来他不高兴了，她赶紧乖乖解开睡袍的带子，以颤抖的手卸下这件睡袍，只剩贴身衣物包裹着身躯。

沈葳坐上床，看着他好看的背影，深吸一口气。就这样……把自己交给他吗？

海浪站起身扯开浴袍，只穿一件蓝色平口裤，眼中闪着无情的光芒。

她仰头看他，发现他眼中有的，不只是无情，还有——掠夺！

心慌起来！会不会……过了这一晚，她的心恐怕就要沦陷了！？要得回来吗？

他已吻上了她心口，彷彿在掠夺她的心，热热、麻麻、痒痒的感觉侵蚀着她的理智……

心，还要得回吗？

但当他进入、冲破那层薄膜时，她的心在同时好像也沦陷了……

得到了他，代价竟是……给他她的心，且——永生不能要回！

第二章

十年后

窗外刺眼的阳光透过落地窗，在被白丝被包裹着的人儿身上。她被阳光刺激得睁开眼，不太适应那光，便抬手遮眼，以阻挡那强劲的光芒。

又是一天的开始，她宁可白天不要来，否则她又要眼睁睁地看他与别的女人一起，而暗自心痛。

不禁苦笑了一下，沈葳仰躺在床上，她放下遮眼的手，双眼呆滞地看着天花板，陷入沈思。

她是个失了心的人，因为她的心早在十年前就系在一个人身上了，可惜那人不要她的心。心回不到原来的地方，只好紧紧依附着他，可他又一次次掷还她：心归不了位，却已伤痕累累！

跟着他十年了，对他的一切了若指掌。也与他经历好几次的枪战，差点就命丧黄泉，但她却因他而活了下来，只因他不要她死，她不许死！

这样霸气无情的男人，却仍教她眷恋深爱！

“唉！”叹口气，为自己的痴傻。他都狠心拒绝她的示爱了，也使自己自觉难堪，但，就是学不乖，才会一次次心痛。

可她真的好爱、好爱他！只要能待在他身边，就算心痛，也会觅得甘之如饴！

在他身边，看他女人一个一个换，也伤了不少女人的心，连同自己的心：但她已习惯忍住心痛，笑着看他有过无数的女人，笑着……但他可知她的心在淌血？他永远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

沈葳翻身坐起，看了看现在的时间，便下床进浴室梳洗。

她梳洗完毕后，打开了衣橱，里面全是当红的设计师名牌：她不特别追求名牌，但海爷却不时派专员替她张罗，从头到脚，都打理得一样不缺。

海爷是在补偿她吧？绑住了她的一生，而海浪却不要她的忠贞和痴心，只是一味伤害她为他痴狂的心。海爷很过意不去，她知道，但她一点也不悔！

当初海爷只要她服从他，却不要她也掏心呀！这颗心，是她自己心甘情愿赔上的，又能怪谁呢？

甩甩头，将那愁闷甩开，她自衣橱内挑出一套中性窄腰西装套上，将大波浪长发盘起。

她的发，只能在海浪面前放下，十年来皆如此，而且不沾染任何色彩，绝对的乌黑。这是他傲慢的坚持！

沈葳在脸上略施脂粉后，准备到隔壁房叫海浪起床。

这是她的工作之一，每天叫他起床。很讶异自己竟会被允许进入他房间，这设她快乐，毕竟她是除了他母亲和梅姨外，第三个能入他房的女人

但，不包括上得了他的床！

他的床至今没有女人上去过。要她，就在她房间：要别的女人，就在他隔壁的客房里。

沈葳没有敲门便进入。她知道他早在她开门时便醒过来了，但他总要等到她叫他才肯起床，再让她服侍他穿衣；就某方面而言他还是个孩子。

站在床边，她看了仍未睁眼的他好一会儿，才伸手拍拍他愈显结实的

铁臂。

“少主，起床了。”

沈葳扯开一抹苦笑。

这情景有点像是妻子在叫丈夫起床吧？很可惜，并没有那么甜蜜：他是主，而她是仆。

见包裹在湛蓝色丝被中的海浪睁开眼、坐起身，她才进入他的更衣室替他打理要穿的衣物。

海浪拨拨垂落额前的发，掀开丝被下床。赤裸的上身线条结实优美，没有夸张贾张的发达肌肉，而是精瘦的肌理。

就连刚睡醒的他，浑身仍是掩不去的冷酷贵气！

更衣室内的沈葳细心地替他搭配衣裤，那些衣物皆有他男性的好闻气味，掺杂着淡淡古龙水及他惯抽的烟味。

每天替他打理穿着是她最开心的时候；最爱拥着他的衣物，嗅着他的气息，让他的气息包裹着她，就像他也拥抱着她一般。明知自己这举动很傻，但她还是爱这么做。

海浪赤裸上身，站在她身前。他小麦色的肌肤隐隐闪着光泽，令她不禁痴痴凝视他硕实的胸膛。

收回放肆的目光，她替他套上白丝衬衫，迅速地替他扣上铜子。海浪自己套上她所选的蓝黑色低腰西裤。

沈葳贴起脚尖，将领带套上他颈项。在替他打领带的同时，她总着迷得想像自己是妻子。

这些年来，他又高了些许，站在高大的他身前，她显得娇小。

一切就绪后，沈葳情不自禁地喊道：“少主，你这样真好看！”她双颊泛红，垂首低语。

海浪不以为然地冷瞥她一眼，不作声，转头就走，将她留在原地。

为什么冲口说出呢？赞美他，他却不屑要啊！或许，他还认为她幼稚呢！

沈葳苦笑，连忙追上他矫健的步伐，与他一起走下楼。

就连走在她身后，她的眼光总是不听话地又盯上了他。这优秀的男人，会要她多久呢？

海爷说一辈子……可是，她就怕他腻了她呀！

他们来到饭底时，海岸已在位上看报了。

待他们入座，梅姨便将弄好的早公送上桌。海岸照例是清粥小菜，而海浪和沈葳则用西式早餐。

海岸收起报纸，见只有他们俩，便随口问道：“浪，你的女伴呢？”

她替他答：“海爷，辛小姐还没起床。”

海浪的新女伴 辛紫菱，他昨晚定与她一起了……

沈葳的心揪痛了下，心泛酸楚，为自己的猜测而拧痛了心。

海岸皱起眉头，不悦道：“搞什么？这么贪睡，真没规矩。在咱们家作客，竟还睡晚了！”见儿子啜饮着黑咖啡，他问：“浪，你怎么说？”

“她累了。”他淡淡回道，轻描淡写。

她微疼的心，因他的回答又抽痛了。累了！？怕是他将人累坏了……她忍不住，眼眶微红。

海岸不忍沈葳这样，便说了说他。“浪，你也别太放肆了！看你不知有

过多少女伴了，全都是玩玩，从不见你认真过。”他难道看不出沈葳的难过吗？

海浪不语，慢条斯理地享用他的早餐。对于父亲的叨念，他早已练就充耳不闻的程度。

海岸知道说不动儿子，但仍决定使使坏。“若让你妈知道你玩弄她们女性同胞，看你不被她扒了一层皮试试！”

“爸，你别多事。”海浪度起眉，冷冷地提醒父亲别成了活的广播电台。若让他远在非洲保护野生动物的宝贝母亲知道这事，他铁定会恨惨。

沈葳低头，静静享用早餐。

她知道海爷在为她出头，但她心领了，只因不愿见他被海爷叨念。

在她发愣的时候，海浪已经填饱肚子了，喝完最后一口黑咖啡，他率先站起离去。沈葳连忙回神，站起身跟随他的脚步而去，一边匆匆对海岸道别：“海爷，我和少主先上公司去了。”

他们上了银色 BMW，她与海浪各据后座一方。

她打开属于她的公事包，拿起她替海浪编排的行程表，开始报告今天的行程：

“少主，今天早上十点整与部门主管进行检讨会议；午时和辛小姐约在凯悦午餐，午后三点整和『活叶』集团王总裁商讨信义计划区的合作事宜……”

海浪看着英文报纸，专注地阅订，但沈葳知道他全听见了！

海浪的黑手党教父在三年前病发身亡，遗嘱载明了所有财产全由海浪继承：原本只在欧美地区有公司的“威尔”集团，在海浪接任后两年，分公司已遍布全球，而总公司也迁至台北。

近年来，“威尔”集团在海浪的大力改革下，年年皆有盈余而不亏损，因此而获得业界不少好评。

车子驶入庞大的车阵中，车内充满了古典轻音乐，而后座已报告完行程的沈葳则拿出笔记型电脑，阅读所有开会记录：海浪仍在看报。气氛极为僵硬。

司机兼海浪的贴身保镖小关，一贯地专心于路况，偶尔由后视镜中观察大哥和沈姊，对于车内如往常的沉闷气氛早已见怪不怪了。

只是……这浪哥和沈姊，他看很难啦！

一间有着浪漫音乐及柔和灯光的高级西餐厅内，海浪和他的女伴辛紫菱正在享用晚餐，而他们隔壁桌则是沈葳和小关。

她不停地环顾四周，看着每一个客人，在确定暂时没有可疑人物后，才略卸下警戒，将眼光停留在隔桌。看海浪的女伴辛紫菱那织秀的面容及含笑的嘴角，在在说明她的美丽，这也是她永远比不过的。

辛紫菱嘴角漾着甜甜的笑，似乎在叙述什么有趣的事情给海浪听。

而海浪啜饮着红酒，双眼看着她，表情依旧冷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他仍然成功地成为餐厅内女人的焦点。

是他那冷冷的酷样吧？教女人永远无法拒绝他！这男人，究竟要伤多少女人的心？或者该说是女人太傻呢？

沈葳收回眼光，苦笑着。无意识地切了块牛小排入口，食不知味！

坐在她对面的小关见她这模样，叹了口气，斯文的脸上至是无奈。

“沈姊！”

见沈葳没反应，小关伸手在她眼前猛挥。

她才由恍惚回过神。“什么事？”她一边在心中暗自责怪着自己，若在她闪神的这段时间内有人攻击海浪，她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虽说他的身手比她好上几倍，但保护他，是她的职责呀！

“别再看浪哥了，再怎么看也没用呀！”

沈葳垂下眼，不自在地低斥：“小关，你别胡说！我注意少主，是在保护他的安全，不是你说的那样！”

唉呀！小关白了她一眼。

“全海帮的兄弟哪个不知道你对浪哥的心意？你表现升太明显了！”

“你……你别乱说！”她有些被识破的狼狈，压根儿不信他的话。

他又叹了口气，真诚地说：“沈姊，若是我，我一定早被你的痴情所感动了。像你这种专情痴心的女人，很少有男人抗拒得了！”

是吗？那为什么海浪总视她如敝履呢，也从未被她的感情感动过？

“不是所有男人都和你一般。若世界上的男人都这么容易被感动，就不会有这么多伤心的女人了。”她淡然却苦涩地说。

小关替自己辩驳道：“我要是浪哥，早把你当宝捧着了，绝不会让你为我伤心！是浪哥他不懂得珍惜你。”

那又怎样呢？就算他不珍惜她，她还不是一样死心塌地爱着他？就算总是被他伤透心，她还是一样爱他！

“你是在鼓励我多认识其他男的朋友吗？我知道你关心我，也常说要介绍朋友给我，我恨谢谢你！”沈葳微笑着说。

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头，红着脸说：“不用谢我啦！每次说要给你介绍，你都说不需要。要多看看别的男人倒是真的！”

就怕进不了她已没空位的心！她幽幽地想。

他又按着说：“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男人啊！海爷不也告诉你，你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不用再遵守当年的约定了：只要你和你的男人真心相爱，海爷说他可以放你自由。你一直坚守着浪哥未必会有好结果。”

他也不是讨厌浪哥，他最尊敬也最崇拜的可是浪哥耶！

只是看不过浪哥就这样辜负像沈姊这么好的女人。不珍惜也罢，但却恣意糟踏，他只是以一个男人的心情在替沈姊抱不平。

“海……海爷是这么说过……”沈葳垂下睫毛，轻声说。

要放她自由，她却不见得想飞。离不开，才是她最大的致命伤，心都系在他身上十年了，若真要走，恐怕也会变成一个无心、无爱的人…：

她轻叹口气后，欲叉起肉块，倏地，敏锐的直觉感受到他们已然被盯上了。沈葳腿起眼，快速扫视四周，找寻敌人。

小关也感受到了，目光不遗漏餐厅每个客人。

忽然间，沈葳眼神一厉，拿起手中的叉子，朝洗手间方向的盆栽后去去

有声闷哼响起，她倏地起身，追至声音来源处。只见一个男孩额冒冷汗，右手手背插着一把银叉，血正汩汩流出。

她快速拾起男孩掉落地面的枪枝。想必是他吃疼而掉的呢？还是灭音手枪，想必是准备周全了。这老把戏“朱太太”还玩不腻吗？

男孩猛冒冷汗，瞪大眼看着那把枪的枪口已然对准自己，而持枪者脸

上则布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

沈葳逼近他，将枪口抵在他下颚，满意地看见他微微发颤。

“谁要你来？”她冷冷地问道。

男孩被她的冷冽吓软了腿，他急忙举高两手做投降状，颤着声说……杀……我！别杀我！”

沈葳把枪顶紧他，不满意他文不对题的回答，她低声警告他：“谁派你来？你最好快说，你知道，子弹不长眼。”

男孩连连点头。“我……说，我说。”迟疑了下，才吞吞吐吐道：“是……一位小姐。

她要我们在辛紫菱的身上……呢……制造一个小小的伤口。”

“『朱太太』？”沈葳冷哼。果真是她！

她将枪口瞄准男孩的右膝，快速地开了二枪。

无声无息的，男孩掩着嘴跪了下来。狼狈得可以。他倒在地上，抱着他剧痛的右膝，在地上翻滚着。

“回去告诉『朱太太』，要她别再白费心机了。”沈葳俯视着男孩，冷冷地撂下话。她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并没有真正伤到他的脚。

男孩哭着点点头，忍着痛，一拐一拐地跳开。

沈葳转身欲回座，却见辛紫菱走来。

“辛小姐，你要上哪？”她蹙起秀眉问。

辛紫菱对她甜美地笑笑，说：“去上个洗手间。”说完便要朝那男孩的方向走去。

沈葳快速地看了海浪那儿一眼，看见小关在他身边。

“我与你一起去。”

她将男孩遗落的枪收至腰后，与辛紫菱一起进入女洗手间。

她斜身靠在镜子旁的墙壁上，回想刚刚那一幕。

“朱太太”常找她麻烦，或许是“那件事”的关系吧？五年来，她总为了不让海浪的女伴受伤，赌上自己的命，只因为她绝不能让海浪的女伴受到任何的伤害。

这五年来都是这样的，“朱太太”总雇用人来找她惹麻烦，但是这游戏，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辛紫菱一从厕所出来，沈葳微蹙的眉立刻舒展，恢复一贯的面无表情。

辛紫菱在镜前补，细细地扑上蜜粉。

沈葳一直看着她。果然，真的是很美！比起自己平凡的容貌，她是美得多了，难怪海浪会看上她，也不是没道理的。

“葳……我可以这样叫你吗？”见她无所谓地挑挑眉，不介意的模样，又道：

“你……与浪哥是什么关系呢？呃……我没有别的意思！”辛紫菱红了俏脸，怪起自己的唐突。

“你，希望我与他是什么关系呢？”沈葳不答反问。

她一张粉脸红透了，害羞地嗫嚅道：“看你常与他形影不离，会是浪哥的保镳吗？但是浪哥没道理用一个女人做保镳呀？”

沈葳的心扯了下，她微扯嘴角笑得有些牵强。“没错！辛小姐，我是少主的贴身保镳，所以才会常跟他在一起。”

“哇！那，葳你一定很厉害喽！”她双眼闪着崇拜，羡慕地说。

她可能没看见刚刚那一幕吧。“只是够保护少主而已，还差少主一大截。”

辛紫菱忽然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唉，浪哥话好少喔！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浪哥一定觉得我很多语。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嘛，忍不住想把我的每件事都告诉他、和他分享。葳，你会不会？”她一脸的幸福，有点娇羞地说着。

辛紫菱那甜蜜的娇态，深深刺激了沈葳，她感觉自己的心隐隐作痛，强忍住欲伸手揪住衣襟的冲动。

沈葳勉强她笑笑，口是心非地道：“不会！”呃……胃隐隐抽痛着……

辛紫菱对镜子抿了抿红唇，再拨拨那披散在背后的长发，不沾染任何颜色的乌黑——也是海浪所爱的。

“浪哥很喜欢女人留长发吧？”问着问着，她又红了脸羞报道：“每次浪哥与我亲热过后，他总会轻抚着我的头发，所以找才猜想说他喜爱长发的女人。”她一副幸福小女人的模样。

沈葳垂放身侧的手紧握成拳，指甲陷进掌心。她真的好嫉妒，很嫉妒辛紫菱！

她咬着牙道：“嗯！没错，少主他喜欢女人长发。”

辛紫菱完全没注意到她逐渐泛白的脸，迳自又说：“爱情真的好奇怪，在我第一眼看见浪哥的时候，我就爱上他了，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我只知道自己已深深陷进爱情里了……咦？那葳，你天天和浪哥一起相处，不会被她迷去、爱上他吗？”

沈葳不自在地笑开，想掩饰什么似地说：“怎么可能！”

“那就好、那就好！”辛紫菱俏皮地吐吐舌，拍拍胸口。

沈葳不解地皱起秀眉，淡问：“什么意思？”

“也没有啦！只是很害怕有人要与找抢浪哥。我不敢想像自己失去他的时候，我会有多伤心。”她微红了眼。“真希望我能永远和浪哥在一起！”

辛紫菱这脆弱的模样很是美丽，盈盈大眼微泛泪，看来楚楚动人。她似乎对海浪用情很深，但……注定她要伤心了，因为海浪从不对女人动真情，只除了——“她”，就只“她”有那种魅力使海浪为“她”而狂！

沈葳的心冒起酸意。

“真羡慕你，葳。”辛紫菱的大眼对上它的。“你可以天天和浪哥在一起。”

“羡慕？”她低声重复，然后她苦笑。有多羡慕？若她知道她过得有多痛苦，她还会羡慕吗？若能选择，她情愿当辛紫菱，至少可以拥有他暂时的恩宠！

每天与他在一起，那又如何？他也不会变上她！就连多看她一眼，或许他还觉得多余呢！沈葳苦涩暗忖。

第三章

沈葳与辛紫菱相偕走出洗手间。

一出通往洗手间的走道，就有一只手迅速地搭上沈葳的左肩，想拽开她架住辛紫菱。

沈葳的脸上倏地罩满了冰霜，一手快速抄起一旁餐桌上的银叉，用力往肩上的手背一捅，尖锐的叉锋深陷进内里。

“啊”那男人痛哼一声，松手放开她们。以左手握住右手腕，想止住右手背不断涌出的鲜血，想止住那疼。

沈葳俐落的一个抬腿，朝那人腹部使劲一，令他向后仰卧倒地。她眼中泛着冷冽的杀意，她抓起桌上的牛排刀，欺近男人的身边。

她以锐利的刀锋抵住男人颈喉间，微陷进肉。“目标相同？”她冷冷开口。

那人吓傻了眼，就是这女人伤了阿弟一条腿？好狠的女人！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结果了。沈葳有点残忍地笑了笑，将刀锋更陷入男人喉间的皮肤，直到出现一条血痕。

“不……不要！”他不敢叫得太大声，以免她再伤了他。

“不懂得什么叫学乖吗？”她将沾血的刀锋贴在他的脸上。她知道海浪正走来，而辛紫菱则吓坏了，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无视于男人眼中的恐惧，沈葳拉起他没受伤的左手往地板上一摆，以手中尖锐的牛排刀刺住他左手掌心，钉在地上。

“啊”他的痛呼声被她以手捂去，直到他剩下微弱的呻吟时她才松手。

沈葳站起身时，正巧海浪走来，他冷然的眼轻扫过她，再看向轻轻啜泣的辛紫菱。

一见海浪来到身边，辛紫菱立刻扑进他怀中哭哭啼啼。“好……可怕……”她呜咽着；看来吓坏了！”

海浪闻言，抬头扫了沈葳一眼，淡声问着怀中哭得伤心的人儿。“没事吧？”见她似乎吓飞了魂。

沈葳被他那一抹冷眼看寒了心，低首不语。他以为她的身手差到不足以保护他的女人吗？为什么用责怪的眼光看她？他可知道，他那淡淡一瞥，可已经伤了她脆弱的心？

辛紫菱仰起满是泪痕的小脸，惊魂未定地说：“好可怕……浪哥，他们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我？好可怕！”

海浪安抚似地接住她的织腰，走至柜台结帐。

一旁的小关不忍看沈葳呆站在原地，便拿起桌上的餐巾递给她，提醒道：“沈姊，你手上有血迹，擦一擦吧，不然又要引人侧目了。”他无奈地叹口气：心中偷偷替沈葳的处境难过。

她机械化地照小关的话做，拭去手上猩红的血液。

这件偷袭事件，她处理得不够好吗？但毕竟他的女伴并没有受到伤害呀！他就这么担心他的女伴是否受了伤，却从来不曾关心过她！

呵！他为了五年前的那件事而恨死她了，岂会来关心她？别傻了，沈葳，这辈子，休想他会正眼看你，更遑论会……爱上你！

心，为这苦涩的情绪而揪紧，为自己的爱恋终究得不到回应而心伤……

回到房间洗好澡后，沈葳坐在床铺上，两眼呆滞的，她手握成拳放在唇边，以牙齿轻轻咬。

回想稍早，海浪拥着辛紫菱的那一幕不时浮上眼前，也深深刻划在脑海。想刻意去遗忘，偏偏印象就特别深刻！

那一刻，心中不断充斥着嫉妒，酸意也下序侵蚀地伤痕累累的心。怎么办呀？

爱上这样一个冷漠的男人，有谁来教教她，究竟怎么办才好？

不想哭！眼泪对她而言是脆弱的象征，绝对不会让脆弱显现在外……但，滑落在颊边的湿热液体又是什么呢？唉！学不会也做不到，怎样才能不去爱、不再为他而落泪呢？

“我、爱、你……我爱……你……”从她低泣的口中，吐出破碎的告白，是隐藏在心中无法说出口的表白。

多久了？距离上一次对他示爱被拒……有多久了？还记得在五年前的某个夜晚在沈葳的房内，海浪和她两人身上皆覆着白丝被，海浪半生起身，靠坐在床头。他拿起几上的打火机和菸，点燃后抽起来。一吸一吐间，那姿态是优雅迷人，而他冷酷的贵气也依然掩饰不去。

她痴迷地凝望他，深陷而无法自拔，眼中写满了她对他深深的迷恋。

情不自禁的，她抬手欲描绘他俊美的脸庞，却见他抛了个冷眼，她瑟缩了下黯然地收回被拒绝的手。

“少……主，你……很讨厌我吗？为什么，你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呢？”沈葳紧张地把玩着她修长的手指，不敢直视他的眼。

他吐出一口烟，剑眉微微度起，有些不耐地答：“不会。”

沈葳兴奋地抬起头，却见他一脸冷酷：全渐渐发凉，竟有股酸楚在心中酝酿。

她忍不住红了眼眶。“但是，我真的爱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一直爱你！”她捂住嘴，以防自己脆弱的哭泣声决堤而出。

“一直……一直爱着你的我，不敢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怕你不要我！我不能想像失去你的我，究竟会怎样？我不知道！离开了你，我的生命就不再有意义了。保护你、守护你，已成为我活着的唯一使命啊！”沈葳强迫自己吞回欲夺眶出的热泪，她知道海浪不会爱女人啼哭不休的。

海浪转身背对她，狭长漂亮的黑眼眸，专注地注视专外的漆黑，冷漠的俊脸没有变化，就连听见她深情的告白，也没什么反应。

他将已燃尽的菸捻熄，又点了一根，一贯沈默。

她感到心绞痛着。那样的疼，他却不会知道，她的心，正为他而疼！

“难道……你对我，连一点点感觉也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吗？”

海浪赏脸地扯扯薄唇嘴角，回问：“我该对你有感觉？”

她因他这嘲讽的话而傻了眼，轻轻低语着问：“真、真的没有？难道……一点点都没有吗？”真的……都没有？

侧头瞥了眼她满是受伤的表情，海浪又掉头看向窗外，冷淡地说：“没有。”

“可是，我很爱你，我以为……你该对我有一些些感觉，没想到……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沈葳低低地笑了，笑自己的痴、笑自己的傻。

多愚蠢呀！原来她爱了这么久的人，对她竟达一丝丝感觉也没有？或许，她之于他，只不过是十八岁那年的“生日礼物”罢了！

她抿抿唇，冲动地问出口：“那少主，你当我……是什么呢？”

海浪维持着沈默，而她则屏住呼吸等待他的回答。等了一会儿，他仍

不答理，她几乎快喘不过气了。

“你以为？”他不答，淡淡反问。

沈葳傻愣愣、无意诚地重复他的话。“我以为？”她怯怯地抬眼，却见他冷着俊脸，她一震，颤抖地问：“单……纯……的……床伴？”脊背缓缓发凉。

起先他锁了锁眉，然后舒展开，冷淡道：“没错。”她之于他，就是这样！

海浪起身穿上浴袍，转身便要走，不再与她继续那无趣的话题，独留她一人在床上。

海浪的回答教沈葳伤透了心，泪水迅速消下苍白的面颊，温热的泪滴下她的胸口，却怎样也温暖不了她那颗被伤透了的心！

海浪硕长俊挺的身形就快消失在门边了，她隔着泪水望着那背影，冲口而出喊道：“我爱你！”

他离去的脚步顿了顿，大手已经搭上了门。

“我爱你……”沈葳呜咽地，和着鼻音和泪水：心碎地告白着，冀望能留住他的脚步。

海浪无情地迈步离去，只冷冷地抛下一句：“你逾矩了。”

门“碰”的一声被他甩上，她感觉自己满怀、满腔的爱意也被一并关上了。她知道，从今以后，这份浓烈的爱，只能深埋心底了……

从回忆中抽身，沈葳的泪早已被冷气吸收了，只剩已乾涸的泪痕残留在她苍白的脸颊上。她两眼呆滞地直视前方，好似没有焦距。

那夜被伤透的心，在经过五年的沉淀还是会痛！或许是那份痴爱太深吧，才会让她难以忘怀。

这些年来，每当看见海浪不停地换女人，她脆弱的心，就得被迫再痛一次！

她该感到幸运的，至少她是他固定的女伴，为期十年的床伴——他从不和任何女人交往超过三个月，而她——沈葳，与他共度十年，够幸运了！别再多做奢求，她只要能拥有一小部分的他就够了。

这无心的男人，究竟要多少女人和她一样为他心碎，他才肯罢休呢？女人的心是很脆弱呀！

她的眼已半合，在陷入梦乡前，她再度轻声吐出她无法说出口的告白：“我爱你，海浪！”

星期日的早晨，海帮来了一位客人。

当海浪和沈葳步下楼梯时，同时看见客厅内那一名不速之客。

“浪。”那人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对海浪打招呼。

海浪微微颌首，生进沙发中，他将修长的腿从容随意地架上桌。

“尧？”沈葳原本冷凝的俏脸一见是他，在瞬间亮了起来，连笑容也变得灿烂。

屈继尧温柔轻笑，拥她入怀，也开心道：“好久不见了，葳！”

“你跑哪去了？这么久都没有消息！把公司丢给别人，自己跑去逍遥快活呀？”她一脸笑意，开玩笑地抱怨道。

他拥着沈葳坐进海浪对面的沙发中，对她解释。“才不是！我去了趟中国，在香港停留了许久。怎么？很想我，是吗？”他还故意吻了吻她的脸颊

——在海浪面前，碰了他的女人！

沈葳垂下首，她知道尧是故意做给海浪看的。

屈继尧本以为他会有所反应，谁知他仅是挑挑眉，一脸的不以为然。

梅姨将弄好的茶点端上，圆润的脸上笑咪咪的。

“咦，梅姨，你越来越美丽喽！也瘦了许多，老实说，你是不是有去塑身机构呀？”屈继尧轻刮下巴，戏谑地说。

梅姨瞪了他一眼，走近他，捏住了他的俊脸，骂道：“死田仔！你哪只眼看见老娘瘦了？漂亮是不敢当啦！倒是你，死哪去了？”

“我去做共匪！很想我对吧？我可是给你带了礼物喏！”屈继尧喝了口咖啡，又赞了梅姨，她才走回厨房。

沈葳轻声笑了笑，道：“尧，你还是这么爱逗梅姨！”

他握住她的手，低语：“可我还是比较喜欢逗你！”

她倏地红了脸，欲挣脱他的手，只因不想引起海浪的误会。尧在帮她，她懂，但她就是无法在海浪面前与别的男人太亲密。即使那男人是她视为兄长的屈继尧。

海浪的眼瞥了下他们交握的手，出声问：“尧，你来有事？”来得这么突然，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只是回来度假。浪，你巴不得我别来吗？做兄弟快三十年全是假的吗？”屈继尧不以为然地说。

海浪因他吊儿郎当的回答而不悦地度起眉。

“尧，别闹了，香港分部方面出了什么事吗？”沈葳急急追问。与海浪一起生(此段原文遗失)

继尧要他别闹了！

屈继尧岂会不知道海浪已火了，只不过想卖个关子罢了。他摊摊手，说道：“没什么事啦，只不过“任”那小子要回来了。”

“宇？”沈葳疑惑道：“他不是去义大利学服装设计吗？”

“我在香港碰到那小子，他说学业完成了，也很想你，要回来看看你。看他那模样，怕是要长住啦！”他故意加油添醋。

“太好了！他有说什么时候到吗？”真是太好了！她那视若亲弟弟的阳光男孩去了义大利三年，终于要回来了！

“我看见那小子的时候，他正在拐香港的妹妹，风流得一塌糊涂——我和他相遇在希尔顿……”他一脸暧昧地说着。

海浪紧蹙的肩舒开，冷冷地问：“就这事？”真是吃饱太闲了！曰

“不止！”屈继尧正色道：“我想借“你的沈葳”几天，我好久没与她好好聚聚了，想要她陪我四处走走。浪，你……不会介意吧？”他刻意强调那四个字，欲证明海浪对她的占有欲，却惹得沈葳红了脸。

“他的”？海浪俊美的脸庞面无表情，冷淡地丢下一句：“随便。”便转身上楼。留下屈继尧和沈葳在原地傻了眼。

“看吧！他有没有我，都是……一样的。”她落寞地低语。

他不忍，只好拍拍她的肩给予安慰。“别想了，快，看你要陪我去哪儿晃晃，顺便散散心。不过先说好喔！要有很多妹妹的地方。”他逗着沈葳开心。

她随即抛去心中的不愉快，笑着槌打他一下，笑骂道：“好啊！原来你和宇一样，想风流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两人像孩子般闹着。

她不是早已习惯他的冷漠对待了吗？但……心中还是酸酸的呀！爱上他，就注定要心伤……

屈继尧这几天来拉着她东奔西跑，让她开心得暂时忘却了海浪对她的伤害以及她满腹的忧愁。

今天去了木栅动物园——她十多年都不曾再去过的地方；他还请她吃了一顿昂贵的法国餐；上阳明山赏夜景……她许久都不曾这么快乐，像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般尽情地玩乐。

她每天只有去叫醒海浪的时候，才会和他打照面，但仅是短短的几十分钟，然后她立刻便被屈继尧拖去永和喝豆浆，而海浪则独自到公司去。

晚上，她都是十一、二点才回海帮，而海浪早已回房，两个人根本都没有碰面的机会。

而她——好想他！不知他是否也会有一点点……想她？

她低笑出声。呵，真傻！她真的是累了，否则怎么会净想那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可能巴不得别见到她呢？更别说是想她了！

回到房内，她只拎了件浴袍就进浴室洗澡。

这时，一名高大的男人无声无息地进入房内，就坐在那雪白大床上，盯着半透明的玻璃浴室里的那抹身影。

她竟没将浴衣拉上？使他清楚地见着了她的身体。她太大意了！若进来的不是他……

那正在沐浴的诱人身影刺激着他的感官，他在黑暗中显得漆黑得发亮的黑眸渐渐泛起一抹薄雾。

沈葳关掉莲蓬头，为赤裸的娇躯套上白色浴袍，步出浴室。

“啊——”她轻呼一声。料想不到黑暗的房内竟有人坐在她床上，而且是在这个时候！

但那一双只有他有的漂亮黑瞳，使她马上认出那人即是海浪，也只有他会这么狂妄地进入她的房间。

她呆站在浴室门口，强迫自己镇静，问：“少主，这么晚了，请问你有什么事？”

海浪瞥了她一眼，俊美的脸庞略显阴沈，他冷冷地说：“没事不能找你？”他冷哼一声，淡道：“你也知道这么晚了？”

沈葳一愣！他这语气……是在吃醋吗？怎么可能？又是她在自作多情罢了，他绝不可能因她而吃那没看他吃过的“醋”！

她自嘲地笑笑。是啊！他是她的天，她的主人，他要找她，还需要理由吗？

望进海浪的眼中，却看见了隐隐的欲火在燃烧、在蔓延——她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了！只要他一个眼神，她就知道了。

她主动走近他身边，颤抖着手轻轻将他拉起来。踮起了脚尖，她大着胆子吻上他冷漠的薄唇，她两手攀住他结实的铁臂，任自己放肆地偎紧他。

只要这一刻！只要这一刻能拥有他，这对她而言就够了，没有再多的奢求，就这样，就让她贪心地靠紧他！只要一下下……就好，一下下……

沈葳伸舌舔着他冷硬的嘴角，继而与他熟练接吻的舌交缠，互相挑弄着。

海浪被她挑得失控，吻上她织细的颈项，吮出了几个瘀红的吻痕。似

是想藉此证明，沈葳还是属于他海浪的！有谁敢抢夺？

她沈醉在他精湛的吮吻中，仰着头，任他灵巧的舌一寸寸地侵略她。而他的大手也早已在她的身躯上轻抚，想逼出她的低吟……

他，今晚究竟怎么了？突然来她房中与她一起，那辛紫菱呢？是海浪想换换口味，或是她已失了新鲜感、不再吸引他了？他总是这样！

那她 沈葳，又算什么呢？

海浪在她胸前吮吻着，在她乳沟处烙上他的印记，也成功地引出了她再也抑不住的娇吟！

她替他脱去黑色浴袍，两掌迷恋地平贴在他精瘦的古铜色胸膛上，细细描绘着那令她痴迷不已的肌理。

你……会不会永远要我？会……不会？

沈葳眼中盛满了泪，里面埋藏了许许多多不能说出口的爱。焦距中的他，俊美的容颜渐渐模糊，快看不清他了呀！那就像他要离开了她似的，心中竟升起了不安定感，怕他真的舍弃她。

她，真的只会被他拒绝吗？她永远得不到他的心吗？纵使都知道了答案，还是克制不住自己去想他、念他、看他……爱他！

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他大概将她的告白忘个精光了吧？她哀感地想。

而海浪侵略的手已至腹间，教她霎时忘却一切！脑中只知道，他正在爱她哪怕只是一瞬间！

她，完全臣服在他强势的掠夺下……

在激情过后，等呼吸一平稳，海浪便起身套上平口裤，背对她坐在床沿，点燃了菸。

将丝被覆在胸前的沈葳，长发披散靠坐着，目光不禁又盯上他厚实的裸背，右肩上有着偌大的刺青，是一片海洋，湛蓝的海。那刺青在他肩上也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反而协调得仿佛天生一般！

她左肩亦有一片刺青，是一团烈，热得灼人的火焰。

或许，天注定要他那海来浇熄她这火！可不是？她不早已被他驯服，从此便死心塌地跟随他，且誓言绝不节吗？他，天生来克住她的！

这样的男人，谁才网得住他呢？像是四处孤泊的船只，不知什么时候才肯靠岸？哪里才是他最后的归依？

无所谓！无论他什么时候累了、倦了，她永远是为他而敞开的港口，只予他停留！而他，是否因她的甘心永不再出航？

沈葳苦笑，为自己这愚蠢的想法！

他一向不与女人同床共眠至天亮：永远都是完事便下床，回他房内。他那张大床，至今从未有女人有幸躺上去过，就连当年的“她”也不曾！他的规矩也从没人敢挑衅，狂傲如他，也不会任人反抗他吧！

她偷瞄他微侧的脸：心跳在不知不觉中加快。忍不住冲动，她伸出修长的手指，轻划上他肩上那蓝，细细地抚着。他竟意外的没有阻止，可能今天心情较好吧，才没推开她的手，若是平常，他会用冷冽眼神逼退她，且不让人碰触那蓝！

或许是她轻柔的指力弄痒了他，他倏地以指腹捏熄菸头，往地上一丢，翻身迅速将她压在床上。

沈葳傻了眼！他……

海浪眯起了又载满情欲的眼，低哑地说：“你在撩拨我？”她好似在挑

逗他，但该死的！他竟被她撩到克制不住自己！？

不懂这突如其来的怪异思绪，他覆住她的唇，只想让情欲吞蚀理智！
他.....究竟怎么了？

刺眼的阳光射进沈葳房里，她悠悠醒过来，身体的不适令她蹙起了秀眉，尤其是两腿间的疼，更教她难受！

昨晚海浪狂猛激烈地要她，没有温柔体贴，却有恍似想证明什么般的粗暴与急切.....但是，无所谓，只要是他的给予，她无异议全盘接受。

她看了眼闹钟。这时间，他早出门了吧！

忍住身体上的疼痛，她进浴室淋浴，镜中的自己，颈项间全是他粗鲁留下的吻痕，那样狂妄地——就像他的人占在她颈子！

而她，深深喜爱被他的气息包围的感觉.....陷得深了，要抽身很难！

第四章

过没几天，屈继尧匆匆离去，说加拿大的家里出了点事，没有时间耽搁，搭机直奔温哥华。

走了一个屈继尧，又将来一个任捷宇。最忙的、最快乐的莫过于沈葳了，她一直期盼任捷宇能快点到！

这晚，她独自一人在海帮大宅的庭院中散步。偶有数名海帮兄弟巡逻经过，扬声和她打招呼，她则以淡笑回应。

海浪和海岸在书房内不知商量什么大事，就连她也不允许进入？

“唉！”她没来由地叹气，坐在庭院一棵大树下的石椅上，无聊地以鞋尖在地上画着圈圈。

“为什么叹气？”熟悉的声音自大树后传来，使她楞住。

那人从树后现身。

“宇？”沈葳惊呼。“你什么时候到的？怎么我没收到消息说你这时会到？没有人去机场接你？”她拉着他坐下来，一连串地问个不停。

“任捷宇”在海帮长大的义大利籍中义混血儿，今年二十三岁，父亲是义大利黑手党领袖群中的一员。在他十岁时，父母亲被暗杀身亡，海岸是他父亲生前的朋友，见他年幼失亲无依，便将他带回海帮。

任捷宇微微笑了。“刚刚才到。用不着麻烦人到机场去接我了，我在台湾住过十年，还会迷路走失吗？你不知道我今天回来，是我要他们别说，要给你个惊喜！”他一一回答她的问题。

沈葳点头，忽然沈默了下来。

“你为什么叹气？”任捷宇蓝色的眼瞳闪着温柔，轻声问。

她低垂着头，依旧沈默不作声。

他微微笑了，俊秀的脸庞一片明了，不拐弯抹角地直说：“是为了浪哥吧？我应该没猜错才是。”

沈葳倏地抬头，惊愕道：“你怎么知道？”

他轻笑出声，抬眼看向皎洁的月光，柔声道：“在你进海帮，成为浪哥的女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不可能！”她红了脸急急反驳，却不知她自己早已不打自招了。“你不可能知道，我并没有表现出来，别开玩笑！”她不自在地撇过头。

任捷宇调侃地瞄了她心虚的样子，俊秀的脸上漾起一抹优雅的淡笑，眼中有着淡淡情愫，难为情地低语：“就因为知道你爱的是浪哥，所以……”所以找只好将对你的喜欢放进心底深处任它沉淀！

“全海帮的人都知道你爱的是浪哥，只不过没多嘴罢了，你对浪哥的感情，只有瞎子看不出来！”

沈葳呆若木鸡。她以为自己一向掩饰得很好的，怎么会……

“没道理呀！怎么可能全部的人知道了？海爷呢？海爷总不可能知道吧？你在骗我，宇？”她有点慌了，将自己深藏的感情，就这样大刺刺地摊在众人眼下的感受真窘！

“你又何必这么担心呢？”他蓝眸中有些异样，紧盯着她紧张的模样，说道：

“海爷怕是最早知道的人吧！”

缓缓转过头看着他，沈葳的眼中有着迷惘，她有些无助地说：“怎么办？宇，我是真的爱他！从我进海帮的那天起，我的心里就只有他了；可是他却从不看我，从不看我对他的爱！”

任捷宇一向阳光的脸黯淡了下来，不语。

“我不好吗？在我心中，除了他从没有别人，对他，我可是倾尽了满腔的爱呀，但他从来不懂！……”她苦涩一笑。“只能永远陪在他身边，忍住心中的痛，假装自己很平静，看他周旋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之间，而我却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静静守候在他周围，做他永远的属下、保镖。”

越吐露心中压抑已久的爱意，她隐忍不住的泪就更汹涌，红了眼眶，却不敢任它决堤：怕一旦忍不住，好不容易聚起的坚强，又要全盘溃散了！

他不舍着她的压抑，心里百感交集，不禁劝她：“为什么不试试别的男人？为什么不让别的男人来爱你呢？女人是需要男人疼爱的！况且，被爱比爱人幸福。你何不试试？”

沈葳垂下了头，便咽地说：“爱都爱了：爱得深了，不是说收就收得回的！我也想放手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呀，但……我整颗心全系在他身上，恐怕……再也解不开了！”

“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他扬声反驳，俊脸上有着孩子气的倔强，好似非要她妥协才肯罢休！

她揉揉他一头棕发，因他孩子似的别扭而笑了，她笑骂道：“别忘了，你比我还小，哪轮得到你来教训我、教我怎么做？”

“我不过比你小三岁！”任捷宇脸色有点难看，原本温和的脸变得阴沉了些。沈葳没察觉到他对年龄的反感，仍笑着说：“你是不会明白女人对年龄的恐惧。”须臾间，她没了笑意，落寞地低语：“当初我进海帮时才十六岁，想想，我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十年了呀！

我却连他的心都摸不着一分……”

“唉呀！先别提浪哥。我问你，你是否愿意去接受一个追求你的好男人？”沈葳抚额苦笑，以为他在闹她。“打哪儿来的好男人？”

“有呀！”任捷宇答得可快了，还猛点头。

“谁？”她压根儿不信他能马上变出个“好男人”。

他挺直腰，拍拍胸膛，毛遂自荐：“我呀！二十世纪末仅存的新好男人！”

她傻了眼，食指指着他，愣问：“你！？”她不淑女地爆笑出声，还不小心呛到，她边咳边说：“咳……咳……别开玩笑啦！喔，真的好好笑，我好久没这么开心地笑了！”

任捷宇一脸严肃，看着她放肆地猛笑。待她笑声渐歇，拉住她双肩，以无比真的口气道：“我没开玩笑，全是认真的！我可以追求你吗？”他决定帮她忘掉海浪，即使会被人说他背叛他最敬重的海浪也无所谓！他实在不愿见她这样强颜欢笑，只要能够使她真正快乐起来，其他都不再重要了。

她因他那温柔的语气而缓缓低垂了头，望着鞋尖，她不知所措地轻斥：“宇，你开什么恶劣的玩笑？或是你在逼我？”

他扳正她的肩，要她抬头正视自己，他诚挚地说：“我真的喜欢你！”望着她受惊的眼，他柔柔低语：“以前，我常看见你痴迷地凝望浪哥的样子，觉得那时的你真的好美！在义大利的这些年，我也惦记着你，以为你能过得好……但从尧哥口中得知，你仍是痴恋而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被浪哥伤透了心。我想帮你，帮你忘了浪哥！”

“但是……”她被他这一番话搅乱了心，慌乱地说：“但我当你是弟弟呀！”

“谁要你这个姊姊？”松开了她，任捷宇起身背对她，形成的影子笼罩住了她。“我喜欢你！”

沈葳忽然浅浅地笑了，心中骤起的纷乱也消失无踪。“是喜欢，又不是爱！”这小子，连喜欢和爱都不清，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追求她？

任捷宇像头蛮牛般顽固得很。“有一天能变成爱的！或许现在还谈不上爱，但是，有一天会的！至少从以前到现在我对你很有好感。”

“你是双子座的吧？”她微笑问。

他旋身面对她，不懂她这么问的用意，挑眉问道：“你怎么知道？”

沈葳盯着他看，慢慢说出：“多情的男人，却不见得有心！到处留情容易，守住这份情却很难，动心容易，要痴心……更难！”他就是这般！她暗忖。又说：“你当然会惦记着我，因为你将我当成了姊姊。你若不惦记我，我定不饶你，枉费我将你当弟弟对待！”

狠狠地以指扒过发丝，他俊秀的脸上多了羞赫，呐呐地说：“好像对喔！”他捂住难为情的俊脸。

沈葳起身，敲了任捷宇的头一下，斥道：“那就对啦！想通了就好。”伸伸懒腰。总算引导了一只迷途的蛮牛，算功德一件，现下心情好得很！

他的大掌捂住脑后，任捷宇努努嘴，任她欺凌。谁叫自己搞不清楚状况，随便乱说。

但是，清自己的感觉、和要帮她似乎是两回事……他又有了个方法。

“那，我认识几个不错的朋友，介绍给你认识，怎样？”反正这事他管到底就对了！

沈葳原本上扬的嘴角瞬间垮下。“我……做不到！”她软弱地声明。

任捷宇不忍心再逼她，只好拍拍她垮下的肩，安抚地说：“只要你肯让你的心空出一点点位子，让你的心慢慢接受别的好男人，只要你肯，一定做得到的！别再守着浪哥了，你盼不到他一丝丝怜惜的。”

他盼望的眼，使沈葳迷惑了，她在要与不要间徘徊。她已满溢的心，还装得下不是海浪的男人吗？对于他，她注定了放不下！但……又能守得了吗？

不愿她为难，任捷宇又提议道：“或者，用我来挑起他的嫉妒心吧！若他对你的独占欲够强，我必定会被修理得很惨！”

“该怎么做呢？”沈葳疑惑地问。可以藉此知道海浪是否对她有感觉吗？她心微悸！

有，还是没有？

“这你不用知道，配合我就行了。”赌一赌喽！反正，作一场戏让浪哥看，应该不难吧？他又再问：“或是你要接受别的男人？”他让她自己选择。

沈葳被他的话堵住，无语。

拉她坐回石椅，任捷宇拥住她，让她的头依在他肩上。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被爱比较幸福？”

她眼眶中泛着微微泪水，无助她便在他肩膀上，渐渐骤泣起来。

“别哭！”任捷宇安慰地拍拍她颤动的背。忽然，他竟唱起歌来……

听得她止住哭泣，就静静地靠在他肩上，倘佯在他柔和的歌声及意境深远的词句间，久久无法平静心中的起伏！

“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宇！”沈葳抬手拭去颊上未乾的泪痕，吸吸鼻子，对他咧嘴笑了，笑得很灿烂。

任捷宇则被她说得有些害羞，也回她赫然的微笑。

两人笑得开心，都没注意到身后逐渐靠近的一抹黑影。

“好兴致。”那抹黑影双手环胸，冷冷地哼道。

他们一听这熟悉的冷漠嗓音，倏地起身面对他，两人没有分开：任捷宇搂她搂得自然，而沈葳的身子则因他的出现而僵掉了。

“浪哥，这么晚还出来散步，你也好兴致！来赏月吗？可惜中秋节还没到，否则月亮会更圆。”任捷宇还真抬头仰望漆黑夜空，状似惋惜地说。

沈葳低着头，不知所措，心里不禁有些着急，不知他会怎么想？

海浪冷淡地扫了她一眼，随即别过眼看向任捷宇揽住她肩膀的手。俊美脸庞上一片漠然，似是没丝毫感觉。

但在海浪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浮起不曾有过的怪异感受。对于他们亲昵的举动，他并没有特别的嫉妒或愤怒，但……就是怪！

不愿再多想那感觉，海浪别过身，朝回主屋的小道上步去。

察觉到他的离去，沈葳才口头凝视他精瘦挺拔的背影。心，又隐隐地揪痛了。他，从没在乎过她呀！多悲哀，他的眼神从不驻留在她身上，只有轻轻一瞥，就已是万般荣幸了……

“别想了。”任捷宇拍拍她的肩，想给予她安慰。

她苦笑，低问：“叫我怎能不想？”她若是能不想他，那……该有多好！不想再爱你了，海浪……

不能再依附你了，海浪……

她一遍遍在心中低吟着。

但……教我怎能不爱你？

凌晨

海帮大宅内，有一名美妇，手里拖着一个超大登机箱，摄手摄脚地在微光中寻找楼梯。

一个不小心，她穿着登山鞋的脚尝到了椅脚，发出微弱的声响。

“该死！”她挺没气质地低咒一声。因为她身着五分裤而露出的膝盖“叩”到楼梯，疼得她猛跳脚。

休息了一会儿，她继续朝二楼迈进。

成功地找到了那间属于海岸的房门，她一手已搭上了门把，轻轻扭动——果然，不出她所料，海岸仍然没有锁门的习惯！

她自顾自得意地笑了，将重重的登机箱留在门外，悄然进入。她想给他一个惊喜！她保养得极好的脸蛋上挂着幸福的甜笑。

穿越装潢典雅的小型客厅，她满意地笑着看挂在墙上两人的老旧结婚照。她可是近一年没见到她深爱的丈夫了，他会不会想她呢？一定会的！她窃笑。

再往里走至那大床旁，床上大大的隆起。她皱皱柳眉：心想：他变胖了吗？

心思一转，她贼贼地轻笑，悄悄掀起丝被，打算搔他痒。

但丝被一掀开，她笑不出来了，因为此刻她丈夫——海岸的肩膀上竟躺了个尤物！

她气极地双手握成拳，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吸吸鼻子，怎知海岸竟毫无反应？他根本不在乎她嘛！一个委屈，她扁了扁嘴，“哇”一声哭了出来。她使劲痛击海岸胸膛。

海岸睁开一双仍未完全睡醒且充满血丝的眼，他安抚着身旁受到惊吓的女伴，边斥喝：“哪个该死的？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吵老子睡觉？给我滚出去！”声音大得像打雷！他在睡眠中一旦被打扰，脾气可是会十分暴躁。

她的丈夫竟然这样对待她！？她瞪大了眼，更呆愣地忘了要哭泣。

他不看来者一眼，按住女伴倒头继续睡，还用被子蒙住头。“给我滚出去！”

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一个气不过，抬腿用力端了被中的他一脚。“你睡死算了！我不回来了，我宁可老死在非洲！”她哭着掉头离去。

海岸乍闻这令他思念已久的声音，倏地掀被坐起，原本惺松的眼霎时变得锐利。当他看见往门外奔去的那娇小熟悉的身影，再听见她悲伤的哭喊，心一紧。“糟了！”他忙下床，随手抓来一件裤子套上。

他厉声对女伴道：“滚出去！”不理睬女伴的错愕，他连忙追了出去。

在门边他拉住妻子的纤肩，海岸焦急地喊：“妙妙！”

甄妙很凶地一掌打掉他的手，酸酸地说：“你追出来干么？你舍得丢下她？”

海岸甩甩发疼的手，低声下气地说：“好嘛！妙，别生气了！你也知道的，作作戏而已嘛，别生气了，好不好？”

她抬腿使劲踢他的小腿骨，双手重重拍打他的胸膛，泼辣地大叫：“作戏？你居然跟我说你在作戏？”她越说越心酸，又掉下泪来。

她的眼泪可让海岸心疼极了，他不顾她的顽强抵抗，拥她入怀。“好嘛！妙，别哭了，别哭了呀！”见她泪如雨下，颇伤心的模样，一把打横抱起她，进入另一间属于他们的卧室。

坐在床沿，海岸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温柔地哄着妻子。

“别哭嘛！”他搔搔头，不知所措。一向在人而威严冷酷的“海爷”，此刻竟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似的。

甄妙抬起一双泪眼，手指着他，字字悲愤地说：“你骂我是只该死的狗

耶！我哪里该死？你说、你说呀！”

海岸呻吟一声，无力道：“我哪有！”

她吸吸鼻子，便咽地说：“就有！你说我是狗，还说我很该死！”

“拜托！我哪敢骂你？”他一脸全写满了对妻子的溺爱。

“就有！你还吼我、叫我滚。滚耶？想用走的都不行！”甄妙抹去泪痕，委屈地扁了扁嘴，瞪大眼睛瞪他。

海岸颇无奈地叹了口气，将她的头倾压在自己胸前，轻声道：“唉！你也知道的，我最讨厌睡觉被打扰呀，是不是？倒是你，妙妙，怎么要回来也不说一声，好让我去接你？”

她指着他的鼻，双眼恨恨地瞪他。“这样我就没法抓到你出轨了，是吗？”她朝讽地笑笑，哼道：“你把找当呆子耍吗？”

她心中一个委屈，垂下了头...，自怨自艾地掉泪，带着浓重的鼻音道：“我人在非洲保护动物，而你居然背着我在台湾乱搞？我很难过耶，你知不知道？枉费我这么爱你！在非洲的每一天，我心中想的、念的全都是你，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天冷了有没有加件衣服？有没有我想你一样想我？”她顿了顿。“我现在知道了，你吃得饱、睡得好，倒是想我没多少！”

海岸动容地凝望她：全里有说不出的爱恋，看她为他伤心落泪，更是心疼得无以复加！

他一手扳起她的脸，拭去她满脸热泪，爱怜地轻斥：“妙妙，你真是个傻瓜，我当然想你了，而且天天都想！怕你饿了、冷了，偏偏你又不大会照顾自己，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野生动物；想阻止你去，但那是你毕生的志向，我不能阻止！锁住了你，你会恨我，恨我囚住了你，而我不要这样。在多少个夜里，梦中全是你被野兽咬的血淋淋的样子.....”。他微微颤抖，更拥紧了她的。“我有多害怕失去你，你可知道？”

甄妙柔顺地靠在丈夫胸前，静静聆听。她小巧的唇边含着幸福的微笑，伸出小手平贴在丈夫的胸膛，她柔柔地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是个成天将情爱挂在嘴边的男人，但是我真的要告诉你：我爱你，真的爱你！我知道在我和别的女人上床后还这么告诉你，你一定觉得我恨虚伪。但，我是真的很爱你！”他有些急了，怕她不信。

甄妙甜美她笑，仰头笑看他。“就等你这句话。”她笑得极开心。“反正，无论你和别的女人怎么样，只要心里只有我就行了！”

“为什么？”海岸因她的回答而不悦地皱眉，警扭地闹脾气。“是不是我随便与女人如何你都无所谓？我背着你玩女人呀！麻烦你生气一下，好吗？”这教他男性尊严往哪儿摆？她应该像别的女人般大吵大闹才对呀！难道他娶了个异类不成？

他一脸怒火，甄妙叹了口气，抚开他皱着的肩，安抚道：“哎呀，你别气！我能够容忍你肉体出轨，因我不常回来，男人总有一些需要嘛，不过是发泄罢了.....嘿，我很体贴吧？”

海岸的险一阵青、一阵白，他耍着孩子脾气。“你这怪人！为什么不吃醋？不嫉妒？你不在乎我、不爱我，对不对？”

她捧住他阳刚的脸庞，小心翼翼地抚触着，哄道：“爱！我妙妙最爱你了！我体贴你，你还生气？好啦，别生气了！若我乱吃醋、乱生气，你会越来越嫌弃我哟！”

只见他难看的脸色逐渐平静下来。她说的对！若她无理取闹、吃飞醋，

他的确会对她敬而远之的。

“唉，我该拿你怎么办？”他吻着她发顶，叹气。

“你这里……”她指着她心口。“会一直有我吗？”

海岸深思了下，用力楼紧她，万分肯定地回答：“这里，”他抓起甄妙的小手接上她心口。“一直有你，永远只有你——”

甄妙含泪微笑，轻问：“真的？”

海岸坚定地颌首，紧紧地拥住了她。

隔日一早，甄妙进入了海浪房里，坐在床沿，看着儿子熟睡的脸。

别说是她这为人母的自夸：海浪承袭了她与海岸的优点，有俊美的脸庞，硕长的身材，这令多少女性倾心呀！再加上他的冷酷淡漠，更教女人难以抗拒，只想让他拥有！

她一手轻刮过海浪俊挺的五官。

海浪感受到有人在碰他，以为是沈葳如此放肆，在第一时间坐起身，扣住那侵犯他脸庞的手，他倏地睁开犀利的眼。

甄妙被他的手劲捏得吃疼，痛哼道：“你这臭小孩！”

他看清那手的主人是母亲时，怔了一秒，随即松开手，低喊道：“妈！？”

“不认得我了吗？你老妈才快一年没回台湾耶，就将我给忘了吗？”她半抱怨着，宠爱地笑看他。

海浪向来冷峻的俊脸此时线条变柔和，这放松的模样只在母亲面前才会显现出来，包括他少之又少的浅笑。“岂敢忘母？”

甄妙满意地点点头，随即，她脸色略沈。“你居然没把你爸看牢，让他背着我乱来？”其实她说不介意是骗人的，多少都会有点……不是滋味！

“让你逮到？”海浪深觉有趣，略扯唇角淡笑。

“哼：我不怪他，这样他才会觉得惭愧。”她对儿子慈爱她笑着，以指顺顺海浪服贴颈背的半长发。

“你不介意，妈？”

温柔地轻抚他的颊，甄妙低叹一声，淡淡地说：“哪个女人不介意丈夫另结新欢？唉！”

可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坚持去实现我的梦想，就注定了丧失限制丈夫行为的权利，是我自己选择的，怪不了谁！”语气间尽是淡淡的落寞。

他一直知道母亲生平最大志愿就是保护野生动物，所以在地出生一年后，母亲就到非洲去了，母子俩总是聚少离多。母亲这几年来回来的次数寥寥可数，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却很深厚，纵使他们离多聚少。

轻拍他俊美的脸庞，她故作轻快地说：“别说那件事了。对了，你与小葳怎么样了？”她一直知道沈葳对海浪的感情，只是……可怜了她了，因为海浪的无心。

海浪摆着一张酷脸。“谈她做什么？”

“好歹我和小葳处得不错呀！她仍是甘愿做你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床伴吗？”见他冷着脸，不发一语，她有感而发地说：“可惜了一个好女孩！”

海浪嗤了一声。

“不爱她，那就放手让她走呀！你还困住她做什么？趁她还年轻快放她走，让她去寻找属于她的幸福呀！”她气他的冷酷。

“我是有意放她走。”他冷漠得像在说：隔壁老王抓到只鸽子，打算放生

它。

“什么！？我不过随便说说，你当真要放了她？”甄妙气极，一把招住他的颊。“这么好的女孩子，你居然舍得将她让给别的男人？”他是傻子吗？...海浪揉揉被捏红了的左颊，淡问：“有何不可？”

“你对她，连一点感觉也没有？”

“没有。”他毫不迟疑地说。一个女人罢了，该有什么感觉？

她气到头顶冒烟，指着他胸口，怒斥道：“我怎么生了个没心的野兽哪？我上辈子造孽呦！”

海浪微扯嘴角淡笑。“够了，妈。”哪个做母亲的会指着自己的儿子说是野兽、是上辈子造孽？

“唉！”被儿子那俊脸一笑，她有点不好意思，低叹道：“只是觉得可惜。这么好的女孩，不该就这么让她溜走！”

他俊脸一沈，沈声说：“难不成要我娶她？”见母亲赞同的神色，他些微失控地低吼：“不可能！”开什么玩笑，要他娶她？

甄妙的声音又高了几度。“为什么不？”她记得儿子不属牛，可为什么会这样固执？

他淡淡道：“不为什么！”

“总有个理由吧？”她不死心又问。

“没有理由。”海浪轻易地否决。

甄妙没辙地低叹一声，抚着他平滑的脸庞，对他的冥顽不灵气馁不已，却仍抱持着一丝希望地问：“真的不可能？”

海浪预备开口，但虚掩的门此时被推开——沈葳面无表情，直挺挺地站立在门边。

第五章

沈葳穿着一身灰黑的套装，立在门边。缓缓的，她绽开一抹微笑。

她或许不知道，她的笑，看来好勉强，又带点苦涩。

没错！她全听见了，一字不漏！不想再听见海浪那伤她心的回答，她失礼地贸然闯入，没有人知道，此时她的心有如刀割！

“妙姨！？”她故作惊讶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勉强自己表现得正常。

甄妙笑得尴尬极了，她走至沈葳身前，紧紧握住沈葳冰凉的手，开心道：“昨晚刚到。”

好久不见了，小葳！”她的手真的好冰凉！她隐隐作痛的心。她偷偷瞄海浪，他却不看她一眼，掉头走进浴室。她黯然地沈下脸，一脸落寞。

甄妙见沈葳原本盛满温柔爱意的眼，在海浪冷漠的对待下，转成黯然失色，她看得不忍极了！

“你帮浪更衣吧，我会找你谈一谈的。”替她拂开垂落的发丝，甄妙轻声

沈葳点点头，垂下头不语。

见沈葳这模样，甄妙暗暗叹气，将门带上离去。她得找个时间和沈葳谈谈。

站立在原地的沈葳，一双眼呆滞地凝视雪白的波斯地毯，全里酸酸涩涩的感觉使她觉得难受。

原来她对他竟是如此的无所谓！有她或没她，也不是很重要吗？她对他而言，究竟是什么？或许，他仍当她是可有可无的“生日礼物”？

她停滞呆愣的眼泛出了浅浅的泪水。

“你在做什么？”海浪的发上滴着水，睨着她，冷冷地问。

沈葳听见他的声音，缓缓抬起头，微红的眼盯着他看，却见他冷漠地回视她，她脆弱的心又隐隐揪疼。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冷漠的对待我？

海浪转进更衣室中，她也不争气地跟了进去，如往常般替他找出今天所要穿的衣服，将领带也搭配好。

在他穿衣的同时，她轻声开口了。“我……都听到了。”都听到你所说的话了，那些你认为无所谓的话，伤我很重！你……不会知道……

“听到什么？”他淡淡地问，眉眼间净是淡漠的神色。

正替他扣上扣子的手微微颤抖，沈葳抬眼看他，毅然地说：“你说……要放我自由，是真……真的吗？”

海浪冷淡地轻扫她一眼，随即别过眼，不理睬她这无聊的问话。

她半垂下眼，不知想些什么。突然间，她竟仰头吻上他冷漠的薄唇，双手在他胸膛间爱抚挑逗，与他对上的眼中满是一片哀愁！

海浪，要什么时候，你才肯爱我呢？

她要确定他仍会要她，即使他欲放她走！她要确定自己还会被他所拥有，只有感受他狂刚的爆发力，她惶惶不安的心才能安定下来……

海浪被她的吻、她的手惹得起了欲火，压她至墙角，让她背抵墙，开始猛烈激情，脑中浮现的尽是她诱人的尸体。

沈葳紧紧的攀住他，只想快点感觉到他，所以她挺起胸，磨蹭他结实的胸膛，挑弄得他快失去理智！

海浪急切地拉起她的裙、抬高她的腿，深深地进入她！

这一刻，沈葳流下了泪，她是属于他的。

她知道，他仍要她！纵使只是要她的身体，但只要他仍然肯要她，就够了，够了……

星期日早晨，沈葳坐在游泳池边遮阳伞下的白色躺椅上，看向水面被朝阳照耀出的一片金黄色反光，心中思索的，是那日在海浪门外听见他和妙姨的那段谈话。

没料到甄妙含在这时候回台湾，在海浪房内。而那门，却是该死的虚掩！使她听见那段令她心碎的对话

“我是有意放她走。”

“要我娶她？不可能！”

“谈她做什么？”

他是那样冷酷的态度在谈论她的事，好似她对他而言，不过是个物品，而且是他认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沈葳双手抱头，想甩去脑中不愉快的记忆。怎奈，无论她怎么使劲甩，

怎么用力摇，就是抹不去那痛苦的记忆。

唉！那个她盼了十年的男人，居然是这么冷淡地说明他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纵使她早已明白这是既定的事实，但还是忍不住心痛！对海浪，她只能偷偷的爱恋，只能暗自吞下眼泪……

她苦苦笑着，眼眶中浮现淡淡泪水，是那樣的淡，只因她不愿脆弱的流泪！

甄妙远远地便看见沈葳，她悄然靠近，生进沈葳身旁的躺椅上，轻声问：“在想些什么？方便告诉妙姨吗？”

她转头看着甄妙，扯出一抹笑。“好久没与妙姨这样聊天了，好怀念呵！每次妙姨回非洲去，就得一年半载才会回来。”她顾左右而言他。

“别再逃避了，孩子，有什么心事或不愉快，尽管告诉妙姨。”

她缓缓垂眼，低声问道：“妙姨，爱一个人，非得要这么痛苦吗？非得要受到失去了自己才行吗？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痛苦？”她好茫然。

“傻孩子！”甄妙淡然一笑。“爱人其宜一点也不辛苦！你真的觉得爱人很辛苦、很累吗？或者说，你觉得爱海浪很辛苦，也很累吗？”

“不！”沈葳坚决否定。“我生来好像注定就是要爱他的！所以即使我已被伤得伤痕累累……毕竟，爱他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不会因为海浪是我儿子就袒护他，我知道他是怎么对你的。但，你是否想过，或许你太依附他，让他太轻易便得到了你，所以他就不会去在乎你？渐而忽视你的存在。你之于他，是原本便存在的，他毋需费心思去征服，你就已经臣服于他。男人的通病——越是容易到手，他越不会去珍惜。试着做自己，为自己而活！我知道，你似乎为了浪而活，是吗？小葳，你可以别再这么顺从浪吗？”

“我……做不到，做不到呀！”她哽咽着猛摇头。

甄妙握住她扭紧交握的手，不忍地说：“我听海岸说，你好几次为了浪的女伴而搏命？”好傻的孩子！

她无助地望着甄妙，徬徨地说：“妙姨，你也晓得，我非这么做不可。”沈葳轻抚左腕，那儿盘据着一道她从不易示人的丑陋疤痕。

那道疤痕，代表她的错误，她毕生所犯的最大、最不可饶恕的错！也是海浪会对她如此反感的主因。

甄妙不赞同地摇首，脸上尽是反对。“何必呢？你毋需为了那个浪根本就不在乎的女人而连命都不顾！”

沈葳哀怨淡笑，一脸苦涩，地含泪低喃：“可惜我没护好的，是那个他用尽所有的爱去锤爱的女人，是我害死『她』的！”

甄妙拭去沈葳脸上的热泪：心里非常不舍，却又气恼于沈葳的痴情与无怨无悔的付出。

“你不是凶手，小葳，那不是你的错！是那女孩不长命，她本不该属于海浪，所以才会这么年轻便死去。或许是她太娇、太弱，就像菟丝花，永远只能攀附着浪而生存，藉以得到支柱，这样娇弱的女人只会绊住浪。”

沈葳泪如雨下，红透的眼中透着脆弱。“可是他认为是我的错！他真的爱惨了

“她”，你知道吗？妙姨，他爱的就是她的纤弱娇柔，这激起了他强烈的保护欲，也就是他寻找已久的女孩。我还能怎样？当时他疯狂爱上她，是那么的愛她……我纵使伤心、难过，但我只能压下我强烈的嫉妒心，因为我知

道，他是真的爱了……

她以双手摀住泪水奔腾的颊，泣不成声。那悲伤的哭泣，教人听了同样悲伤。

甄妙心疼地搂紧了沈葳，任她的热泪在自己胸前。“浪还为这件事介意？”“他从没忘记过这件事。”

“唉！妙姨对这件事的细节并不清楚，愿意说来听听吗？”感兑怀中的沈葳倏地停止了抽噎。甄妙低头看，却见她呆愣的模样，甄妙轻抚她左腕上那丑陋的疤痕，不忍地低问：“与这道疤脱不了干系吧？说出来，会令你好过些。”替她拨开覆颊的发丝，甄妙轻哄着。

沈葳红着眼，轻声道：“快五年了，好快……”她渐渐陷入那段不愉快的回忆之中……

在沈葳对海浪真情告白被拒的隔天深夜

两人共乘海浪的跑车，他专心留意着路况，俊美阴冷的脸庞一片冷酷。沈葳坐在副驾驶座上。

她不时以眼角余光偷偷地注视海浪。每多看他一眼，她的心，就沈沦得更深。

倏地，海浪突然紧急煞车，刺耳的“吱”声在黑夜中显得格外突兀。她连忙稳住身子，却见海浪已开门冲下车，俊脸铁青。

她也下车察看。走至跑车车头时，见海浪打横抱起一名长发的白衣女孩。

“少主，发生什么事了？”

“你缺眼睛吗？”他淡扫她一眼，很冲地回答。然后将那名被他撞倒的女孩放置于后座，而他则坐进驾驶座，

沈葳脆弱的心被他冷漠的话刺伤了！她垂下头，坐回座位，脑海中全是他冷冷的俊颜及挑衅的话语。

待他们回到海帮，沈葳便将女孩送到“三代神医”汪馥蕾的手上，让医技精湛的她医治。按着，海浪便回房去了，独留沈葳在汪馥蕾的手术室。

她看汪馥蕾已经在收拾刚使用过的器具，沈葳担忧地问：“馥蕾，她要不要紧？她只有些擦伤，不是吗？”

“不要紧！只是擦破点皮，过几天就会康复。”汪馥蕾淡淡地审视床上脸色苍白的孩子，安慰她说。

沈葳坐在床沿，拧了备湿一巾，替女孩拭去脸上的薄汗。

她停下了动作，定定看着女孩姣好的脸蛋。

好美！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她沈睡的美丽脸蛋旁，那俏丽的容颜脂粉未施，但皮肤却白皙无瑕、吹弹可破，出色约五官、小巧的鼻、嫩红的唇，可以预见被长长眼睫遮去的是一双明眸大眼。

多美丽的孩子呀，这是一张天使才有的面容！

突地，沈葳心中无端升起恐慌，她有预感，不好的预感——

这个犹如天使般绝美的孩子，将会掳获海浪那颗从不停泊的浪子心！

波斯地毯吸去了海浪如猫般轻悄的足音。

他站在床边，漆黑的双眼专注地望着那张熟睡的小脸，那美丽的脸蛋教他不由得看痴了。

好美的女孩！就像是……天使——他生命中不曾出现过的天使！

缓缓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海浪习惯性地跷起长腿，双手环胸，状似慵懒而漫不经心，但他一双利眼，可是非常专注且犀利地紧盯着那张美丽的脸蛋，未移开视线。

此时，女孩不舒服地嚅唛了一声，眼睛缓缓睁开，适应了朝阳的刺眼后，她坐起身。但床边的海浪，使她吓了一跳！

“你……你是谁？”她像只受惊的小兔般，眼泛恐惧，颤抖着问。

海浪眯起眼打量她。多完美的一张脸！他心中似乎有一种陌生的情绪慢慢孳长着，一种……他不曾有过的感觉！

她害怕眼前的男人！他似要掠夺的眼神教她惧怕，她不由自主的打颤，再次问：“你……你到底……是谁？”幸好她没有被那叫“小朱”的地痞流氓给逮到，幸好，他救了她，但，他教她……害怕！

海浪蹙紧了好看的剑眉，困惑地看着女孩害怕的神情，她害怕到将被子拥紧在胸前。他这么令人害怕吗？

“叫什么名字？”他轻轻地问。心里竟有种不愿让她惧怕的感觉产生，只想让她不再害怕他。

女孩美丽的大眼盛满惶恐，眼眶中浮起恐催的泪水，她抖着嗓音。

“我……阙、阙爱。”

她满盈的热泪竟奇异地教他不舍。海浪坐在床沿，将她冰凉而颤抖不停的白皙小手握在宽大的手中，另一手拂去她溢出的泪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心疼女人。

“『缺爱』？”他戏谑地扬扬眉。

阙爱愣了下，这个男人好像并非她以为的这么可怕、冷酷，他温暖的大手稳稳地包住她略微冰冷的心手，更拭去了她滴落面颊的泪水。怎样的男人呀？竟可以给她这么强烈的感受！

她不禁破涕为笑，怯怯地望着他俊美好看的脸庞，她小小坚地抗议道：“才不是那种『缺』呢，你是故意的！”

阙爱那如白兔又像天使般的气质与外表迷惑了他，她说话时那软软甜甜的嗓音更教他喜爱！他二十三年的生命中，从没有如此美好的女孩出现过，她就像上天派来拯救他乾涸心灵的天使！

他的手不受控制地顺了顺她如丝般光滑的长发，讶异于掌心的柔滑触感。

“不是『缺爱』？”海浪竟微微扯扯唇色淡笑。

阙爱慑于他那抹好看的浅笑，白嫩无瑕的小脸害羞得泛红了，以她惯有的娇嫩嗓音道：“不是，是门字的“阙”。好多人都会弄错，我都要解释一次他们才懂，好麻烦的姓喔！”她被他盯得赫颜，遂低头，却见他宽大修长的手紧紧包住了自己小小的手掌。

抬起她小巧的下颌，海浪看进她害羞的眼里，挑挑眉，轻问：“怕我？”

“不，怎么会怕你呢？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呢，你人真好！”阙爱羞涩地微笑着，那唇形优美的菱唇，红润得教人想一亲芳泽。

海浪已察觉自己心中怪异的情愫，看着她姣美的面容漾满嫣红：全隐隐悸动！

而阙爱自眼睫下凝望他。

多好看的男人！霸气的剑眉下有一双狭长感人的黑眸，挺直的鼻梁下

是好看的薄唇，带点冷漠贵气，又有些薄情。半长发有几撮落在额前，略遮去他锐利的鹰眼，但却没掩住他的俊脸。

他无疑已进驻她从未有人进去的心里了！她白嫩的颊为此而染红，教海浪看得也痴了。

一个情不自禁，他迅速俯下薄唇，轻易地占领了那抹撩动他心的红……

阙爱的纤纤玉臂攀上他厚实的肩背，像在大海中的溺水者找到浮木而紧抓着不放似的，她无助地依附着。

将灵巧的舌探入她甜蜜的口中，海浪怜惜地轻吮着，不时拨弄挑逗她青涩的唇舌。从没过教他如此眷恋的唇，这味道教他沈溺流连忘返！

原本略微苍白的脸已染上虹红，小嘴微启，急剧地轻喘吸吐着。

海浪着迷地轻轻抚过她无瑕的嫩颊，向来冷酷淡漠的眼，此刻闪着不曾有过的疯狂爱恋，就连他自己亦被这汹涌而来的爱迷惑了！

一见钟情？是这么回事吧！在他从未有过人的冷硬内心，如天使般纯洁的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快速地占据了他向来狂妄自大的心。他要将她占为己有！他对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怔了怔。

“你是我的。”他爱怜地凝望她，淡淡的却也霸道的许下他——海浪的专属。阙爱今生只能有他！

痴迷地与他相对望，阙爱的双颊逐渐酡红，对于他霸气的占有，她屈服了——在他魅惑人的特质及俊美出色的外表下。

“我是你的，一辈子都只属于你！”她许下她忠贞的承诺，一脸坚定。“这一生，除非我死，否则我绝不离开你！”她一字一字地承诺。

海浪微扯嘴角。很好！他满意于阙爱快速的臣服。

“除非你死。”他重复她的诺言，宠爱地吻吻她红润的唇。

海浪与阙爱之间的爱，来得突然，来得迅捷，更将痴情于海浪的沈葳活生生打入地狱，让心痛啃蚀。

阙爱非常娇弱，她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只浅略地说明自己是名孤儿，自小在育幼院长大。就这样，便不再说什么。海浪曾经强迫她说，她是何等的娇弱，竟昏厥在海浪结实的胸膛里，急坏了将她视若珍宝的海浪。

自那次之后，他对她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保护着，深怕她再度受到伤害。这是所有人皆没见过的海浪——冷酷依旧，但在对待阙爱时，虽然也是淡淡的，但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深爱与怜惜！

此刻，海浪正伴着阙爱在游泳池边的庭院散步。

秋末的凉风微吹，海浪极自然地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罩在阙爱纤弱的身上。她柔弱到耐不住一点凉，他知道。

阙爱挽住他结实的臂膀，娇小的身子亲昵地倚便在他身旁，深深吸取他身上独特的男性气息，那好闻的味道使她产生了无比的安全感，好似今生已找到了依附者一般。

她甜美地轻笑，说：“浪，你瞧，这朵小花真美。”她纤纤玉指指着脚边的一朵小小的白色花朵，笑得极开心。

“像你。”海浪淡然的语气中有着掩饰不去的宠爱。

“真的吗？”因为他的这句话，她笑得更是甜美，撒娇地腻着他。“我像它，真的吗？”

他微微颌首，那朵白花旁有一棵耸立的青翠茂盛的大树，那大树就像在保护那朵娇嫩的小白花，使它不受强风烈日的打击，那样柔弱的活着，

仰赖着大树。

阙爱巧心，一眼便知海浪的想法，她轻轻柔柔地说：“我是那花，你即是那树”

就这样永远保护着我，我也依赖你。真好！有你这棵大树做我永远的依靠。”她幸福地微笑：心里全装满了对海浪的爱。

“永远做你的依靠。”他淡笑着承诺。

阙爱美丽的脸笑开了，迷惑了海浪的眼。

在他俩深情对望的同时，沈岁则征愣在大树后。

海浪对女人许下了承诺？对女人态度一向冷硬的海浪，这回真动了真情？对象竟是个认识不到一个星期的美丽女子！

凝望他俩逐渐远去的相称背影，她自怨自艾地红了眼。

她，就这么失去海浪了吗？就这样看着他，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她再怎么挽回，都没有用吗？

真教她心伤的，即是自己好几年的真情居然败给了阙爱！她就像是不堪一击的嫩叶小花，就这样，轻易地便要走了海浪那从不付出的真心。

而她——沈葳，盼了几年，却还是盼不到。是她命中注定无法长久拥有他吗？

是她痴、是她傻，付出了所有，而他，却未必肯要呢！爱上海浪这样的男人，是她今生痛苦的开始，因为她永远休想得到他的爱！

第六章

天，又亮了，也是沈葳要面对伤心的新的一天。

镜中的自己，那憔悴的面容，长发披散在颊侧，将一向坚强无比的她，衬得脆弱几分。

她不禁苦笑。如往常般，将那头长发盘在脑后，用遮瑕笔想遮去难看的眼袋和黑眼圈，却遮不去明显的憔悴。直到抹上朱砂色口红，终于使她看起来不再这么苍白。

下楼后，意外的只有海岸坐在餐桌前看报。

“海爷，早。”沈葳向他打了个招呼。

海岸喃着温和的笑。“葳，可以请你去叫海浪起床吗？我有事要与他商量。”

沈葳点点头。“是。”

她转身走上楼，脚步停留在海浪的房门外，她僵硬地站立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一口气，她转动门把推门而入。入眼是一贯的湛蓝，就像他的名字。

穿越过偌大的私人客厅，到达那海蓝色超大尺码的大床。站立在床铺旁，她恍惚地盯着空无一人的床面，低下身，伸手轻触床面。

是冰冷的！而床上的丝被是未曾弄乱的一丝不苟。那么……海浪是早便起床或是……昨夜他根本没回房？

沈葳度起秀眉，思索着海浪可能去了哪里。忽然，她脑中灵光一闪，

大概有个底了。

她闷闷地抬起沈重的步伐，踱至在海浪隔壁房的女伴专用客房。她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开启房门，如猫般悄然靠近床沿。

倏地，她狠狠揪紧了自己的衣襟。

海浪与阙爱，双双未着寸缕躺在白丝被扛盖的床上。海浪平躺着，而阙爱侧卧，将头亲密地枕在他宽库的肩膀上：一只白皙玉臂横越他削窄的腰。乌黑的长散发撒在床面、丝被以及……海浪的胸膛上！

一向不与女人同床共枕的海浪，现在正躺在别的女人的床上！？而这个教他打破惯例的女人，居然是他认识不到一个月的阙爱，而不是相处了好几年的自！

沈葳将捂口的手慢慢放下，任其垂放身侧，她征住了。

她强迫自己将眼眶中的泪水逼回，深深吸了几口气，想藉以缓和心里奔腾的情绪。但，效果似乎不大。

向前跨了一步，忽然，一个邪恶的念头窜进她脑海！

她冷冷一笑，伸出手掀起盖在阙爱身上的丝被。

“啊！”还在睡梦中的阙爱，察觉到有人掀了她的被子，惊叫出声，也压住被子，以防春光外泄。

海浪在她呼叫的第一时间内睁开眼，一把捉住那放肆的手，他敏捷地迅速半生起身，眼中泛出冷冽凶光！

沈葳垂着头，望着自己纤细小麦色的手腕，被他大而有力的手紧紧捉住：自跳不禁逐渐加快，失了原有的规律。

“是你。”海浪另一只修长有力的指扒梳过他微乱的半长发，冷冷扫了眼低头不语的她，捉住她手的力道渐重。

沈葳感觉到手腕上的力道渐渐加重，力道大到甚至阻断了她的血液循环，绷紧得难受！

她咬住下唇，忍住那痛。

冷寒着一张俊脸，海浪不肯妥协松开手，仍固执地握紧她的手腕，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捏疼了她，他们持续僵持着。

沈葳的紧绷情绪围绕在他们三人之间。

“浪，你先放开她嘛，”阙爱软软甜甜的声音，首先打破沈葳，哄着他要放手。“你这样子，她很痛耶，先放手嘛！好不好？”

沈葳不驯地瞪着她，嗤道：“不用你帮我！”挑衅意味百分百。

他因他反抗的态度而拧紧眉，利眼紧盯替他，想找出她生平第一次反抗的原因，但手劲仍没缓和的迹象。

阙爱因沈葳挑衅的话而尴尬地红了小脸，但她仍套上睡袍下床站在他们之间，温暖的小手各握住他们不妥协的手，欲将两人分开。但海浪的力气是何等大，岂是她一介弱小女子有办法拉得动的？

抬头看着她，沈葳发觅，她真的很美！美得像天使，就连心地也像天使一般好；难怪海浪会变上她……不是没有原因的。

阙爱一双小手轻抚上海浪古铜色的结实胸膛，轻轻柔柔地揉抚着，藉以揉散他满腔的怒火。她撒娇地蹭蹭他，甜甜的嗓音收买着他。“浪，快放手嘛！沈葳很疼的呀！放开她嘛！”见海浪不为所动，她赌气地嘟起小嘴，责怪地看着他。

说也奇怪，一向冷硬不轻易妥协的海浪居然真放手了！

“你来做什么？”他倨傲地瞪视着沈葳，冷漠不悦地问。

“海爷请少主下楼，有要事相商。”沈葳被他漠然的模样刺伤了，她一双眼望着左腕上明显的深红色五指印，将它以右手覆盖住，感受他残留的余温……属于海浪的！

“就这样？”他挑眉。

“嗯，请少主梳洗过后尽快下楼，海爷已久候多时。”沈葳仍是低头，不愿见他那样冷酷淡漠地对待自己。

海浪扯下站在一旁的阙爱倒在床上，爱怜地细细亲吻她。

“没我允许，不得擅入。”海浪停下亲吻的动作，提出警告，双眼刀似地冷睨着她。然后，拥着阙爱继续未完的欢爱，无视于仍站在原地的她，放肆地和阙爱缠绵，存心伤害她！

心……好疼！沈葳深吸了一口气，低低回道：“是的，少主，我知道了。”她还是学不会反抗他，还是……学不会！“那么，请少主……”

“滚出去！”海浪狠狠地、冷淡地丢下一句。

他扯下阙爱身上的粉红色睡袍丢在地上，狂狷的抚弄那属于他的美丽尸体，惹出了她隐忍不住的娇呼。

沈葳含泪看他羞辱自己，眼眶中的泪水终于决堤，迅速泛滥在她已显苍白的面容上，她抬手捂去口中破碎的低泣，夺门而出。

靠在门外墙上，她慢慢滑坐在地毯上，将满是泪水的脸藏进曲起约两膝间，悲伤地嚎泣。

胃，有点痛……她咬着唇，忍住那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病的感觉，她额头冒出了冷汗，滑落面颊，和泪水混合在一起。

她接住疼痛的胃部，止不住汹涌而下的泪水，沾满了整张苍白脆弱的脸。渐渐的，无法抑制那痛，她趴倒在地上，试着匍匐前进，想回自己的房间，不愿这狼狈的模样教他看见，她还想保留一些仅存的尊严……

但却失去了力气！她只能乏力的趴在地上，强忍着胃部的吃疼。泪水仍旧汨汨而下，滴落在地毯上。泪，不知为何而流？

是胃病的突发？或是海浪的羞辱？

可不可以别再伤害我？爱你，是一种错吗？别再伤害我了好吗？好……吗？

沈葳感觉到意识正逐渐抽离自己，但泪水却仍在流，止不住满溢的泪。心，也更揪紧，就快使她不能呼吸了呀！是上帝也觉得她不该再被伤害了吗？要带她走了吗？是吗……

直到她完全昏迷，那悲伤的泪水，却未曾停歇！

爱情，永远都这么伤人吗？为什么人总学不会想开？

再次醒来，夜幕已低垂，她躺在汪馥蕾的房内，睁着一双呆滞的眼，呆看那片落地窗外的一片夜色，以及繁星点点。

她该怎么办？到底她该怎么办？有谁能够告诉她？是要坚决的离开，还是继续留下来？

离开！心底有个声音冒出来。

沈葳摇头苦笑。她情愿被他囚禁，也不愿飞出这片有他的天空！她更不敢想像失去他的自己；会变得有多贫穷？

爱人，非得像她一样辛苦吗？有谁能够给她答案？

房门被悄然推开，汪馥蕾端了碗粥进来，见她了无生气的模样，不赞同地摇头。扶起发呆的她，在她背后塞了个柔软的抱枕。

“小葳，吃点东西。你睡了整整两天，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她一脸无奈，将那碗粥塞进沈葳冰冷的手中。

她仍处于失神状态，汪馥蕾轻轻拍她苍白的脸颊，道：“怎么会突然晕倒呢？不是很久都不曾发病了吗？还是我给你的胃药没按时吃？你的胃不是很好，又不按时吃药，难怪会复发！”她扶扶鼻梁上的无框眼镜，清秀脱俗的脸蛋上有着责怪。

“幸好梅姨发现你倒在地上，否则若让海浪撞见，他不理你也就是了，或许还会觉得你没用呢！”她舀起一匙粥，递到她唇边，轻哄道：“来！小葳，吃口粥，不烫口的，张开嘴。”

沈葳呆滞无反应，见她这模样，汪馥蕾有些生气，抓住她垂放的肩膀用力摇晃

“醒醒吧！小葳，你这样不吃不喝是没用的！你为他在这里躺了两天，而他呢？正和阙爱去吃烛光晚餐哪！当我告诉他你昏倒在房外的地板土时，他的态度有多冷酷？”汪馥蕾说到声嘶力竭，只想沈葳快点醒来。“不值得的！别再死心塌地了，你和他不会有结果的！别再为了他而将自己弄得不成成人形，他不会怜惜你的！我知道你伤心，你难过自己的一片真心被他这样任意践踏。可是，没必要这么痴傻，你和他：有远不可能有结果！”

海浪对沈葳的态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对她病发这事的冷漠态度更说明了他和沈葳之间，希望渺茫呀！

沈葳没有丝毫反应，但无神的眼中已隐隐浮现泪水。

她没辙了，汪馥蕾握住沈葳冰凉的手，改以轻柔的嗓音道：“小葳，我知道你爱他。但想想，就算你病在这里，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你以为他知道了会为你心疼吗？不会呀！那么这样好了，你若要继续爱他，那就得快点好起来呀！你也不愿他见你这病恹恹的模样吧？是不是？”

沈葳眨了眨眼，原本呆愣的眼逐渐回复焦距，慢慢转头看向她。

“很好，来，先吃点东西。”汪馥蕾温婉她笑，将碗递给她。唉！再怎么样沈葳还是因为海浪而活……但只要她此刻快点好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沈葳含着泪水，点点头。“嗯！”她泪流满面，哽咽地说：“馥蕾，谢谢！”

汪馥蕾满意地看她一口口地吃着粥，起身，拿起随身携带的药箱中，翻出一瓶药，拿高至晕黄的灯光下看清瓶身的英文标示。

“我的药？”沈葳自床头柜上抽来一张面纸，拭净唇边，将空碗放置在几上。

汪馥蕾点点头，坐在床沿。“就是上回你找我要的避孕药。”替沈葳拨开遮颊湿黏的发。

她一直吃着避孕药。记得还是梅姨叮咛她一定要吃的，怕是早料到依海浪的性子，是不会要孩子的。再说，他绝对不会为别人着想而委屈了自己，他只有在对她做那件事的时候不戴套子。因为他知道，她永远是最乾淨的！

“谢谢！”沈葳落寞地低声道谢。

“自己人客气什么呢？倒是你呀，真不懂得照顾自己！”汪馥蕾叹口气。

“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好吗？你知道我会担心的。”

沈葳感激地搂紧汪馥蕾，忍不住热泪满盈，便咽低语：“我会的，我会的！”

她，应该够坚强了！怎会因海浪的一句话，又再次伤害自己？

在阙爱住进海帮的第三个月，她向海浪要求回她自小生长的育幼院，去探望那最疼她的院长妈妈。

而宠爱她的海浪怎么可能忍心拒绝她呢？但是因为公司有重要会议，所以他只好派沈葳跟随保护，而他送她们到育幼院后得马上回公司开会。

海浪自己开车，阙爱理所当然的坐前座，而沈葳则独自一人坐后座。三人一同前往位于基隆郊区的育幼院。

她看向前座的阙爱腻着海浪甜甜地撒娇沈葳温忍心里猛冒的酸意将眼光移向窗外，不愿看见他们如此亲昵。

她嫉妒阙爱，很嫉妒！

海浪已经被阙爱抢走了：就连他身旁原本属于她的位子，也不得不拱手让人。她早该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那天会来得如此快！快到她措手不及、快到她来不及防备。

呵，挺可笑的！她要怎么防备？他的心根本不在她这里！海浪合该不属于她的，否则怎会如此快速便和阙爱坠入爱河？他……究竟将她看成什么？相处了好几年的她，在他心里，究竟算什么？

“我是个弃婴！”阙爱突然出声。

海浪和沈葳皆不由自主地看着她，惊讶于她竟要道出她的过去，她绝口不提的过去！

“院长收容了被丢在育幼院门口的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名什么，看我被遗弃，从此失去亲情，便叫我『缺爱』。你没叫错！”她对海浪甜甜一笑。

接着又说：“那天晚上之所以你会撞倒我，不是没有原因的。很久以前就有几个流氓常调戏我，我从没理过他们，直到那天我下班时间，他们拦下我，将我押上车……”她盈盈大眼中仍残留恐惧，泛白的小脸教人看了心疼。

海浪抿紧了薄唇，利眼泛着冷光，握住方向盘的修长手指因使劲而关节处泛白，他心中燃起一把怒火。他会逮到那胆敢伤害阙爱的人！

“然后？”他忍住怒气，淡问。

阙爱以纤细的手臂抱住自己，语带颤抖地说：“带头的人叫『小朱』，他们把我押到你撞到我的路段。”她不禁战栗，眼见泛红。“我一直跑一直跑，他们一直追一直追。当时，我吓坏了，不顾一切冲出马路，然后我就失去知觉了。我只记得那个『小朱』不停地对我吼：『就算你跑了，我也会把你揪出来，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她握住海浪伸来的大手，感谢地说：“谢谢你救了我！让我不仅逃过一劫，还爱上了你，得到了你的爱！”

海浪原本抿紧的唇放松了，舒展了眉。“从今后，你不再缺爱！”他以淡淡语气，道出一生的承诺。

关爱感动得泪如雨下，拥紧了在开车的海浪，开心地喊：“浪，我爱你！我爱你！”有他如此疼惜，她也不枉今生。

沈葳征住了！他又再次向她许下了诺言？且是承诺一生的！

自己，是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她想再怀抱着一些奢望，可是就连这一点小小的奢望，他都不肯给吗？

前座约两人卿卿我我。阙爱绝美的小脸满是幸福的甜蜜笑容，而海浪呢？总是冷硬的嘴角，竟也微微扯出一抹从没给过她的淡笑。

冷硬的冰山，终究是融化了！

她，就该如此认命地哀悼自己情路的坎坷吗？她就该这么绝望了吗？你……可不可以……也爱爱我？

晚间十点整，等到育幼院的灯全都熄了，沈葳才真正有与阙爱独处的时间。她已遵照海浪下的命令——要回海帮时务必通知他，等他来接。

“小葳，我们到门外等，好不好？”阙爱将她当成海浪似的，以甜甜的嗓音向她撒娇。

“抱歉，阙小姐，少主要我好好护着你。”沈葳婉转地否决她的提议。

她没有那个胆去反叛海浪的命令！再说，若阙爱因此而有任何差池，她不敢想像海浪会怎么憎恨她？她不要被他的讨厌！

“拜托嘛！就走到巷子口，这样浪就用不着将车开进来，这里不好倒车。好吗？”她嫩嫩的声音的确容易达到目的。

沈葳的眼神黯淡，低声说道：“少主现在最重视的就是你，若你有丝毫损伤，我可能会判与你共存亡！”

“有你在，我不会有事的。走嘛！”她似懂非懂，嫩红的粉唇微启。

沈葳清秀的脸蛋上满是为难，可是阙爱美丽的眼中写满了乞求，她只好勉为其难地点头，但心里隐隐起了不安！

唉，就连她同样身为女人，都抗拒不了阙爱，而海浪这男人，又怎拒绝得了？

“太好了！”她欢呼道。亲密地挽住沈葳的手，美丽脱俗的俏脸上盛满笑意。

“真好！好久没这样散步了！”一步出育幼院大门，阙爱即深深吸口气，像刚刚得到自由的小鸟般。

沈葳无奈地被她挽着，又不好贸然甩开她的手。

这一带皆是新建约二楼透天洋房，大多是空屋，都贴着“售”字。

“浪他人真好！捐了一千万给院里，这样那些院童就可以过好年了。”

“对你，少主绝不吝啬，就算要他在东区买块地盖育幼院都不成问题，只要你开口。”她淡淡地陈述事实。

阙爱可爱地侧头想了想，模样美丽娇俏，她轻声道：“嗯，他人真的好好喔！一出手就这么大方。”她们漫步在巷中。

“少主对你的眷宠疼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沈葳瞥了她一眼，脚下的步伐缓缓而行，配合她玉足的速度。

“啊！真的？有吗？”阙爱羞赫地红了脸。

沈葳不是滋味地别开头，故意扯开话题。“这边好多空屋。”

阙爱还来不及回答，她们便被后头突龚的人架住了，嘴巴亦被捂住，拖进一旁的空屋中。

沈葳不停闷声诅咒；阙爱则吓出了泪。

她们被带上透天屋的三楼。一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抽着菸，一双邪淫的眼放肆地打量她们。

“啊！”阙爱惊呼出声。那男人就是抓她的“小朱”！

从她惊慌的眼中，沈葳也明白个大概了。她眯眼打旦那个男人及周围的环境，包括抓她们上来的那两人，她有信心可以安然脱险。

小朱起身走至阙爱身前，冷哼：“敢跑？我就笃定你绝对会回育幼院。在这里守了这么久，怕还逮不到你吗？”

“你……” 阙爱流着惊恐的泪水，声音也微微地打颤。

小朱伸手狠狠地甩了她一个耳光，怒骂：“你这臭婊子！哼，我以为你有多清高呢，还不是勾搭上别的男人，还开黑色保时捷。怎么？嫌我不好？”

阙爱透明白皙的嫩颊顿时红肿，那火热的灼烫感觉更呛出了她更多的泪珠，她害怕得不停地打颤。

“你们看住她。”小朱手一指，指向一旁面无表情的沈葳，他邪恶的目光仍紧紧锁住阙爱，淫秽地吸吸口水。“我要教训她。”

“是！朱哥。”两个小弟把沈葳丢到墙角，背对她站立着，打算看朱哥怎么“教训”那落难美女，或许……他们还能轧一角！

那名副其实的“猪哥”将阙爱压倒在地板上，一脸淫秽的笑，将他身下的阙爱吓得忘了哭泣，只瞪大眼呆愣。

“瞧！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吧？早叫你乖乖的别跑，你偏偏不听，现在好了，惹火了我，可怪不得我粗鲁喽！”他凑上猪唇，饥渴地狂吻她细嫩的颈项间，活像要把她生吞活剥似的。

阙爱这才如大梦初醒般，她奋力挣扎着，但她再怎么挣扎，还是逃不开他的禁锢。停不下泪，心里更充满了绝望。救我！海浪，救我！她在心里喊着。

被扔在墙角的沈葳见这情势，心中也急了。若阙爱真被小朱动了，她可没有十颗头来偿还，还是得快点行动。

她自腰后掏出一把袖珍型的小枪，半蹲着再慢慢站起，在不惊动两个小弟的情况下，她快速朝他们的后藤处开了一枪。他们痛呼出声，趁他们抚膝，她抬高了腿，精准地向他们的后颈，他们应声倒下。

小朱听见重物倒地声条地抬头，眼内满是淫欲，却见两个小弟已倒地不醒，而沈葳王举枪朝他走来。

“你这贱人！”他咒骂出声，忙抓了阙爱起身。

沈葳因他的用语而蹙起秀眉，把枪口对准小朱的心窝，冷冷地开口：“放开她！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小朱气急败坏地拖着阙爱退至围墙边，吼着：“站上去！站上去！”

阙爱不敢违抗，抽抽噎噎地站在围墙上，感到腾空的身子被晚风吹得有点摇摇欲坠，她吓坏了！

“不要动！”沈葳放下枪，冷静地想与他谈条件。

“哼！没想到你居然是个狠角色！”小朱只抓住阙爱的衣服一角，一脸嚣张地对她叫嚣，认为自己绝不可能输。

“朱哥，”沈葳讥讽地喊他。“你很敢喔！”

“那还用你说吗？老子别的没有，就是胆子最多！”他洋洋得意。

“胆子多？”她冷冷一笑，脸上一片肃杀。“的确，你很敢！连海浪最宠爱的女人你都敢碰？你真敢！”她嘲讽地经笑。

小朱变了脸色，抓住阙爱的手顿时开始颤抖，两腿也发软！

“你……你诳我？它是、是浪哥的女人？”在道上，谁不知道黑道大哥海浪的名讳？而海浪又以残酷冷例最为闻名！但都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没想到这回竟犯到他手上……他想到惊慌处，眼泛恐惧地安慰自己：“怎……怎么可能？”

沈葳冷着眼，她看见阙爱泪流不止的求救眼光，一张原本红润的粉颊已完全失了血色。

“你可以试试。”她挑高了眉。“放了她，我会要少主饶了你。”

他可怜她笑，眼里有泪，额头上更是冷汗直冒，他喃喃地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浪哥……不会饶我的！没人在惹上他之后还能活着的！”他突然大吼

“别拐我！”他知道自己死定了！

“可以的，我可以保证你不死。”沈葳悄悄靠近他们一步，以眼神安抚吓坏了的阙爱，要她镇定。

“少诳我！”小朱哭喊着。“我碰了他的女人，他会弄死我的！他不会放过我的！”他豁出去似她笑了，笑得狂乱，泪水也奔腾直流。“哼！我得不到这个妞，死也要她作陪！”

他也站上围墙，险上写满坚决。

“别乱来！你冷静一点。”沈葳慌了，她没料到小朱竟是这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

“别过来！”他吼住不停朝他们靠近的沈葳，见她闻声停顿了下脚步，又再次靠近。小朱心一横，往后一仰，顺势扳下身旁的阙爱。

“啊”阙爱尖叫出声。

沈葳迅捷地奔过去，想抓住往下坠的阙爱，却只抓到她一只手。沈葳使劲拉着，就怕一个不小心，阙爱就香消玉殒。

小朱的惨死状勾起了她某部分的记忆。

“救我！小葳……救我！”阙爱泪流满面、害怕她哭喊着。此刻她全身在楼外晃着，她怕自己再也见不到海浪了。

沈葳脑海中又浮现母亲的死状！她紧紧地拖住阙爱，只想将她救起。

“救我！浪……浪！”阙爱哭泣大喊。“浪，救我！”

但……这样又何尝不好？若阙爱……死了，海浪就还是她的了！再说，若不是阙爱的贸然闯入，她也不会失去海浪……

沈葳因这突如其来的想法手渐渐松了。是啊！若她死了，海浪就会属于自己了！究竟，要不要救她？沈葳迟疑了一下。

“啊”阙爱又往下滑，尖叫出声。

阙爱绝望的尖叫声，令沈葳条然清醒！天，她在想什么。她竟因自己的嫉妒心而不想救阙爱？若阙爱真的坠楼，海浪绝对会对她恨之入骨甚至有可能宰了她！

“抓紧我的手！别放弃！”沈葳连忙捉紧阙爱的手。

两人因为这紧张的气氛而猛冒冷汗，就连交握的手也全是汗！沈葳觉得越来越吃力，她瞪大了眼，觉得自己就要力气尽失，她们交握的手因掌心的湿润而渐渐滑动……

“啊”两人同时尖叫出声。

阙爱以自由落体的快速度坠落地面，仰卧在一片血泊之中，她已失了焦距的大眼中装满不信！

第七章

半个身子在墙外的沈葳泪流满面，不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能接受自己手中刚失去了一条生命的事实。

她的迟疑，竟害死了她？她是那样地要求自己救她，而自己，却因为自私，两害死了她！

沈葳因泪流而模糊的眼，隐约间看见属于海浪的黑色保时捷停在一楼约两具体前，她心一惊，连忙冲下楼。

海浪缓缓步至倒卧在血泊中的两具体体，赫然看见一张他熟悉且珍爱的脸蛋。他慢慢跪在地上，全跳得极快，修长的手颤抖着拂去她遮住脸的长发。

是他所熟悉的柔滑黑发……接着，他看见了那沾血的脸庞……是他今生唯一爱过的女人的脸呀！而那大睁的眼似在对他诉说她的冤死。

海浪拥起浑身是血的阙爱，俊美的脸部肌肉微微抽动。

这真的是她！是他的天使！要他怎么去接受她已离开他的事实？

“不……”他仰天大吼，嘶哑了的声浪中尽是不信、伤心及痛苦的撕心裂肺。他一生中从没有过如此心痛的感觉

站在他身后的沈葳捂住了口，泪流不止！那泪，是因阙爱的死，还是海浪的用情至深才止不住呢？这是她不曾见过的海浪！

他那迷人的眼中有泪！淡淡的泪，其中所包含的心碎和痛失爱人的悲伤是怎么也掩不住的。

他替阙爱拂下她大睁的眼，再缓缓将她放下，就这样深深地看着她绝美却已不再有生气的脸庞，似是想将她烙印在心底深处。

“少主……”沈葳哽咽着，上前轻拍他绷紧的肩。

海浪颓丧地站起身，转身面对她，眸中的泪光已不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冷光和浓浓的杀意---对她！

“少主……”沈葳含泪低喊。

“为什么？为什么？”他粗暴地拉住她织细的肩膀，使力地摇晃她，狂暴地吼叫，要她给他一个理由。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交到她手中，还给他的时候，却已经是具体体？他有多爱阙爱，她难道不知道吗？

沈葳的泪水被他的摇晃又滴出眼眶，她低垂着头，愧疚低喊！“对不起：少主，真的对不起……”为什么不先冷静听她解释？为什么这样就断定是她的错？为什么……从不听她说一说？听见她的道歉，海浪狠狠地将她推开，她倒在地上，他冷冷地看着她。

雨，缓缓飘下，打在他们身上。

沈葳直挺挺地跪着，她不停朝地上叩头，悲伤她哭喊着：“少主，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别恨我 - 别恨我……她知道此刻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所以她只能不停地道歉，就希望他能别恨她。

“我不要你的道歉！”海浪怒吼，一双漆黑眼眸恨恨地冷视她。

沈葳趴倒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痛哭出声。对她，他永远不会怜惜，对她，他永远都是这么冷酷。

海浪冷漠地看了沈葳好一会儿，然后他转身抱起阙爱，生进车内。

沈葳听见跑车引擎的声音，她冒雨抬起一双红肿的眼，不顾越下越大雨势，冲到海浪的窗外，猛拍车子的玻璃。

“听我解释！少主，求求你，听我解释呀！”她的眼被大雨淋得几乎睁不开，企望他听听它的解释。

海浪隔着车窗冷冷看着她的狼狈，心中满是对她的恨。

“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求你，求你听我说……”沈葳哭着趴在车子的玻璃窗前。她不要他这么恨她，她不要。

雨，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海浪收回眼光，若向身旁似乎沈睡不醒的阙爱。那恨，越来越深！顾不得她正趴在车窗上，他猛地踩下油门，黑色跑车如火箭似地飞奔而去。

被那股冲力甩至一旁的沈葳，坐在潮湿的地上，任雨水兜头淋下。

就连雨，都觉得是它的错，在惩罚她吗？或是，它为了海浪痛失爱人而哀悼呢？还是，是在为她不平？

“为什么不听我说？”她捂住雨水和泪水混合的脸，哀伤地低喃。“还是你知道因为我的自私才救不成她呢？”

除了淅沥哗啦的雨声外，只能听见她几近崩溃的哭泣声，一声声哀哀低泣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不听我说……”

海浪离去前，那恨意和杀意满载的眼，狠狠地揪紧了她脆弱的心，将她心拧得好疼、好疼呀！此刻，他正沈溺在失去爱人的痛苦深渊中，又怎么听得进她微薄的解释呢？

沈葳苦苦她笑了，她抚着被雨水淋湿和被泪水沾湿的面颊。

雨，是咸的吗？已分不清究竟是雨还是泪日

海浪会因此而……恨她一辈子吧？

而她该怎么办？怎么去面对他的恨意？

被他怨恨的她，又该怎么过下去？

台北市立殡仪馆内，一名美妇一身丧服，她精致描绘的眼因哭泣过久而现红肿，隐约闪着狂乱，她跪在丈夫身边，低喃：“小朱，我绝不会让你枉死的，那个姓沈的女人就交给我了，你尽管安心的去，我会替你料理她，让她没好日子过，今生我们无缘，但愿来生还是夫妻。”

据说那姓沈的女人身负保护海浪女伴安危的责任。那么，她就制造一些意外人更反感了吧？

那她就不必怕玩得太过分而迫海浪报复了。毕竟，那姓沈的女人不过是个床伴而已，不是吗？待她玩够了、玩腻了，再狠狠地解决掉那个姓沈的女人。

哼？沈葳，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朱太太暗自发誓

在命案发生后第二天，阙爱躺在透明玻璃棺材内，下葬在海帮主屋后的一座假山的草地上，从此沈睡了。

下葬至今近三十天，海浪天天、不论风雨，都会到墓前席地而坐。有时沈默，有时对阙爱说说话，这些天，海浪向来倨傲的俊美脸庞有些憔悴，也不太管事，整个人的失魂落魄明显易见。

这日，他如往常的每一天，在黄昏时刻又来到了阙爱的墓前，盘腿坐在那片草地上，双眼凝望墓碑上贴着阙爱甜美笑苗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他向育幼院的院长要来的。

半晌，海浪伸出了修长有力的手指，珍爱地轻抚阙爱的照片，就像在抚摸她的人似的，这么地小心翼翼。

“小爱，还记得吗？你曾说过一辈子不离开我！我也承诺过，你有了我，

今生就不再缺爱。”他轻轻说出心里的话。

沈葳悄然地站在他身后，没被他发现。手捧着的托盘中有杯热牛奶，是要给阙爱的。这是第一次，她听见海浪这么侃侃而谈。

“这二十三年来，你是唯一进入我心的女人，却也是我最快失去的人。你的离去是上天在惩罚我吧？我从不屑于那些女人的真心，所以上帝派你来迷惑我，等到你真正征服了我，再狠狠地将你从我身边夺走！我好恨……”他的手握成拳，狠狠朝草地捶打，俊美的脸庞盛满恨意。

沈葳静静听着，眼泪从眼角无声地滑落，她深深凝望他颓丧的背影！全里酸酸的，对于阙爱，她真的很愧疚！但听见他对阙爱如此真情的告白，脆弱的心仍揪紧了抽痛。海浪只沈溺于悲伤情绪中，根本不知道背后有人，又道：“以前，你总是要我对沈葳好一点，而我也愿意渐渐接纳她，只要她将你好好的护好，我也可以因为你而对她好，而现在呢？她没守护好我珍贵的你，让死神将你夺走，我会开始恨她。

他冷冷说出对沈葳的惩罚。

沈葳一听，心更揪疼了，她泪如雨下，捧着托盘的手微颤。

他竟打算以恨来做为对它的惩罚？这是它的致命伤呀！

一阵和风吹拂着海浪，似在安抚他狂暴的情绪。他低语：“你要我别怪她吗？”

他眯起的眼中闪着冷光，扯扯薄唇，冷冷一笑。“办不到——”

沈葳心一震，手中的托盘落地，牛奶了一地，透明玻璃杯也碎裂在草地上。

海浪倏地回头，一见那突兀的声音是由她所发出，他眼里的恨意更深了，就这样冷漠地与她对望，一动也不动。

沈葳颤抖的手捂住了口，眸中尽是心碎的热泪，心痛得无法言喻。

“你来干么？”他打破沈默。

她放下捂口的手，深深吸了好几口气平复激动的心情。“我……我送热牛奶来给阙……阙小姐。”

“来忏悔？”海浪讥诮地问。

他是故意的：故意要提醒她，她犯了个多大的罪。沈葳拚命想解释。“那天是意外，那……”她试着解释，她不要被恨。

“滚！”他冷淡地说，将视线再看向阙爱，他在哀悼爱人，她却不相地打扰他

沈葳心痛地看他拒她于千里之外的倨傲背影，咬紧下唇，问：“少主，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呢？只要你说，我一定做得到”

他残忍地轻笑，沈声道：“还我阙爱。”

她被直返一步，语塞。“我……”这不就是在说明这事根本没有转圜的余地吗？他真的不会原谅她了吗。非得这样恨她吗？

他冷冷地睨了她一眼，别过头，讥嘲道：“你说你一定做到。”既然做不到，就别太有自信地信口开河。

沈葳捂住发疼的胸口，哀哀流泪。心一横，尸身拾起草地上的玻璃杯碎片，哭喊着：“少主，难道你非得要我死，才肯原谅我吗？”

他一定会阻止它的，一定会的，她在心里笃定地想。她可是踏上了她的命呀！海浪俊美的容颜冷凝。

他一定会回头：她坚定地暗忖。

过了一会儿，他仍没反应，急煞了她。沈葳一咬牙，开口就说：“那我就自杀，这样你就满意了？”她赌气的成分居多。

海浪冷哼：“幼稚！”

沈葳一急，咬紧牙关，拿着碎玻璃狠狠朝左手腕一到，顿时鲜红的血液从她左腕喷涌而出。

她跪在海浪身边，对阙爱的墓碑说：“可以原谅我了吗？很公平吧？我和你，一命抵一命，谁也不欠谁。”

转头面对一脸冰霜的海浪，凄凄她笑了，说：这样……少主你就不会怪罪于我了吧？可以原谅我了吗？”她脸色迅速变白。“我会将她照顾好的，你放心……放心……”

海浪冷眼扫视她，手腕上汨汨而出的血流及无血色的脸庞，不置一词。

“可以……原谅我了吗？”她眼泛泪，虚弱地问。手腕上仍不溢出血，染红了一地，与牛奶的纯白、草地的翠绿，混合成一幅妖异的图案。

慢慢地，沈葳跪坐在地上，失了元气，但仍执意仰头凝望他，期待他的宽恕。海浪起身，俊脸冷酷不减，他转身跨步离去。走了数多，顿了顿步伐，仍直视前方，残酷地说：“你就算死十次，也换不回阙爱。”

沈葳流泪看着他毫不恋栈的离去背影，趴倒在地，凄凉她哭出声。

他对她还是这么冷酷啊！就算她死了，他也不含在意吧？在他心中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啊！他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肯珍惜她呢？|

以为在他面前如此决绝地割腕，能够使他注意到她对他的用情之深，没想到海浪竟是以那样事不关己的冷漠语气，来说明他的无情吗？

她的心已经被他狠狠撕裂了呀！可惜，他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他永远不会想要她的心。要不然，他一定会发现，她的心早已伤痕累累了。

就连当着他的面自杀，都不能激起他一丝丝的怜惜，那究竟要她怎么做，她才能获得他一点点的注意呢？

她就注定沈溺在爱他这泥淖中，再也无法抽身了吗？或是她不愿挣扎呢？一定……非得这样吗？

她已逐渐呈半昏迷状态，脑海中不浮现她与海浪的点点滴滴。

他对她的冷酷、他对她的无情、他对她的鄙夷……一一浮现在她脑中。

他对阙爱的承诺，对阙爱的爱语，对阙爱的呵护，对阙爱的怜惜……

什么时候，你也能对我这样？或许，受上冷酷的他，即是她今生痛苦的开端。这痛苦，可有结束的一天？

沈葳倒在草地上，她渐渐失去意识，泪 - - 却奔流不止！

汪馥蕾抹去她额上的汗珠，卸下口罩，对沈葳手腕上的伤口叹了口气，再脱下手术用的卫生手套。起身收拾散落于推车上银盘里的手术用具，她刚刚替沈葳缝合手腕上怵目心的伤口。

若不是碰巧她经过，沈葳早怕已流血过多而身亡了！

唉！真傻，何苦为了一个无心的男人，赌气得连命也不要？不值得呀！你为了他运命都可以不要，他又会因此而爱上你吗？”她轻声叹着。

回头看了一眼床上沈睡的沈葳，那苍白憔悴的面容教人看了不禁心痛，她真的替她不舍！

自沈葳入海门以来，她们的感情是比亲姊妹还要深的，对于她和海浪之间的事也都很了解。每当沈葳被海浪的言语伤害后，总会流着泪向她倾吐。

令汪馥蕾不解的是，面对沈葳的用情至深，海浪居然不为所动，还将

她的真心痴情——擢回她脸上！

唉！自海浪有过第一个女人以来，身旁女伴来来去去不知凡几，却从不曾真心待过谁。

合则聚，不台则散；他对跟过他的女人从不吝啬。只除了——要他付出他的真心！而沈葳呢？

不曾见他和颜悦色地对待过她，偏偏她又死心塌地得毫无尊严！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对不起……”沈葳细细低声呻吟，眉心深锁。低喃过后，又陷入昏迷。

汪馥蕾见状低叹一声。

感情的事，真的很难说，爱情习题，又是无解。自古以来，多少人也是为爱不顾一切，然而，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

多情总被无情伤呀！是不是越容易到手的东西，人们反而越学不会珍惜呢？将那份真爱藏在心底会好过一些，但已为海浪而痴狂的沈葳，恐怕听不进耳里吧！

从痛苦的回忆中抽身，沈葳凝望着游泳池中的波光粼粼，脸上满是泪和疲惫。

甄妙抚着她纤细手腕虚的狰狞疤痕，心底心疼极了！

这饱含深情的伤痕，是怎样的爱恨换来的呀！当时，是以怎样决绝的心情，狠到下这一刀的呀？爱上海浪，她已满身伤痕了吧？

“那时，一定很疼罢？”

“不，不疼！一心只想求得他的谅解，我什么都顾不了了，只要他别再……以那样冷漠的态度……伤害我……”

甄妙歉疚地拥住她。“对不起！为了妙姨的儿子，你把自己弄成这样！”

“不！别这么说呀，妙姨，我爱他，所以我愿意这么做，是心甘情愿的，你不要道歉！”沈葳我自那温暖的怀抱中起身，握住她的手，摇头说。“妙姨，你就份我妈妈，总是对我这么好，让我差点把你当成我妈妈了。”她眼中有隐隐泪光，却仍笑着说：“差点就忘了，我早就没妈妈了。”

“傻孩子，尽说些傻话！妙姨当然是你妈妈呀！”甄妙红了眼眶斥责她。

“不然这样吧，你认妙姨当妈可好？你也知道，我就海浪这么一个孩子，多想要个女儿来和我作伴呀！”

你说可好？”

沈葳心一紧，猛摇头。“妙姨，我不能当你女儿。”

她蹙眉，不解地问道：“怎么？小葳，难道你嫌弃妙姨吗？”

“怎么会？妙姨，我绝不能当你的女儿，若真这样，那我与少主岂不是成了兄妹？我不要这样。妙姨，你知道的，是不是？”她急急解释。

甄妙原本紧拧的肩舒开了，她轻笑。“也对喔！妙姨都没想到那儿去，还是你这孩子脑筋转得快。”眼光不自觉又落在沈葳左腕上那道疤痕，心疼地轻抚。“当时，你是怎样的心情到下这一刀？”

眼光黯淡下来，沈葳眼泛哀伤地注视那伤痕。“我那时在想，如果我死了，他就不会再这样消沈了吧？我若真死了，他……会不会为我掉一滴泪呢？”她摇头苦笑。“他不会！我早该知道的，偏偏远奢望，是我自己太傻！”

“或者说是海浪太无情？”

“别这样说他，妙姨，那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怪不得谁。”她落寞低语。

“舍不得？”甄妙调侃道。

沈葳红了脸，低声道：“他不是无情的人，只是能让他多情的女人已经不在。”轻抚着那伤痕，她说：“但愿我不会再弄得伤痕累累。”她，再也没有第二颗心让他伤害了呀！

“伤痕累累？为什么这么说？”

“我仍是要负起保护他女伴的重责大任，不准有任何差池的。”她苦笑着举起手腕。

“这是个警惕。若再犯，那……就是我的消失了。”

“不许你这样说，我会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甄妙拧紧眉头，心底深处隐隐有股不好的预感渐渐攀升。

沈葳微微一笑。“妙姨，我只不过随便说说，不会一语成讖的。”

“别再说了，害得我心里很不安。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甄妙也笑了，轻声责备。

“我的命可是很硬的喔！算命的说我祸害遗千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她将头颅枕在甄妙的肩上撒娇。

“小葳，答应我，无论如何，遇到怎样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妙姨不想再听见你又受伤的消息，妙姨会很心疼喔！知道吗？”

“我会的，妙姨。”她避重就轻地回答。

但是最终时，她仍会以海浪的托付为第一，不为什么，只因为她这一生，就是为他而活着的呀！

“你不是说阙爱葬在后院吗？我怎么从没见过呢？”

“在她死的那一年之后，就迁到别处了，据说是海浪挑的好地方。”她低低说道，内心仍不免充满苦涩。

“是怎样的女人，值得我儿子变成这样呢？”

是一个她永远也比不上的女人！沈葳一脸落寞，低头不语。

阴暗的小房间内，有两个男子和一名美妇正在讨论些什么。

“朱太太，与你合作了快五年，这次我真的忍不住要杀了那个女人”较矮小的小李一脸忿恨，充满杀戮。

朱太太叠起双腿，擦了深紫色蔻丹的指间挟着一根凉菸，她妖媚地拢拢长髻，感兴趣地问：“怎么？老逗着她玩，挺有趣的，不是吗？”

“那女人弄伤了我弟弟呀！这口气你教我怎么忍？”小李脸色极阴。想到弟弟差点成为残废，他就想将那女人五马分尸！

“要杀了她？怕不好吧，我从没想过要出人命喔！”她先提醒他。“最过分顶多伤了她。”她冷冷一笑，吐出烟圈。“哼！她不是爱海浪爱到死吗？伤了她，让她不得不离开海浪！我要她也失去爱人的滋味，我要她再也不能回到海浪身边！”只要沈葳缺个胳膊或断条腿，到时不自卑得主动离开才怪！对于这点，她可是胸有成竹。

“可是……”小李恨恨地欲再开口。

“你不会想吃免钱饭，或者死在海浪手里吧？”朱太太冷笑着要他清醒一些。免钱饭不好吃，海浪更不好惹，但是，她可是吃定了海浪对沈葳的不重视。

“我……”小李忿忿不平地住了口。的确，他不敢去招惹海浪，但弟弟受伤这事，他一定会讨回来的！

一旁的小五拍拍他的肩，安慰道：“没关系，到时候她落在我们手里，要怎么样伤她，还怕没机会吗？”他可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那一种人。这朱

太太是他们这间小小征信社五年来的财神爷呢！怎好就这样得罪了呢？

“还是你会做生意！”她眯细了媚眼，娇笑。

“朱太太，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替你办好的！”小五对她保证道。

“最好是这样！”

五年了，只玩玩小游戏，她也腻了。这次，来点洒狗血的演出吧！

这是最后一次找沈葳麻烦了。若她毫发未伤，就算她命大！若她遍体鳞伤，也是她自找的！

她会知道，失去爱人是一件多痛彻心扉的事！

门砰一声，被人霸道地推开，正准备就寝的沈葳倏地转身，在看见来人时，一张脸瞬间变成苍白，心脏猛然揪紧。

他又要来折磨她了吗？

海浪挽着女伴步入她房内，漂亮的眼眸蓦地睨着她。

他左手挽着的新女伴，正是九八年香奈儿时装秀上唯一的亚洲名模 - 艾雅。

她绝艳的脸蛋和火辣辣的身材，颇合海浪非美女不沾的惯例。

沈葳愣了一下。辛紫菱都还没卸任呢，他怎么就带别的女人回来了？甚至进入她房里。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出去。”将艾雅安坐在她床上，海浪淡道。

她愣了眼，呐呐地重复：“出去？”她略反抗地回道：“少主，你要我去哪？这是我的房间，要有人出去的话，也不会是我。”或许他又要以这种方法羞辱她吗？要看她再为他而哭泣吗？

艾雅眯细了明亮媚眼，不悦地反问：“难不成要我出去？”

“为什么要我出去？”沈葳不甘示弱地回问。

她知道他的意思了！因为辛紫菱尚未离去，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女人带进她房里。可是这些年来，无论他多讨厌她，也未曾这般羞辱过她呀！将女人带进她房内，却要她这正主儿让出？

“你……”艾雅气红了一张俏脸。她顺顺气，口气一转，颇暧昧地低笑道：“你不出去也是无所谓，在这里当免费的观众也行。”

沈葳淡淡瞥了盛气凌人的艾雅一眼，再定定地看着袖手旁观的海浪，轻声问：

“少主，你要我出去吗？”

唉！他是以那样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她们斗法，一点也没有要插手的打算！他是在看她笑话吗？

“出去。”海浪冷淡地说，一边褪去外套，连看她一眼都觉得多余。有那个胆告诉他母亲他对她冷淡，现在就要有那个心理准备接受他给的惩罚！

他被甄妙训了一整晚，也勾起他拚命想遗忘的过去，那不愉快的过去！逼得他又再一次为阙爱的死去而悲伤！

纵使那心伤已不再夜夜啃蚀他痛失至爱的心，但，他仍是无法制止自己想折磨沈葳的念头！好像只有这样恣意折腾她，才能使他不为阙爱的死而悲伤。

或是，这样对她，也成了一种习惯？

“海帮不只这一间房间吧？少主。”沈葳低声轻问，不敢直视他淡漠的眼。

海浪对她的反抗有些不悦，他淡声提醒她：“这是命令。”

艾雅以胜利的眼光睨视沈葳，然后主动揽下海浪，也不避讳在她面前裸露她美好的身段，使出浑身解数挑逗海浪的感官。故意要让沈葳难堪！

他要她出去！沈葳强忍住心中澎湃的情绪，硬是端着面无表情的神色，冷眼看他们缠绵。

在她的床上要另一个女人……他，是故意的吧？是想蓄意伤害她吧？

以为自己可以很坚强地看他有别的女人，但是，现在心中汹涌而起的酸意，又算是什么呢？她---还是不够坚强呀！

海浪曾抚过她的手，也以同样亲昵的姿态抚摸着艾雅雪白的胴体，那样放肆的掠夺。他上身赤裸，露出她最爱的完美肌理，那教她迷恋的古铜色呀，可是此刻却是屈于另一个女人的！

“滚出去！”海浪一双眼已载满情欲，他冷冷地要她离开他的视线。那漠然的语气，狠狠地伤害了她！

沈葳震退一步，逐渐泛红的眼眶模糊地看着在她床上缠绵的两人；心中溢满了痛楚，像要将她狠狠撕裂一般！

他都已经说得那样绝了，她还有脸待在这儿吗？

于是她缓缓退出去，替他们掩上了门。

他可知道？他那短短简单约三个字，脱口容易，却是能伤透她易碎的心？他也不会知道，她是那么的容易受伤害。

靠在门边的墙面，她没有离开的打算，她眼眶已蓄满泪水。为了他，她什么都肯做！就连眼睁睁看他与别的女人一起，她也可以因为他，而独自承受嫉妒的煎熬。只为了他！

但是，无论她再怎么爱他，都快失去承受他冷漠的勇气了呀！他是在逼她别再爱他了吗？

房内传来艾雅娇喘的呻吟，显示他们正在进行的节奏。

一声低泣从她口中逸出，为了不让他听见她的失态，她以手捂住，只任那串泪珠滴落她衣襟。

他不爱女人啼哭不休，她便不哭，只有在独自一人时，她才会任自的泪水决堤。她，再怎么样，都是为了他呵！

那越来越火热的声浪一直入她的耳。

靠着墙，沈葳缓缓滑坐在地，肘撑膝，手抚额，崩溃似地又哭又笑痴，笑自己的傻。

可不可以，别再这么痴爱他了？为了爱他，她受的伤还不够吗？

心中忽地升起一股隐隐的预感--或许，她就快脱离这折磨人的窘境，就快了。

一整夜，沈葳就这样呆坐在游泳池边，不知流了多少的泪，脸颊上还残留着已被风乾的泪痕。整夜，她始终盯着二楼她自己的房间。

她用甩头要自己别再想；但那火热的一幕却一直入她脑海，逼得她已止住的泪水又将决堤。

呵！学不乖呀！在昨晚他那样的羞辱她后，她的心，却仍牢牢地系在他身上，一点要解开的迹象都没有啊！

只是……她的心，真的有些寒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承受几次他的蓄意折磨？如果她再也无法承受了，那要……怎么办？该怎么办？

她吸吸鼻子，看天色已大亮，便自池边起身，缓缓踱步回房。

在不惊动床上熟睡的艾雅的情况下，她梳洗换装后，也没有去喊海浪起床，便往楼下走去。

下了楼，只见梅姨独自一人在厨房内忙着。一会儿开冰箱，一会儿又要顾及炉火上的煎蛋、熬的粥，忙得不可开交。

“梅姨，我来帮你吧！看你快忙不过来了。”沈葳微笑道。跨进厨房，替梅姨顾着炉上正煮的食物，让梅姨烤面包。

梅姨先是仔细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才转身忙碌。

“昨晚，有个女人在你房里，对不对？”她轻描淡写地问。

正打开锅盖的沈葳，被梅姨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手碰上热炎的锅子，她一惊，锅盖便“匡”的一声掉在地上！

她马上捡起来，脸微微赭红，轻声道：“什么事都瞒不过梅姨。”

“唉！少爷也太过分了。”海浪把沈葳赶出来，而让他的女伴住进她房间，摆明了欺人太甚！虽说是因为辛小姐还没离去，但帮里这么多房间，为什么非要沈葳那一间呢？

沈葳低声尴尬地笑，装傻着说：“不知道呀，或许是我房间风水比较好吧！不然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我房间呢？”

梅姨转出她不愿多说，也只好叹口气，继续她的忙碌。

唉！为什么这样好的女孩，少爷就是不懂得珍惜呢？难道真的要等到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吗？就不知道那时候是否还来得及？

“唉呀！少爷下楼了，我还没忙完呢！”听见饭厅传来细微的声音，梅姨探头往外瞧，见海浪带着女伴下楼。

沈葳端起桌上的两盘瓷碟，盛着一个荷包蛋、一份培根、两片法式吐司，是给海浪及他的女伴的。

“我替你端出去吧！梅姨。”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寸步出厨房至饭厅。

她强撑的脚步在看见艾雅坐在海浪身旁后，僵在原地动弹不得，再怎样坚强的面具也遮不去她失落的神色。

那本来是她的位子呀！谁都不曾坐过的，尤其是女人！

而艾雅以一副胜利者姿态傲慢地睨视她。

沈葳深呼吸了两次，确定自己能若无其事后，再次举步向前。像是赌气似的，她将瓷盘重重往他们面前一放，随即转身想离去。她知道自己的行为极放肆，但此刻她管不了这么多了。

“站住。”海浪寒着俊脸，冷冷唤住她。

沈葳倏地僵住了步伐，停顿在原地，但没转过身，只以背影面对他的冷漠。

“请问少主有什么吩咐？”她轻声问。此时心中仍全是对他深沈的爱恋，无论他怎么无情地对待她，她的心仍旧放不下他。

海浪眯起漂亮的眼，不悦地说道：“你那什么态度？”他的嗓音极低沈、危险，仿佛在压抑怒气似的。

沈葳挺直腰杆，用她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叛逆态度回道：“请问少主有什么要事吩咐吗？”她……是第一次这么像自己呀！

她已经没有了自己，可不可以……别把她仅存的尊严也剥夺了？

海浪颇感兴趣地挑挑眉，依旧一脸冷漠。

怎么？这女人什么时候也学会了反抗？她对他不是一向都百依百顺的吗？这令他觉得稀奇，他倒要看她是哪根筋不对？

海浪淡淡瞥了艾雅，要她开口。

艾雅扬起柳眉，不屑地睨了沈葳一眼，骄傲地说：“等会儿陪我去买些东西，我需要个人替我提东西。”哼！你不过是个佣人，嚣张什么？

沈葳看着她，一脸平静，但心里却起伏有如浪潮。

她倏地转过身，不驯地回视海浪犀利的眼，垂落身侧的双手不禁紧握成拳。海浪漂亮的眼中满是冰冷，他回以森冷的目光。俊美阴冷的脸庞满是贵族傲气，就像天生便是领导者一般，那样的狂傲。

艾雅看戏似地看他们对峙，她想看沈葳出糗。

“为什么要我去？”沈葳对着海浪，吐出它的不满，不满地说：“为什么我去？我是少主你的保镖，不是替某些人提东西的。若艾小姐要人作陪，海帮多的是仆役，为什么就非得要我？”

她做了十多年的傀儡，腻了！这也是第一次，她胆敢去反抗海浪的权威，她厌倦了逆来顺受、厌倦了他的冷漠！

海浪缓辍站起身，站在她的身前，由上往下傲慢地睨视她。

第一次！第一次发现她生气的模样，比平日死气沈沈、只会默默服从他的样子好看多了。这是个新发现，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喜欢这个大发现？

“这是命令。”他淡道。海浪抬起她骄傲的下巴，使劲捏住，满意地看见她吃疼了的表情。她竟敢反抗他！

沈葳努力克制自己不脸红，因为这是第一次海浪在她房门外。对她做出如此亲

的动作，即使那所谓亲密的动作，教她疼得难受！

对她，他永远不懂得怜香惜玉呀！

“我知道了。少主，还有其他的事交代吗？”她垂下眼睫，不去迎视他冷酷的眼。

他……竟然让艾雅命令她？

海浪松开手，淡漠的眼光随即移开。

“你什么时候要去？”沈葳冷冷地问一旁看好戏的艾雅。海浪那冷酷的举动在无声无息间又伤了她。

艾雅一脸得意，甚至张狂地咧出个取笑的笑容，耸耸肩，她故做大方地说：“没关系，就等你有空吧！不急。”哼，原来海浪是这样待她！

“那很好，真谢谢你了，艾小姐。那就等过几天吧！”沈葳气极，隐忍在心里。

“嗯！无所谓，就等你有空吧。”艾雅笑得极甜，但心里可是火得很！她急着去 Shopping，却反被她咬一口。可恶！

沈葳对她虚伪她笑笑，转身跨着僵硬的步伐离去，待她走至饭厅门口时

“你真忙。”海浪冷哼。他坐回位上，跷起腿，冷看她离去的背影。

她僵住了步伐，倔强地挺起胸，假装没听见，又再朝二楼楼梯走去。

每走一步，她颊上的泪便多一行。

她怎会对他这样放肆？她怎能？他可以为此而将她逐出海帮的！若不是因为海爷和妙姨在撑她，否则，她早已不知哪去了，哪还能跟在他身边如此对他？

假如离开了他，她的世界会变成怎样呢？

恐怕……是一片洗也洗不去的灰暗吧！

落地窗外一片夜色，偶有凉风轻吹，拂过有月色倒映的泳池水面，呈现一片银色的波光粼粼。

海浪薄唇边叼了根菸，站在他房里的落地窗前。他轻轻吐出一口烟，略微眯起了他深邃的黑瞳，注视窗外夜色。

她……教他迷惑了！沈葳在他身边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觉得她有魅力。或许是因为他从未真正正眼看过她吧？心里始终为了阒爱的死而对她怨恨在心，那样深深她恨着她，那恨意浓得化不开。

他为此而刻意折磨她，她竟也一声不吭地吞了下来，为了赎罪，他再怎么蓄意刁难她，都无所谓吗？

或者，她还在奢望他会有爱上她的一天？

海浪的嘴角牵起一抹冷笑。

她以为她一味的忍气吞声，他就不会再恨她了吗？那可未必！当年在她没守护好阒爱的时候，她就注定了让他恨一辈子，更遑论他会爱她了，他甚至多看她一眼都不愿意。

是吗？心底传来反问。

他很矛盾！本该是很恨她的，但为什么？他可以因她反抗的态度而将她逐出海帮的呀！

但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

他甚至该死的觉得生气时的她很美！

越来越理不清心里的矛盾了，这情绪来得奇怪，使得他向来冷静的心湖起了莫名的涟漪……

他不是很爱阒爱的吗？谁可以告诉他，这其中哪里出了错？

“对不起喔！宇，害你腰背痛，一定很难受吧？”沈葳一脸歉意地对正在抚腰喊疼的任捷宇说道。

今天是星期天，沈葳将房间彻底整理了一次。或许是因为房间被艾雅住过，她将床单换新，把一些没用的东西丢弃，不愿艾雅的气味残留在她房里。辛紫菱已经卸任了，艾雅搬进了那间房。

所以今天她找来了闲闲无事的任捷宇帮忙，而他也义无反顾地一口答应了。他们忙到天都暗了许久，才将一切打理好。

“唉呀！只要是为了帮你，这一点点痛无所谓啦！谁教你就像我姊姊呢？”他调皮地对她皱皱英挺的鼻子。

沈葳轻笑出声。“这样呀！真的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没关系啦！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做。若真要谢我……”他买了个关子。“等会儿我到你房里洗个澡，你帮我按摩做为谢礼，如何？”

她先愣了愣，随即露出个笑容。“好啊！现在去，算我这做姊姊的答谢你。”

任捷宇神秘地抿嘴轻笑，颌首随她进她房里。

当他们分别沐浴过后，任捷宇身穿海浪遗留下来的浴袍，趴倒在沈葳的床上，让沈葳替他按摩。而沈葳也穿着浴，湿漉漉的长发以长夹夹在脑后，她奋力替任捷宇搓揉痛，以报答今天他的帮助。

他贼贼地低笑，忙以手捂住口。会做出这样的要求，他根本是故意的！他在赌，赌海浪今晚会不会来找她。若会，那他的存在不知道是否能激起海

浪的占有欲？若能，那他就帮了沈葳一个大忙！所以他提出这样荒谬的提议，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样可不可以？我的力道还可以吧？”沈葳专心地替任捷宇按摩，全然不知他打的歪主意。

舒服得快睡着的任捷宇勉强提起精神，胡乱点头。“很舒服……不错啦！嗯……再继续，别停喔！”浪哥再不出现，他就快阵亡了。

等到他已睡着，海浪仍未如他预期的出现，而沈葳还是努力地使劲按摩。

门，被轻轻推开，海浪悄然步入。他穿着他惯穿的黑色浴袍，如同和黑夜融为一体似的，那样的融合。

他立在门边，双手环胸，眯起漂亮的眼，打量床上一卧一坐的男女。任捷宇已睡着，而沈葳仍在替他按摩肩膀，专注得不知海浪的到来。

“好兴致。”海浪冷冷开口。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什么？他不愿承认自己心里竟有些不悦！该死，他居然这么在乎她？

沈葳心一震，连手部重重地颤抖了一下，惊醒了已睡着的任捷宇，他惊见海浪的到来，忙自床上坐起。

“浪哥，这么晚了，你还来找小葳呀！”他嘻皮笑脸地装傻，以眼神安抚心急如焚的沈葳，要她放宽心，不必担心。

海浪似乎闻到什么阴谋的味道，他略蹙眉，双眼定定地盯着沈葳瞧，心里的怪异感受却不断浮上心头。

沈葳始终低垂着头，她不知道自己该用怎样的表情来面对海浪。

多希望他会因为有其他男人在她房里而不高兴！纵使是她在奢求，但她真的这么祈求，祈求他……会有点在乎她！-

海浪淡然地别过眼看着窗外，想掩饰什么似的，冷笑着说：“宇，她是你的了。”

沈葳倏地抬头，睁着一双不敢置信的眼看着他！全彷彿又出现了裂痕。他竟想将她送给别的男人？

他又想出什么方法要考验她了吗？即使是会伤害到她的心，他仍然这样一意孤行，执意以折磨她替阙爱的枉死作为报复是吗？她的心，又再一次，为他对待她的冷漠无情而揪疼了！

“浪哥，小葳是你的，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任捷宇站至海浪身前，替沈葳说道。

他冷冷一笑。“是吗？”

海浪轻瞥一眼沈葳茫然的神情，然后一把掀起任捷宇的后领，将他提起，丢至门外，再将门狠狠甩上。再慢一步，他怕自己会亲手宰了任捷宇！

他眯细的眼中有着危险，一步步逼近沈葳。将她压倒在床上，把她欲反抗的手拉高，放在她脑后，俊脸欺近她。

“少、主……少主你有事吗？”她停止挣扎，垂眼低问。

海浪在她耳边沈声道：“你背着我偷人？”他确实有点忿怒！毕竟她一直是专屈于他的，从一开始，她就是他的！属于他海浪的东西，有谁敢碰？

她因他的质问而略红了眼眶，低低地说：“你都认定是这样了，我再多说一些什么，你又会相信吗？”这几年我的忠贞，对你而言，都不算什么吗？他真的令她有些寒了心呀！爱他的心似乎有些乏力了！怎么办呀？

海浪见她红了的眼，心中竟有些不忍。

他低头吻住她，狂烈地索取她的甜美，只想恣意掠夺属于自己的她，不愿脑海中老是浮现刚刚那一幕！

之所以会要将她给任捷宇，他不愿承认，那是因为嫉妒！他想藉此伤害她，想藉着那违心之论来证明，她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也想藉以惩罚她，竟让别的男人进她房间！不愿承认，她的确教他……失控！

“你只能是我的！”海浪蛮横地低语，有着不容拒绝的霸气。

沈葳的心又再度臣服于他。因他霸道的侵略，使她已寒冷的心又热了起来，只好一遍遍欺骗自己，他对她……还是有情！纵使这是自欺欺人，她宁愿沈溺在这甜蜜的谎言中，也不愿挣扎！

他欲进入她，却不肯就这样给她。

“你是我的。说！”他要她开口。只有她亲口说出，他上下起伏的心才不会如此忐忑！

沈葳紧紧攀住他，泪水淌下脸颊，嘶声哭喊着：“我是你的！我一直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可是……你会要我吗？会吗？

海浪听见她真心的叫喊，嘴角邪气地轻扯，挺身进入了她，同时也吻去她泛滥的泪水。

他顿时发现自己竟然不愿见她落泪！

一听见她亲口说出了她永远是他的时，一股强烈的情绪涌上海浪心头。乱了！这样陌生的情绪，来得如此突然，弄乱了他向来冷静的心。

不清心中的百味杂陈，他似乎害怕失去某样东西似的，迅速俯下头吻住她的唇，与她共同陷入情欲中。

第八章

SOGO百货的地下停车场，几盏日光灯微亮。

“艾小姐，请你把车钥匙还给我。”沈葳蹙起秀眉，双手提着印满SOGO记号的纸袋，站在车门旁，好声好气地对坐在驾驶座上的艾雅说。

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艾雅不由分说地硬是抢了她的车钥匙来取车时，迳自坐进驾驶座，真是任性骄纵得一塌糊涂！

“你别多话，把我的东西放进来，快点！别慢吞吞的，我看了烦”

一张漂亮脸蛋漾满傲然，命令地说。

沈葳忍住气，打开后座门，将那一堆艾雅这一整天下来累积的战利品搬进后座，然后重重地甩上车门。

“可以还我钥匙了吧？”沈葳沈声问。看艾雅将车驶出停车位，在车道上停住，她不悦地拧紧了眉，不知艾雅在打什么主意。

在半启的车窗内，艾雅反常地对她甜笑。“车借我一天，我去饭店找几个同行姊妹聊天，明天一早就回去，好不好？”

沈葳心里隐隐泛起不安，拒绝道：“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艾雅甜甜的笑脸立刻垮下，又恢复一贯的骄蛮模样，她将油门使劲一踩，绝尘而去。只丢下一句：“那就拜拜了！”

艾雅把车开出停车场后，直接往阳明山上开去。“哈，那傻女人！”她笑嗤一声。有个企业的小老板在别墅里等地呢！她笑得洋洋得意。

她开着开着，忽然发现有辆破栏的蓝色小车一直跟着她。“咦？”

她越想越不对劲，连忙加快车速。整条山路只见一辆火红色跑车与一辆蓝色破旧小轿车在追逐。

不知是不是艾雅开车技术不好，那蓝色小车竟追上了红色跑车，且以车头微微撞击红色跑车的车尾，要她停车。

“吱——”红色跑车在轮胎快滑出山路坠落时，猛然煞住车。

从蓝色小车上随即冲下来两个蒙着口罩的男人，把艾雅拖出来，没给她尖叫求救的机会，就将她塞进他们的小车中。

夜色里，蓝色小车迅速绝尘而去，山路上又恢复原来的宁静。

沈葳脸色苍白地生计费车回到海钢时，已是深夜。

找艾雅找了一晚，都没找到她的人。去她所谓同行姊妹住的饭店，那些人高马大的模特儿都说她没去过。

沈葳低头一阶阶地爬上楼梯。但愿海浪今晚不需要女人，否则他一旦发现艾雅竟被她弄丢了，不扒下她一层皮才怪！

她的脚步在经过海浪房门时，微微迟疑了下。停驻了一会儿，她甩甩头，朝自己房内走去。

门一开，面对一室的黑暗，那她习以为常的孤寂。将提包放下，她转身将灯打开，把门带上后转过身。

“赫！”站在落地窗前的高大人影，吓了她一大跳，整个背脊重重贴在门板上，一手捣住胸口。

仔细一看，原来是海浪。他一身黑色浴袍，如黑夜般无声无息。

沈葳轻声问道：“少主，有什么事吗？”十多年来，他们始终只有这句话。她有些感伤，但转念一想，他该不会今晚就是来找她的吧？她心里泛起些窃喜。

海浪缓缓转身，在床沿坐下，他淡淡地瞥了她一眼，不语。

“少主，有……有什么事吗？”因为期待，所以她原先略微苍白的双颊染上红坭，心跳速度加快得令她几乎休克！

“她呢？”海浪怕懒地以指扒梳过半长发，淡问。

沈葳的心往下沈。原来海浪来这儿，只是要问她将他的人弄哪儿去了？

她垂下眼睫，步至衣橱前挑出换洗衣物，心里思索着该如何回答。

“艾、艾雅她……去找她下榻饭店的同行朋友聊天，要我明天一早去接她回来，要你不用担心。”她低低地说。

海浪眯起漂亮的眼，冷声反问：“是吗？”

她的心，因他的不信任而又往下沈。语气极差地回道：“少主，若不相信属下，那请别再过问！”他会先问起的，永远不是她……她厌倦了对他的百依百顺！她似乎越来越会以下犯上了！唉……

“你把她弄哪去？”海浪也火气微起。自他出生至今二十八年了，有谁胆敢以这种冒犯的语气与他说话？

她别过头，欲转身进浴室。但海浪如鬼魅般快速欺近她身后，单手擒住她纤肩，微微使力。

“痛……”她为这突如其来的疼痛而发出痛哼。

海浪冷冷地盯着她的背影，嗓音极低沈危险。“你反抗我上了瘾？”

她突然疯了似地挣扎，怒不可遏地大吼：“放手！你弄痛我了！放开我！”
他为什么就是不懂得怜惜她？为什么？

他将她甩上床，坐上了她，伸手招住她纤长的颈项。

“别以为我不敢动你。”海浪扯出一抹恶魔般的冷笑。

沈葳胀红了脸，有点呼吸困难，她奋力甩头挣扎。“咳……咳……放开……我

他突然觉得她这狼狈的模样挺有趣的！不自觉竟松开了手，但他将她不乖胡乱挥舞的手固定在她脑后。

沈葳拚命吸取这得来不易的新鲜空气，仍红着脸，目光不驯地瞪视着他。

“她去哪里？”海浪紧盯着她的眼，不耐地问。

“哼！你怕我将她卖了？或是怕我找人做了她？”沈葳挑衅地说。眉眼间尽是隐忍了十多年的自己，正渐渐浮现。

他以修长有力的指轻抚她略施薄妆的脸庞，不温不火地说道：“说。”

她臣服在他对自己难得的平静下，凝视着不如以往冷酷无情的他，她心里酸酸的，禁不住想落泪。

沈葳轻轻吸吸鼻子，定定看进他仍是漠然的眼中，硬着声对他说：“我说了你或许会怪我，但我真的没料到……”她已准备好承受他即将排山倒海而来的忿怒。

她缓缓将今天下午在停车场内的那件事说出，包括艾雅现在的失踪状态。而海浪则面无表情。

“对不起！少主，没将艾雅带回，是我的错！我甘心任你处置。”她垂下眼睫，不敢直视压在自己身上的海浪。

海浪微敛起剑眉，略薄的唇紧抿，不发一语地冷视她。

以为他在为艾雅的失踪而不悦，沈葳又揪疼了心，眼眶不禁微红。他就这么在乎那女人的行踪？那她又算什么呢？

“少主，我任凭你处置！”她赌气似地重复一次。

海浪扯开嘴角冷笑。随他处置？

今晚本来只是不解艾雅的深夜未归，便想来问问和她一起出门的沈葳，谁知竟是这么一回事！

既然艾雅的未归已成定局，那么他的需要，也该由她来满足。毕竟，她的职责即是取悦他，不是吗？他俯下头，封住她的唇。

两舌交缠以及海浪熟练的技巧使沈葳马上陷入情欲之中，浑然忘我，只能任他强压住她，对她予取予求。

他的吻，流连至她的颈项间，在那片属他的领地中，恣意妄为地制造属于他的浅红瘀紫的记号。

沈葳看着天花板的眼，微微地濡湿了。

这样完美的男人，不是她这样平凡的女人可以拥有的。在他有过一个又一个女人的同时，她却要独自哀伤。

或许，她该去找懂得她的好、疼爱她、怜惜她的男人。爱人……真的好辛苦！

而她 究竟累了吗？还在眷恋什么呢？还在着求那永远盼不到的爱和怜惜吗？她，还能够爱他多久呢？若他再这样恣意的伤害她，她就快要失

去……爱他的可能了呀！

当海浪霸气地扯掉她蔽体的衣物时，她心里溢满了感伤！

透过落地窗投射进屋内的月光，撒在纠缠约两人身上，呻吟、呼吸相互交错着！

欢爱过后，海浪坐起身背对她。

沈葳靠在床头柜，凌乱的及腰长发如黑幕般披散在她赤裸的背后，她眼光胶着在海浪宽肩上那湛蓝的海。

沈默笼罩在他们之间。受不了这样的气氛，沈葳轻声开口：“少主，明天我就将艾雅找回来。”

海浪点燃一根菸，轻轻吸吐，沈默不语。

她因他的漠然而揉疼了心，却不愿自己老是处于低姿态，便讥诮地说：“不会舍不得？不会想她？”

她深知自己这挑衅的举动，无疑是老虎嘴上拔毛，但是若不这么做，她可能会因嫉妒艾雅而死！或许，这只是在替自己挽回仅存的自尊，那仅仅一点点的自尊。

海浪转头冷冷倪视她。“你不过是个保鏢。”他淡淡提醒她。

言下之意是在告诉沈葳，以她现在的身分，是没有资格这样对他说话的。在海帮，以下犯上是罪该万死的行为，她不可能不懂。

沈葳僵住了，心底深处直泛苦楚。她低低垂首，不去直视他伤人的冷冽目光，只能自怨自艾地低喃：“是啊！像我这样身分如此低下的人，怎么、怎么敢去冒犯万人之上的浪哥？”她凄然低笑。那抹强笑，有许多苦涩掺杂其中。

好苦、好酸、好痛呀！沈葳心里百味杂陈。

海浪迳自吸菸，不理睬她自怜的言辞。

沈葳抓起地上属于海浪的黑色浴袍，套在她身上，不去理会那拖地的过长衣摆，独自走入浴室。

海浪轻瞥她身着他浴袍的可笑模样，消失在浴室门退后，他将目光移向窗外。

她是怎么了？一再挑衅他的怒气极限，以前的她不是这样的！她只会静静服从他，从没放肆反抗过他，所以他也没想过她也会有不驯的一天！这……很意外，也教他迷惑呀！他思索着。

沈葳在浴室内冲着澡，她将已清洗好的长发盘在脑后，露出白皙的颈背。

她注视着镜中的自己的脖子、锁骨、胸前、乳沟及胸脯处，全是他任意留下的瘀红吻痕，她以指轻抚过它们，对于不再爱他的想法又迅速崩溃了。

她低下头，轻轻地微笑了起来。却见浴室的门被推开了，海浪赤裸着走进来，直接坐进那偌大的浴缸中，水溢出了些许。

沈葳呆若木鸡地看着他反常的举动。怪了！海浪在这十几年来，从不曾与她共浴，但是，今天却破了例，他究竟是怎么了？

做什么像活见鬼了似的？“擦背。”漂亮的眼放肆地扫过她白皙的尸体，海浪还算满意地点头，淡淡地下达命令。

她回过神，轻问：“你不是洗好了？”在他冷酷的眸光瞪视下，她无可奈何地生进他身后的水中，拾起海绵替他擦拭。

沈葳这才看清他宽阔结实的背部，竟有着淡淡粉色抓痕，不用多想，

那一定是她造成的。想起刚刚不久之前，她在他身下那热情的反应，使她不自在地红了脸，直庆幸此刻他看不见她的赫颜。

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内侧紧贴着他窄削的臀，有股不知名的热流涌上了腹部，似乎在渴望些什么！

一股冲动驱使，沈葳倾身向前，以自己丰盈的上身紧贴他宽背，恣意挑逗，让他感受她的柔软。

她挑情地伸出舌尖，轻舔着他的颈项，颇挑逗地到着圈圈，挑起他的欲火。

背部那浑圆的感受，使他的欲望迅速被挑起，那青涩的挑情，教他快克制不住自己已然勃发的情欲。她令他疯狂得想占有！

“你在玩火？”海浪捉住他抚摸自己胸膛的手，暗哑低沉地问。那危险的声音隐隐透着快爆发的欲望。

“你喜欢吗？喜欢我这样吗？”她沙哑魅惑的性感嗓音彻底撩拨了他，那感人的嗓音似在调情！

她何时学会了撩拨男人？没关系，他马上会让她知道，她这么做，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一把抓她来胸前：让她坐在自己的欲望上，大手搬上她胸前粉色的敏感。

她竟也不甘示弱地模仿他的动作，还治其人之身。“怎样？你喜欢我这样吗？不只你会，我也会！”

沈葳因情欲而妩媚的神态，的确迷住了他！从来不知道，她也有这一面！海浪漆黑的眼瞳变得极问黑。

“你成功了。”他迅速进入她，满意地看见她失措的脸。

海浪任性地加快速度，也逼出了她坚持不出口的呻吟。

沈葳双手接住他的颈项，跟随他主控的韵律而上下摆动，娇吟一声声从她口中送出……

她极度无助地攀住他，只想紧紧地依附他！

多想就这么跟他一辈子，可惜，他永远也不会怜惜她！

激情平息后，沈葳无力地倒在海浪结实的胸膛前，与他急促的呼吸交错，她快缺氧，重重地吸取新鲜空气。

第一次，她的身体迷惑了他！

但，他能够忘却阙爱因她的保护不力而死吗？能吗？

隔天一早有通怪异的电话指名要找沈葳。

“沈葳。”她在房里接起电话，声音冷静自若。暗自揣测，究竟对方是谁？为什么一早便打电话指名要找她？

尾端那头传来怪笑，不正经地说：“沈葳小姐？”声音总算恢复正常。

“你们浪哥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哟！他一定很气吧？”

沈葳度紧眉。“你是谁？到底想做什么？”艾雅不会真的在他们手上吧？

“别问我是谁！今晚十二点整，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他念出一段地址，知道她定会怀疑，便很笃定地说：“沈小姐的车牌号码是 NY5555 吧？是被一个叫艾雅的女人开走的吧？”他证明了这事不是子虚乌有。

沈葳的心一沈：心里起了不安！她对对方说：“你们好好看着她，别伤

害她，要多少钱开口就是。”

“哼！”他装模作样地清咳一声，才说：“很抱歉，沈小姐，我们不要钱，只要你来，我们就无条件放人！”

“我会去的。”她简洁有力地保证。

不要钱的才会是大麻烦！况且又是摆明了要她去羊入虎口……究竟是谁要她的命呢？这一趟去，能不能全身而退，还是个未知数。

或者，这是一个考验呢？若她安然度过这个劫数，那么她就可以继续留在海浪身边；若是……过不了呢？一切也不会随着她的消失而有所改变吧？

沈葳独自来到这偏僻的郊区，一大片草丛后有一间废弃的小木屋，她与那不知名的人约定的地点。

要出门以前，她去找了汪馥蕾。告诉她，她与命运的赌局。

汪馥蕾一听，便下了决定要与她一起来，否则要将这件极危险的事告诉海浪。她知道汪馥蕾并不是在威胁她。汪馥蕾是想，若有什么状况，多个人也多份力量。

拗不过汪馥蕾的坚持，沈葳只好妥协，但避免打草惊蛇，便要她在十公尺外等候。若真有什么事，便以鸣枪做为讯号。

这时，有两男两女自废弃木屋内走出来。有名男子捉住一脸害怕的艾雅。另一个矮小男子则以忿恨的目光怒视她；而那名美妇眼泛冷光，镇静地看着她。

“你终于来了！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吗？”美妇走近沈葳，绕着她转圈，不屑且恨恨地瞪视她。

沈葳漠然地任她打量，淡淡地问：“请问你哪位？我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你这样大费周章的绑人？”

“哼！还不是绑错人了。他们以为车里的人是你，也没看清楚。”美妇冷冷地嗤了一声，告诉她。“我是朱太太。”

沈葳一呆，这美妇竟是朱太太？那个五年来从不间断找她麻烦的朱太太？

“我人来了，你们可以放人了？”她轻瞥艾雅吓慌了的茫然小脸：心里思索着可能全身而退的方法。

朱太太笑了起来。“放人？哼！你早该知道的，若你来了，要毫发无伤离开的机会会有多渺小？我五年来累积的恨意就快要一笔勾销了。”等我伤了你之后！

“你想说话不算话？我以为你是重承诺的人，朱太太，没想到你竟言而无信！”沈葳也不是盏省油的灯，马上送上高帽一顶。

朱太太本想说些什么，但被她这么一说，也迟疑了。

小李欺上前，忿怒地对她大吼：“你居然差点毁了我弟弟！”他提醒她在餐厅内，她为护着辛紫菱而伤了他两个弟弟的事。

沈葳不理睬他的乱吠，对较理智的朱太太说：“要怎么样，你们才肯把那位小姐还给我？你们应该知道的，海浪可不好惹！”她似乎瞥见汪馥蕾的身影。

被她这么一威胁，小李乖乖地闭上嘴，而朱太太则极不悦，她抿紧红唇。“呵！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对他而言，又不算什么！”

这残忍的一句话，的确刺进了沈葳的心坎里。她咬住下唇，尝试克制那折腾人的痛，却没多大作用！

“到底要怎样你才肯放人？”她是豁出去了！就算他们要她在他们面前自裁，她也认了，这一切只为了——海浪！

“够乾脆！这样吧，”朱太太亮出一把瑞士刀，恶毒地说：“在你那张脸上到下一刀，我就放人，怎样？”呵！到时候，她不离开海浪才怪！女人在爱一个男人的时候，最重视的永远是自己的脸蛋，就不相信有谁是例外！

意外的，沈葳没有任何反应，她沉静得有些吓人！双眼就那样定定地看着朱太太手中那把闪闪发亮的瑞士刀。

海浪对她的冷漠、无情、残酷……一一浮现她的脑海，像着了魔似的，她缓缓接过刀。

她知道，这刀一旦在她的脸上刮下，那……就真的和海浪无缘了！可是，他俩真的有缘过吗？她摇头苦笑，眼眶微微湿润了。

海浪，这一刀到下去，我们就真的……不可能了！我这么做，够不够偿你深爱的阙爱的命呢？

沈葳将刀口靠在自己的脸颊上，闭起了眼，泪水也随即滑落。微微一使力，锐口的刀锋立即陷入她白皙的面颊，十公分长左右的伤痕渗出了殷红的血液！

藏匿在一旁的汪馥蕾不停诅咒，她的眼眶亦红了。

只要为了海浪，沈葳真的做什么无所谓吗？太不值得了呀！

把瑞士刀还给呆愣的朱太太，沈葳一脸淡然，像是颊上没有那道伤痕似的，就连那灼热的感受，她都不予理会。

“人，可以还给我了吗？”她淡淡地问。说话时牵扯颊上的伤，那种痛，不只是肉体上呀！血液热热地淌下她脸颊。

朱太太沈默，要小五放了艾雅。一自由，艾雅即奔至沈葳的身边，眼睛红红地看着她颊上那伤痕及刺眼的一片血。

沈葳不发一语，拉着艾雅往来时路走。

谁知小李竟抢过朱太太的瑞士刀，冲上前朝沈葳背后一划，口中怒骂着：“没这么简单！”血迹迅速透过沈葳的上衣呈现众人眼前。

沈葳有点支持不住地向前仆倒，艾雅忙扶着她。此时汪馥蕾冲了出来，帮忙扶住软瘫的沈葳。她转头对那些因她的出现而呆若木鸡的人，冷冷地说：“你们最好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免得躲不过海浪的追杀令！”

她与艾雅扶着因疼痛而猛冒冷汗的沈葳，逐渐离开那呆愣在原地的两男一女。

第九章

沈葳趴躺在床上，已呈半昏迷状态。刚刚才缝合的背部伤痕已裹上白纱布，但仍隐隐渗出血液，而脸颊上的伤口也以雪白纱布包裹着。她看来十分虚弱，额头冒着因疼痛而猛冒的冷汗，脸色极苍白。

汪馥蕾看得心都疼了！冲动之下，她直捣海浪的房间。

“开门！浪，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浪。”她也不管现在正值半夜，也不管会吵醒多少人。她猛拍房门，直到海浪赤裸着上半身来开门。

“做什么？”海浪冷冷地问。

“做什么？浪，你真冷血！在她为你贾命的时候，你不知道，等她负伤回来，你却不闻不问！你怎么能这么无情？汪馥蕾气愤地斥责他，激动的双手紧握成拳，她就不信艾雅没与他说！

海浪俊美的脸庞阴沈，他扒过有些凌乱的半长发，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在说什么？还搞不清楚状况，便被人劈头痛骂的滋味可不好受。

“你不知道？”汪馥蕾的眼眶微微湿润。“为了你的女人，她又受伤了呀！你就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为了你，她什么都敢做呀！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得好好珍惜她呢？是不是真的要等到失去了她，你才会开始后悔呢？沈葳那张脸毁了，她还会待在海帮吗？就怕不会呀！

你知不知道，你就快失去一个用生命爱你的女人了呀！你知不知道？

海浪原本惶恫的眼变得犀利，心里涌现千百种情绪，乱得教他无法理清！她受伤的消息及汪馥蕾所说……他就快失去沈葳？使他心底深处缓缓升起怪异的心绪，但他却执意将那份陌生给抛开！因为他知道，若再放任那情绪再孳长下去，那将会…很麻烦！

“那又如何？”他坚持以冷漠代替心底深处隐隐的担忧。

“如何？”汪馥蕾盯着他漠然的眼苦笑，眼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而决堤。

“为了你，她把她的脸划花了！你以为这样的她，还有可能再待在你身边吗？她还有勇气再承受你的冷漠吗？”

海浪别过眼，不看汪馥蕾那似乎能洞悉人心的眼，强压下心里那莫名的感觉。他——海浪，是不会对第二个女人有这种感觉的！

“你听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汪馥蕾不禁哽咽。沈葳爱上的男人，竟是这样的冷血！她这些年来，是怎样的被伤害呀？

海浪对上她的眼已是惯有的冷，他扯嘴角冷笑。“我该有什么感觉？”

汪馥蕾因他的冷血而心一震！忍不住破口大骂的冲动，她喊道：“你去我房里看她呀！

来看她现在的模样，看你会有什么感觉？她爱你爱得连命都可以不要！是不是真的要等她离开，你才会明白她的重要？人总是傻到失去了才想要珍惜，是不是？”大声吼完，她转身跑开。

海浪强迫自己沈静地看着汪馥蕾离去的背影，内心杂乱无序！

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自己的感觉……是感动吗？或者是沈葳为了他而义无反顾的举动，撼动了向来冷硬的内心？她为了他，真的做什么都可以吗？真的吗？

他……就快失去她了吗？

汪馥蕾回到房里伫立在床边，看着沈葳憔悴苍白的容颜，不自禁又哽咽。“你为什么要这么傻？这样做，他又会心疼你几分呢？为了那什么都不是的女人，你将自己弄成这样，他又感谢你了吗？你好傻！”

轻轻替沈葳拂开遮住颊上散落的发丝，汪馥蕾心疼得落泪不止！

海浪在黎明时进入汪馥蕾房里，双手环胸站在床边看躺在床上、苍白脆弱的沈葳。

昨晚汪馥蕾走后，他问了艾雅，而艾雅也将一切都告诉了他。的确，

这件事震惊了他！

不知是什么冲动驱使，他迅速发出了逮人的命令，只要看见那些人立杀无赦，赏金千万！

消息一散发出去，短短几小时，整个台湾的黑道已开始追踪那些人的下落。相信不用多久的时间，那几个人就会在地球上消失。

他定定凝视着沈葳俯趴着而呈现的裸背，长发披散，那一大片的白纱布及渗出的血迹。

苍白的面颊上亦被白纱覆盖住。海浪觉得自己的心微微揪疼了！那感受令他刻意追忘，不愿承认！除了阙爱，他不会去怜惜任何人，尤其是害死阙爱的她，更是绝绝对对的不可能！

她紧蹙的眉间，似在忍受着身体上的疼痛。

从没见过如此脆弱的她，仿佛一碰便碎了似的！她也有如此软弱的一面，躺在雪白床单里的她看来十分娇弱，不复平日的坚强。这样的她，显得好陌生！习惯了她的强势，看见如此脆弱的她，他心灵一角逐渐融化。

不！他心里不会有她的！他可以对她好一些，但那绝不是爱！

天一亮，沈葳悠悠转醒，她仍是趴着。昨夜，她梦见了海浪！梦见他进房来，以怜惜的眼光望着她！

明知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她却情愿欺骗自己！欺骗自己他对她有情，然而……她再也不可能回到他身边了！

汪馥蕾正在收拾替沈葳包扎的工具，偶尔用眼角余光轻揪她。

“馥蕾，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沈葳不复红润的脸色，一脸平静，明显看出身体还未完全恢复，但精神已经较好了。

汪馥蕾索性坐在床沿，直截了当地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要留下、或是决绝地走？”她会尽全力帮她，只因见识到了海浪对待它的冷酷漠然，不愿她再受伤，离开这里，是沈葳唯一的退路！

“要走。”沈葳盯住汪馥蕾的眼，平静无波地说。她已经下了决定！在她毅然到下那一刀后，她就已经替自己选择了。

知道沈葳的决定有多坚决后，汪馥蕾微点头，避重就轻地问：“你……真的舍得吗？你爱了他十年，就这样走，能走得洒脱吗？”

沈葳垂下眼睫，抬手轻抚颊上的白纱。“离开他或许很舍不得，但不离开却要我心痛一辈子……我该怎么选？”原本决定不落下的泪，却已由眼角淌下，落在额上、枕头上，她哑着嗓音道：“或许我心底是在赌！赌我的离开能不能让他学会珍惜我，能不能让他懊悔没有好好对待我？”为了爱他，我的心，毫发无伤的部分剩下多少？还是都已伤痕累累了呢？

对于这如此冷酷的男人，她究竟还在恋栈些什么呢？是因为她的心仍深深陷在爱里面吗？

“好！那你想怎么做？我一定帮你帮到底！”

沈葳淡淡她笑，苍白的脸庞全是不曾有的自己。“把我从这里弄走。”

“弄走？”汪馥蕾挑高柳眉。“你想的，会不会正好是我想的？”

她点点头，给了汪馥蕾正确答案！她的心，在地做出决定时，痛得有如被撕裂一般，没有人知道，她心痛得快死去！离开海浪，是她从没料到的！

“想通了？他可是你誓言一辈子跟随的男人。”

她冷笑，不在乎扯痛脸上的伤口。“我的心已经被他给摧毁了，若再不离开，我的人怕也活不成了！一辈子？呵！我愿意跟他一辈子，他却不见得

要我的无悔！这样冷血的男人，是我拚了命、恋了十多年的呀……以为他终究会被我而感动，总有一天会像我爱他一样的爱我！我像一只飞蛾不顾一切地扑向火堆……”

“你后不后悔毁了自己的脸？”汪馥蕾轻声问。“脸蛋，可以说是女人的第一生命呢！”日后，又要怎么去承受众人的异样眼光呢？

转头看向门口处，沈葳双眼中有着微微的泪水，再怎样强撑的坚强都瓦解了。眼泪淌下脸颊，她哽咽说道：“当我一刀划下时：心里想的就是我与他……就这么……断了！所有的恩怨，也都散了。”她轻轻吸吸鼻子。“他连问都没问起我的伤……我想开了，再怎么强求都没有用，我再也撑不下去了……”

“如此无怨无悔的付出，我得到了什么？就连他的心，我都不着一分！不能再傻下去了呀，我还有几个十年任他糟蹋呢？”她反而噙着淡笑，看向汪馥蕾。

“什么时候走？你又打算去哪？海爷和妙姨搭今天下午四点的飞机去非洲，要走也比较没有阻碍，我会帮你出去的。”

“明天一早，你送我到台北车站。”她含泪道。这一次，真的是再见了。

“馥蕾，我想当面向他道别，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又真的……放得开吗？

汪馥蕾懂她的意思，遂点了点头，握住她的手，殷殷叮着：“无论你在哪里，记得与我联络，别忘了我！”

沈葳回握住她的手，笑得有点苦涩。

她离开后，这一切仍是这样吧？不会因为她的悄然离去而有所改变吧？

是夜，海浪喝下梅姨送上来的黑咖啡，五分钟后，他向来冷静清醒的头脑竟有些昏昏沈沈，腹部似乎有把火在狂烧着。

他摊在大床上，呈现半昏沈状态，但体内的欲火仍蔓延着！他想找个女人，否则他勃发的欲望会不停折腾他！

这时，他房门开了，走进一名女子。

原本他房间从不许他的女伴进入过夜，但他的欲望使他管不了这么多，只想疯狂的占有女人，欲念使他的理智尽失！

沈葳的脸颊仍包裹纱布，她双眼有着止不住的爱恋，那样深沈、化也化不开的深深爱恋！

她一靠近床沿，就被海浪拉上了床，随即而来的，是他如豹般强势的侵略。

他粗鲁地扯掉她身上的衣物，也露出了她背部以白纱覆盖的伤口，但他却没看见，只是疯了般地狂吻着她。

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最后一次可以让他占有。过了今晚，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会有多痛苦？她不知道！但她会将对他深刻的爱恋深深埋藏在心底，把他的样子刻进脑海里。

沈葳亦以自己的浑圆挑逗快爆发的海浪，顾不得身上的伤，只想快点被他占有，只想感受他疯狂的律动！

海浪冲进她体内，不停地律动、冲刺，深深地占有她。

沈葳因这结合的一刻而落下泪水，沾湿了脸颊及纱布。被他压在身下，她受伤的背部因他的冲刺而不停摩擦床面，那疼痛遏止不了她愿被他拥有的决心。纵使那血流已透过纱布沾在床面上，染了一片红……

与海浪疯狂欢爱之后，沈葳下了床，捡起自己的衣物套上，背部的血

流已乾涸，但湛蓝色床单上的血迹却异常刺眼。

她缓缓跪坐在床边的地板上，痴痴凝视海浪熟睡的脸。被湛蓝色丝被包裹住的他，无邪得像个孩子。

此刻的他是那么的毫无防备，剑眉平缓舒展，漂亮迷人但危险的阎黑眼瞳被睫毛遮盖着，鼻梁傲然的挺直，但那薄唇仍像结冰了似地紧抿着。

看着看着，沈葳已满溢的泪水滴出了眼眶，如断了线的珍珠。

“浪……”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喊他，却也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爱我？为什么？”沈葳抬起头抖的手，轻轻抚过他俊美的脸庞，吸吸鼻子，她哽咽着说：“一再的伤害我，你很开心吗？你可知道，在你恣意折磨我的同时，我的心正有如被刀割一般，那样的痛！真的为了阙爱，你就要恨我一辈子吗？就连在你面前自裁，你也都无动于衷吗？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正眼看看我呢？”苦苦她笑了，她艰涩道：“你把我当礼物、当宠物吗？或许，在你眼里，我本来无一物吧！”

将濡湿的红唇贴上他冰冷的薄唇，泪水滴落在她脸上，她哀哀她哭泣着。“我就要走了啊！要真正的离开你了。而你，会不会偶尔想起我呢？我的离开，会不会让你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我呢？离开，我或许会很难过、很心痛，但若我不离开，我更是会心痛、难过至死！终日冷眼看你周旋在女人之间，我装做不在乎，可知道我心情是什么感觉吗？”

她哽咽地说：“碰不着、摸不到，就连你一丝丝的情感都感觉不到……我真的不愿放弃呀！但当你总是任性地一次次伤害我的同时，可知我的心就如同被捣碎一般？我不想放弃，但终究是要离开，或许……我是在逃避吧？”

沈葳把头靠在他精瘦的胸膛前，聆听他平稳的心跳，泪水汨汨滴落在她心口上，却无法融化他如冰山似的心！

“离开后，我还是会一直爱你，一直爱你！但，你会忘了我吧？你永远不会记得，我这个用生命去爱你的女人……”

她慢慢站起身，只见她右颊上的白纱布已被泪水沾得湿透。她从裤袋中掏出一把小刀，抓起身后披散的发，心一横一刀狠心割下！

白色波斯地毯上就这样散满了黑发，沈葳摸着自己耳下参差不齐的短发，她苦苦她笑了，断发等于断情……

“这发本是为你而留，但我们缘分已尽，我也就不用再留着这些头发了！”

沈葳满脸是泪，眼眶仍不断溢出新泪，她深深看着海浪俊美的脸庞，心痛得无法抑制，她哽咽着，一句句地说：“我爱你，浪，我爱你，我爱你……”泪水由眼角无声滑落，滴在她的衣襟上。

“就……不说……再见了……”

海浪坐起身，在沈葳离去约三个小时后。

床单上的大片血迹使他呆楞住。谁的血？

他怔怔地看着地面上，那散乱的黑色长发，是沈葳的吗？是她在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和他说再见吗？

此刻他心里的酸溜感受，又是什么呢？他不懂？

他定定地看着那些黑色长发，半晌，而后他不假思索地翻被下床。

用力拍开沈葳的房门，入他眼的，是空无一人的房间，像是在告诉他，这房间的主人已离开，再也不会回来了！

海浪拧紧眉心，打开一旁的衣柜，发现里面仍挂满了衣物。

一转身，他才发现梳妆台的镜子上，用鲜红色的口红写着：就不说再

见了。

她敢就这么走！她竟敢！海浪精瘦的胸膛上下起伏，他努力克制着心里汹涌而起的愤怒！

他失神地看着那几个字，耳边仿佛听见她嚤嚤啜泣的声音，以那样哀戚绝望的语气说着爱他……

她不是受伤了吗？能去哪里呢？他以指腹抚过那些字迹。

不想承认，但，他的确在担心她！怎么搞得？他不是恨透她了吗？她走了，也没有要再见的打算，这不是他最乐意见到的吗？

那现在他的心为什么隐隐作痛呢？不能再否认了，他的的确确在乎她。

沈葳从台北一路哭到屏东，不理众人的异样眼光，是她的哭泣引起侧目，或是她颊上的纱布引人好奇呢？她不想知道。

站立在屏东的心车站前，她徨了！身无分文的她到底要去哪里？在这人来人往的人潮中，如此渺小的她，究竟该何去何从？

离开了海浪的她，竟像人没有了灵魂似的！他就像是维持她生命的能源，如今离开了他，她还有能量活下去吗？已经如此仰赖他了呀！

无意识的朝左边路口走去。她不知自己究竟要去哪里？现在的她，竟是如此的脆弱茫然！没有了海浪在身边，她有勇气活下去吗？

她低垂着头苦笑，一步步走着，走进了已收摊的市场内。

炙热的阳光不留情地照在她头上，将她晒得有点晕眩。忽然，她向后一仰，失去了知觉！

正在自己的杂货店门口扫地的男人愣了愣，等到众人围观，对他们指指点点，他才赧红了脸，以台湾国语说道：“小姐，你按怎？麦给我吓内！”无论他怎么摇、怎么晃、怎么呼唤，沈葳只是一再的沉睡，眼角汨汨而出的竟是热泪！

看她沈睡流泪的模样，他搔搔头，只好请人替他看店，先把她带回家里，真是的！没想到在店门口扫地，竟然还可以捡到一个漂亮的小姐？

“你无卡好没？”家里从没有女人来过的阿火，只能俊愣愣地问是否好一点。

沈葳点点头，对他感激她笑笑。“谢谢你照顾我！真不好意思，给你添了麻烦！”

阿火腼腆地搔搔头，憨厚的脸上红成一片。“麦按内讲啦！阿你就昏去呀！对没？”哎！可惜漂亮小姐的脸好像受伤了。“我明阿火啦！这里是我厝，我是市场那一间杂货店的头家啦？”他自我介绍。

“真的谢谢你！”沈葳向他道谢。她真的遇到了一个好人。

海浪，现在你在做什么呢？我的离开，你发现了没？

“该死！”他又睡过头了！海浪由床上起身，低声咒骂。

从沈葳离开至今已七个月了，他天天都睡过头，或许是还未能适应她的离去吧！有时候，他甚至会进入她房里后，才发现她早已不在了。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断断续续有过女人，但他居然还是忘不了她！

在她离去的当天，就已传来伤了她的某些人的死讯，他也亲眼见到了尸体。而派出专人寻找她，却一无所获！并非是海门的情报网差劲，而是沈葳躲得太彻底了，存心要人无从找起！

受了伤，她还能去哪里呢？夜夜担忧，就怕她出了事！每天留意报纸，就怕上头有她的名字，他确实实实在在地在乎她！

这些日子来，他反覆思索心底那复杂难解的情感。

他……竟思念她到派人日夜寻找她？他不懂自己是怎么了？要找她做什么呢？他不是恨死她了吗？

当任捷宇要回义大利发展时，曾来找过他！汪馥蕾也常来找他！甚至远在加拿大的屈继尧亦打长途电话给他！他们说的一致，全是沈葳为了他而如何、如何的种种！

听得他心里载满了对她的感动，心底一股陌生的情愫悄然孳长着。

是爱吗？他不知道！对沈葳，他没有像对阙爱那样的疯狂，阙爱就像天使，突如其来的降临在他乾涸的心灵，迅速滋润了他的心。或者，他对阙爱，只是怜惜，只是迷恋，无关乎爱呢？

但，阙爱死去的时候，他确因此颓丧了很久，甚至因此恨透了沈葳！这些年，恣意折磨她，是为什么？真是因为阙爱的死吗？抑或只是他拚命想拭去心里对她隐隐的情愫呢？

是爱吧……他困难地承认。还要欺骗自己多久呢？

夜夜受思念的煎熬，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心意吗？沈葳确实已进驻了他的心！不知多久了？

沈葳的离开，真的让他后悔了！是他没有好好珍惜她！人为什么总是傻到在失去后，才开始后悔？汪馥蕾说得对。

她在他身边十几年了，他从没有好好对待过她，甚至蓄意折磨她，就只为了那再也不可能回来的阙爱？

等到他真正失去了沈葳，才知道她的好，才知道自己的心原来早已系在她身上了！

他该好好把握的，是沈葳这个一直用心爱他的女人！

现在他已经看清自己对她的感觉了！而唯有找到她，他才会知道自己对她究竟有多爱？

无论如何，找回她，他誓在必得！

屏东市场内

一家杂货店内，有一对像是夫妻的男女正在忙碌，男人憨厚的脸上流着汗水，正由店外的小货车内搬货进店里，已怀孕的女人则轻笑着替他拭汗。两人甜甜蜜蜜的模样羡煞了店里许多买杂货的欧巴桑。

女人的右颊上有一道狰狞的疤痕，但却不损及她清秀的脸蛋，她也没有欲盖弥彰地加以遮掩，况且这附近的人早已习惯了。

“阿火，等会儿我先煮好菜，你弄好了要快点回来吃喔！”沈葳微微笑着，轻轻抚着已隆起的大肚子，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好！你要卡困意内，不要拿重的东西。”阿火带着台湾国语腔调，边清点货物，边殷殷地叮咛着。

沈葳点点头。“我知道。”真的要感谢阿火，收留了无处可去的她。当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的时候，还对外宣称她是他的妻子，阻断了一些蜚短流长。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他！

这时来了一位欧巴桑要买面粉，沈葳亲切地微笑，迎了上去招呼客人。

店外一角落，有个身着昂贵西服、浑身冷酷贵气的俊美男人站在那儿，出色英俊的外表引起了不少侧目，他漂亮迷人的阎黑眼瞳紧紧盯住那间杂货店。眼中微微冒火，因为他看见她替那男人擦汗，但是，更令他怒不可遏的

是 她竟怀孕了！

天！她这几个月过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瞧她熟稔地秤着客人要的面粉……她吃了多少苦？他蹙眉，心底涌起了浓浓的不舍！

她变了，变得更美了！迷惑了他的眼。

这几天，他接到消息，说有人在屏东的某个市场内，看见有像她的人出现。他二话不说，立刻赶了过来。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让他找到了她！

倏然，他眯起眼，冷冷地看着那老实模样的男人接过她手里的面粉，推她至一旁，自己动手秤起面粉来了。那人……竟敢动他的女人？

沈葳无奈地乖乖退至一旁。“那我先回家煮菜好了，你快点回来唷！”她再一次叮咛阿火，提着买好的菜往回家的路走去。

海浪立刻坐进车里，对手下命令道：“把那男人带来。”

她到这城市也七个多月了。由起先几个月的夜夜落泪，到现在平静的生活，她的确吃了不少苦，尤其是那夜夜的思念煎熬！

不由自主的，她还是会想起海浪。不知道……他是否像她想他一般的想她？每每想起他，她还是忍不住眼眶微红。是爱得太深吧！她这么告诉自己。心一旦陷得深了，要抽身是何等困难？

他过的……还是一样好吧？废话！她苦笑低斥自己。他怎么会因为她的离去而有所改变呢？是她在奢望吧！无论她怎样落魄：他绝不会因她的离去而颓废的吧？

沈葳低着头，习惯性地走上天桥，只要横越过天桥，很快就可以到家了。

突然，她的视线范围竟出现一双义大利的小牛皮鞋，她自然仰起头看向来人。一看，她大惊！手里提的菜落地，她马上转头跑开。

天！是他那个令她心碎了千万遍的男人……那个她打算这辈子再也不见的男人，那个她曾经爱到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男人！

海浪伸手擒住她，就怕她摔跤，却被她忿然甩开。

“别过来！”沈葳低着头，不愿让他看见她脸上那道骇人的疤痕。她紧贴着天桥桥墩，大吼道：“再过来我就跳下去！”或许这威胁根本没用，但她也顾不了。

海浪因她的威胁而冷了眼，俊美的脸庞阴冷，他沈声道：“你跳啊！若你要他死，你就跳下去没有关系。”他手指着被他的人架住的阿火。她竟敢以她的生命威胁他！她忘了吗？她的命，可是属于他的！

沈葳抬眼看着一脸惊慌失措的阿火：全又紧紧揪痛，她缓缓地一步一步靠近海浪，眼眶泛满了泪水。

站在高瘦的海浪身前，她显得娇小好多。沈葳始终不让他看见她的脸，低着头，眼泪已在脸颊泛滥，滑过那道伤痕，沾湿及肩的长发散落颊边。

“为什么不放过我？”她站立在他身前，哽咽低语，“为什么不让我平静地过日子，好不容易，我可以渐渐忘记你，也忘记你带给我的伤害……为什么又要出现？”

是还没折磨够我吗？你报复得还不够吗？我都已经躲到这儿来了，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要我彻底消失在世界上，你才满意吗？”她哀戚得泪流不止。

海浪眯起漂亮的眼，心底不悦。“我许你忘了我吗？”这女人竟敢说

忘了他！她竟敢说忘了他！海浪气愤得无法平息。

泪流满面的沈葳伸手捂住疼痛的胸口。“为什么要再来伤我的心？我都走得远远的了！”

可不可以别再伤我了？我没有第二颗心任你恣意伤害了！你懂不懂？我不能承受再被你伤害一次，你知不知道？知不知……”

一个昏眩，她向前晕倒在海浪的怀中。

海浪坐在床沿，他迷人的眼专注地打量被湛蓝色丝被包裹着的女人。向来冷酷、漠然的眼溢满了暖意，深深地凝望着她。

此时的她就像那夜受了伤的她似的，那样的苍白脆弱！

脸颊上的那道疤痕，是她离开的主因吗？眼光渐渐下滑至她隆起的大肚子，那里头的小生命是他的吗？不知为什么，但他就是肯定是他的，肯定吗？

她说要忘了他，他竟感到有些恐惧，担心自己真的被她给遗忘了！在他渐渐看清自己对她的感觉时，她竟然已打算忘了他？他绝不容许她忘掉他！他得重新要回他的心，他有把握！

床上的沈葳缓缓转醒，她愣愣地扫视这间房，视线范围内看见了正盯着自己瞧的海浪。

“不！”她尖叫出声，猛然坐起身背对他，以手遮住脸上丑陋的疤痕，几近崩溃地大叫：“别看！别看我！”双肩因哭泣而头抖抽动着。

海浪拧起眉。发现这样无助的她，竟深深刺疼了他向来冷硬的心！他上了床，自她身后拥住她。

“放开！放开我！”她发了疯似地挣扎，但被他轻易制住。

海浪与她对上了似的，不肯放开她，甚至更加搂紧了她。以挑逗的唇舌在她颈项间轻吮着，安抚她激动的情绪。

“做什么？看我这丑人似的脸，你开心了、满意了？”她捂住脸，痛哭出声。恨自己轻易地被他征服、恨自己还是拒绝不了他！

他听见她悲伤的哭泣，心拧紧了。将脸庞埋进她颈间，海浪闷闷的声音传来。“你……不爱我了？”他不肯承认他的心跳加快，全身都紧绷着等待答案。

沈葳倏地停止抽泣，慢慢放下遮脸的手，怔怔地忘了哭泣，呆呆地问：“你说什么？”她没听错吧？

“你……不再爱我了？”他的声音里有着莫名的焦躁，一向冰冷的眸子染上恐慌，就怕她对他寒了心！

她微微头抖，哽声问：“你又想折磨我了吗？你伤我，伤得还不够吗？我已经为阙爱的死付出代价了呀！还不能放过我吗？”

海浪的心一震。原来，他都是这样恣意妄为地伤害她！

“因为爱你，我没了心！现在你又再一次逼我，真的要我去死，彻彻底底消失，你才会善罢干休吗？是吗？”沈葳泪如雨下，一字一句地指控。

“不！”海浪急急反驳。他怎么可能要她死呢？再一次要回她，是要好好疼惜、怜惜她的，又怎么会要她死呢？

想硬扳回她执意不肯转身的肩，但沈葳不肯妥协。“别看我，很难看的！”

海浪比她更拗，他硬是转过她的身子。动容地看着她颊上的疤痕，海

浪倾身向前，不再冰冷的薄唇轻轻吻着她的伤痕及泪水，边低语：“对不起！对不起呵...”让她承受了这么多，是他的错，一错，就错了十年，难为她了！

沈葳怔住了，看见他满载温柔的眼中，愣愣地低语：“少主.....”他在道歉？如此冷硬的男人竟向她道歉！

“叫我浪。”他抬手拭去她颊上残留的泪痕，心疼地轻声问：“还疼吗？”

沈葳的泪水迅速决堤，她急急摇头，却将更多的泪水晃出眼眶，撒满脸庞。这样温柔的他，是不是幻影呀？他变了，不再是那个视她如敝屣的男人了！

海浪轻吮去她的泪，心疼地低语：“别哭！”她的泪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的滴落。

“我们结.....结婚。”海浪不自在地低语。

沈葳纵使感动于他的求婚，但认为他是勉强，她负气地别过头，眼中已渐渐浮现泪水。

她推开他，冷漠地说：“如果是因为孩子，没必要！”既然开口如此勉强，他又何必为难他自己？虽然她很想答应，毕竟，她盼了、望了好久呀！

海浪抿紧了唇，有些不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女人求婚，这女人居然不识好歹的拒绝！但转念一想，自己是如何伤害她，怒气瞬间化为乌有。

“我.....喜欢你！”他轻轻低语。

她震惊地抬头，却见他难为情的俊美脸庞微红。“真.....的？”

海浪一张俊脸极不自在！他点点头，轻吻了她的唇，当作是承诺。

沈葳感动得止不住泛滥的泪，扑进他怀中痛哭失声，将十年来的委屈全发泄出来。她哑着嗓子，一遍遍说道：“我爱你！我爱你 - - 爱你.....”

她真的得到了他的心.....她奢望了十多年的呀。海浪紧紧地拥住她，心里载满了幸福。

或许在那时只知道要恨她的时候，他早就已经.....爱上她，他会珍爱她一辈子，来偿她被他伤了十多年的心！

感谢上天将她还给了他，感谢上天将她送给了他：感谢她一直用心爱他！尾声

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平时安静无人的墓园，此刻站满了许多冷酷黑衣人。为首的是——一对夫妻及一个年约三岁的心男孩。

男人俊美的脸庞被墨镜覆盖，身着黑色长大衣的他看来高大俊挺，他手挽一名着白色孕妇装及白色长大衣的美妇，另一手牵着一个酷似他的可爱小孩。

他们站在一境地前，那照片中的女孩笑得甜美。

“小爱，我妻子——沈葳，我儿子——海远。”海浪看着阙爱甜美的笑颜，再看着妻子满眶的泪水，心疼地搂紧她，算是安慰。

“还.....还会怪我吗？浪 - - ”沈葳抬起一双泪眼看他。

海浪温柔地回望她，摇了摇头，轻抚她已五个多月的肚子淡笑着说：“对于小爱，那已经是过去式。现在我要珍惜把握的，是你我的爱！”

沈葳迷恋地与他対望。这样的男人，教她不爱也难！她伸手搂住他颈项，反覆对他示爱：“我爱你，浪，我爱你！”

海浪满足地淡笑，更加搂紧了她。能拥有如此深爱的女人这一生，他夫复何求？

甜笑着偎进他安定宽阔的胸膛中，沈葳满足了。

温和的微风轻拂过他们。照片中的阙爱，笑得更灿烂了。

全书完
